

年

卷

期

第

1

第

1

— 3

80
779

民族文藝

第一卷第一期

創刊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廿參日

南京圖書館藏

汗血月刊社徵求下列各專號文稿啓事

- 一 國民經濟節約專號
- 二 國民經濟生產專號
- 三 國民體育計劃專號
- 四 國民教育計劃專號
- 五 民族英雄研究專號

以上各種專號文稿均公開徵求務盼應徵諸文字趨重實際方案詳定辦法以一萬字爲限六月底爲截止期一切投稿手續按照本社徵稿條例辦理此啓

社址上海老靶子路三八〇號

汗血月刊社徵文啓事

(一) 國民經濟節約專號

我國國民經濟，枯竭已極，社會奢侈，與日俱增，貧窮與浪費，乃成不幸之連鎖，其在歐陸諸邦當經濟恐慌之巨衝，值二次大戰之前夜，方且力倡節約運動，以爲綢繆之計，我本窮乏，寧可後人？本刊有鑑及此，擬輯國民經濟節約專號，供當前執政者之參考，而使國民知所實行，其徵稿範圍如左：

- 一 國民經濟節約理論之研究
- 二 國民經濟節約方案之設計
- 三 各國節約運動的比較之研究
- 四 中國歷史上的節約政治實施之研究
- 五 以應付世界二次大戰爲研究對象

(二) 國民經濟生產專號

經濟生產，爲目前全國上下最迫切之要求，亦即圖存救亡之根本要着，矧值此世界二次大戰之前夜，百孔千瘡之我國，尤應急起直追，講求對策，爲經濟生產方面之充實與自衛，本刊應時代之要求，特輯國民經濟生產專號，貢獻於讀者，其徵稿範圍如左：

- 一 國民經濟生產方案的一般設計
- 二 國民經濟生產方案的專門設計
- 三 外國國民經濟的比較之研究
- 四 中國歷史上的國民經濟生產政策之研究
- 五 統制經濟與中國

(三) 民族英雄研究專號

民族每遇危急存亡之秋，必賴應運挺生之英雄，領導羣倫，挽回厄運，史冊所載，中外皆然，我民族開化最古，名世代興，或以軍事，或以外交，再造邦家，流徵後代，念先哲之豐功，啓今茲之觀感，本刊爰輯民族英雄專號，爲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之考證，其徵稿範圍如左：

- 一 中國民族英雄歷史之考證
- 二 民族英雄之精神及其事業
- 三 民族英雄之軍事，政治，外交，策略之分類研究
- 四 各國民族英雄之事功

第一卷 第一期

民族文藝

創刊號



民族文藝

第一卷 第一期 目錄

□傳記□

派德留斯基及其藝術論……………白樺(一一七)

空之英雄巴爾波(下位春吉作)……………陳心純(八一四)

□散文及隨筆□

戰場上的英雄時代……………黃震遐(五一五)

古城遺事……………憶南(六一元)

勸降的說教……………張鏡心(三〇—三三)

朝陽……………裴可權(三—三)

餅師的故事……………馮纘瑩(三六一—三)



□ 小 說 □

元寇

開 元(元一四)

義合屯之戰

萬國安(四一五)

胡天碧血

張鏡心(五二七)

三個人

馬 丁(五二三)

華哥的苦悶

克 柔(六三二)

公路

錢倫壽(六二〇)

青青那圖(意大利唐南遜作)

楊鎮華(八一五)

拿破里的老街上(意大利薩拉奧作)

蓮 岳(六六一)

親愛的一對(詹姆斯·絲蒂芬斯)

楊時英(九四九)

民國廿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用自己的汗。
謀自己的生。
拚我們的血。
救我們的國。

汗血月刊



第二卷第五號

▲民族文化建設專號 目次

建設民族文化……	劉百川
中國民族文化建設汎論……	陳光岡
民族文化的需要……	文公直
中國文化復興之途徑……	胡嗣春
怎樣創立復興民族的新文化……	尹玲
汗血文化之開拓及其動力統制綱領……	公鶴
怎樣創立復興民族的新文化……	范師任
如何創造中國的民族文化……	劉子翼
民族文藝概論……	黎駒
復興民族文化之創立及其統制……	吳一鳴
中國文化統制政策……	羅子青
復興中國民族文化及統制政策之設計丁布夫	丁布夫
復興民族文化之方案……	鞠百川
刪除普羅文化暨復興民族文化方案……	劉百川

第二卷第六號

▲實幹人物專號 目次

開創新業政治的大政治家管仲……	鶴生
獨裁政治的肇始人物商鞅……	姜和蓀
墨子的人生觀及其主義……	丁布夫
軍閥割據局勢與漢高祖的幹力……	公鶴
漢武帝創業的因果及其影響……	劉廣惠
實幹主義者王陽明……	黎駒
曾國藩之實幹精神及其事業……	秦驪
中國歷史上實幹的人物……	文直公
政治領袖之抱負精神與權術……	陳啟書
意大利統一中之凱富爾……	柳靜明
與登堡其生不及其事蹟(續)……	范師任
卜克華盛頓傳略……	晁雨
墨素里尼與希特勒……	王夢非
莫等閒館隨筆……	天放
汗血郵筒……	布父

汗血月刊

歡迎訂閱

茲附上 郵票銀圓角

分訂閱

貴刊 年 份請自 創刊號或 卷 號起

照下列詳細地址按期寄下

為荷此致

上海老靶子路三八〇號

汗血月刊社

訂閱者

廿 年 月 日 啟

姓 名 寄列地址 國外請中 英文並列

姓	名	寄列地址
		國外請中 英文並列

創刊宣言

劉百川

中華民族在目前所迫臨的顛危環境，如果不自振作也祇有兩個年頭給那些混混沌沌的同胞們去過夢嚙生活罷了。

過去的夢嚙，已經使我們全民族暈眩，東亞大陸黑暗，四萬萬五千萬人心麻木，而担任覺醒民族的所謂文藝作家，又復推波助瀾，拚命地挑撥民族意識，分裂國民團結，製造政治糾紛，麻醉智識份子思想，拍賣作者人格在做異族的走狗。除却一些惟恐入山不深的落伍頹廢的文人外，在最近的一個階段裏，那些所謂左翼文藝的大作家們，那一個不受盧布的收買，商人的誘惑，而寫成出賣民族，消沉民族意識的作品，去換他的舒適的享樂？數年以來，一般從事文化運動者漠不注意，遂成今日的文壇的怪現象。

爲民族而奮鬥的文藝戰士們！在這種惡波濤的顛播中，誰不想把握住一個準確南針，同舟共濟，以求自救。世界潮流震撼着所剩餘的短短的兩年時機，我們不能放過，我們祇有在一髮千鈞，稍縱即逝的當元趕緊邁進，迎頭奮鬥。這是我們民族每一個人的責任，這更是文藝戰士們的責任！

培養整個的民族堅強的意識，使牠興奮，熱烈，勇敢，前進，犧牲，全在文藝作家去下灌溉的工作，要挽救中華民族，也祇有真心愛國的民族文藝作家來担承這種重任。我們

這小小的刊物，既不能用盧布收買作家出賣民族，也不願以風花雪月的頹廢文章來消沉民族意識，我們這塊小園地，祇有真誠自動爲民族犧牲的同志，才是永久的伴侶。

民族過去的腐敗情形，現在的萎靡狀況，都要給他一致掃蕩。將來的途徑，要給他指示，全部民族意識，要給他很大很深的刺激，使他興奮，熱烈，勇敢，前進，犧牲，這才是本刊的惟一使命。

在本刊出版的今天，謹以內心之所感寫成如上的短短的感想，願國內諸文藝大家有以教之。謹此宣言。

廿三年三月十五日于南昌

派德留斯基及其藝術論

白

樺

—— 站在救國第一線上的波蘭前首相的獅子吼 ——



(上) 關於派德留斯基

生於波蘭的世界的鋼琴家

十九世紀之末，倫敦的樂壇上出現了一個波蘭人，是一個瘦軀長身的鋼琴家，在他的眼睛裏浮泛著北歐人共通的煩惱，他的秀麗的額上顯示出無限的人間愛。這個就是被虐待的，然而而是不可侮辱的聖者之姿。

但是誰都不會注意到這個壯年的波蘭人，因為每年從波蘭流浪到倫敦來的音樂家是不計其數的。

不過這個波蘭人每次向着鋼琴彈奏的時候，倫敦的樂壇是不得不為之驚倒。從他十個指頭所彈奏出來的舞踊曲，和那滿含羅曼斯的小夜曲，狂想曲，聽衆們是不知不覺的恍惚的被牽引着似的。

從這時候起，波蘭的偉大的鋼琴家依克匿司·派德留斯基

基 (Paderewski) 的名字是成爲世界的樂壇所不能夠忘却的。他的天才每年增加光輝，他創作出許多不朽的名曲，被賦與了作爲音樂家的世界第一的榮譽。

然而派德留斯基是寂寞的。夜闌人靜，手指從鋼琴之鍵離開而沉思着的時候，浮出在他的念頭裏面的正常常是已經滅亡了的祖國之姿。

寂寞歸故里，

見聞多沉哀，

祖國已滅亡，

盛衰問蒿萊！

哀哀波蘭士，

瘠瘦竟如斯！

往事夢與煙，

傷心復有誰。

這「波蘭懷古」的哀調，是常常打擊着他的胸中而不能忘懷的。

波蘭畢竟是藝術之國，德、俄、奧三強國雖然能夠掠奪去波蘭的國土，但卻不能夠從波蘭人掠奪去了音樂與舞蹈。從這以後一百年間，波蘭的知名的藝術家是輩出。無論是波蘭狂想曲，無論是波蘭舞曲，都是他們的所產。

「藝術是人生苦的表现。」

這成語用於波蘭人的場合正是十分適切的。寄托於悲嘆與愁苦而聲訴於全世界的正是波蘭的藝術。

鋼琴家依克匿司·派德留斯基氏是燃燒着人類愛的鬥志，洋溢着祖國愛的熱情而彈奏的。

然而世界人士是把派德留斯基氏看為僅僅是一個音樂家。並且即是派德留斯基氏自身，除了向着那個苦惱的鋼琴之外也是沒有誰可以告訴的。

像這樣的悶悶的日子是繼續了幾年。

從藝術的世界到政界

時機是到來了。由於前後繼續了五年之久的世界大戰露西亞是起了革命，德意志是敗退，奧大利是分裂了。時乎時乎——

波蘭人應該乘機振起的時候是到來了。

於是派德留斯基氏是乘時振起。他閉上鋼琴的蓋奔走於列國之間，並糾合國內的同志。現在他已經不是直到昨日為止的音樂家的面影，一變而成爲果敢有爲的政治家的雄姿。並且一旦祖國的獨立運動成功，他是負有全國民的輿望，成爲第一任的首相。

全世界是爲之一驚。沒有祖國代表着波蘭的音樂家派德留斯基，果然成爲代表着新興波蘭的政治家。並且這一位世界第一的鋼琴家，是和他最愛的鋼琴一別六年，這中間他毫無事日的投身於政界，從事於復興祖國的工作。

他實在是波蘭復興的恩人，是波蘭人的父親。

功名名就的他，在數年前是再度成爲世界的音樂家。目下他是在亞美利加繼續着演奏旅行。在那物質萬能的亞美利加，在那迷戀於功利主義的亞美利加，他還能夠超然的彈奏着他那古曲的舞蹈曲和狂想曲，受到暴風一般的熱狂的歡迎。從這老天才十個指頭的拍按所流奏出來的調子，是把被物質所污蔽的亞美利加人的靈魂洗滌了。

祖國再顯於危機

然而波蘭現在是再瀕於危機。對於沒有海的波蘭，只能夠利用喀爾瓦之地的坦澤自由市，此外是被扼於德意志領土的東普魯士。這地帶，是不得不成為波蘭與德意志的不自然的平衡的支點的。

現在握有德意志的政權的正是猛虎一般的希特拉。對於這個波蘭將怎樣的應付呢？和陸軍部長比爾斯基氏保持着調和，立於危機而料理國政的人材除了音樂家派德留斯基氏之外更沒有他人。這個正是全國國民共通的意見。足以和猛虎一般的希特拉之國對抗，波蘭是期待着這一位東山再起的恩人，七十二歲的老音樂家挺身而出任艱鉅。

把深切的愛國的熱情寄托於藝術，在異鄉繼續着演奏旅行的派德留斯基氏，目下仍然是精神矍鑠，如果把頭上的白髮取去向宛然是一個青年。不錯，他仍然是十分年青的。和他見過面的人們都深深地感到他依然是一個足以收拾歐洲的政局的大政治家。

這個偉大的人格者的卓見——那就是吐露於叫做「無論政治是經濟是藝術，現在一切都給不安所支配了，人類已經忘却了人生的真價了」這樣的如左的一篇論文之中。

聽呀！這偉大的七十二歲的巨人，遠眺着祖國之暗雲而感

起的英雄藝術家的大獅子吼！

（下）派德留斯基的藝術論

成爲發狂狀態的戰後的世界

要做成藝術家，比較要做成政治家是更加更加困難。因爲操縱着鋼琴的象牙之鍵而要左右聽衆的感情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安德尼的雄辯是使成羣的羅馬人變爲暴徒，派特立克·亨利的獅子吼是把美國的獨立戰爭促進。總之人類正是感情的動物。

觀察目下的世界，也仍然是被這感情所支配——這實在是可怕的事。世界各國的神經是趨於過敏的極端，一切都是心理的病的狀態。當然經濟的破綻是誘發人心不安的一大原因，然而各國現在的苦境却是屬於精神的。

當十五年前，我們是以爲眼前的大問題大部分都已經解決了。把二千數百萬的人命，和三千三百八十億元的鉅額的戰費，在短短的四年餘的中間消磨了去的時候，那悲慘的記憶，是使世界的人們都渴慕着和平。至少是使那疲弊的人心不得不繫其希望於將來。雖然如此，但是國際聯盟創立當時的理想主

義到了現在是消聲滅跡了，以為是能够永久長存的和平現在也受着威脅了。

無論是政治是經濟是藝術，一切都投入於混雜凌亂的渦流中，世界的全部都呈現出發狂狀態。因此和平的曙光是近於絕望。

世界戰爭之後，我們都變成貧乏。過去的四年間，不曾馳驅於戰場的人民是從事於兵器的生產，但這一切結局都歸於烏有，爲了要把這已經失去的東西重新獲得，世界的國民是痛感到有傾其全力奮鬥努力以謀確立真正的和平的必要。

當着這窮乏被補充的時候，如果生產得到調節，那末也許不至於發生今日的悲慘吧。然而世界的人民都錯誤了。

生產過剩成爲時代的潮流，即使是藝術也和製造工業同樣，被安置成這樣的狀態。於是近代人所希望的是去質取量，人爭醉心於生產的近道的發見。怎樣做出好的皮鞋好的樂譜這並不成爲問題，成爲問題的是在於能夠做出皮鞋多少能够做出樂譜多少，這完全是呈出值得悲嘆的現象。對於這無統制的生產，不得不發見出某種調節的方法來的，這正是目下的焦眉的急圖。

機械文明的破綻

十八世紀末葉以後，漸次的發明出足以節省人間的勞力的機械來，每當一次的發明產生，人們都看成爲新的幸福降臨那樣的演出了大騷動。這是因爲對於那跟着機械文明而來的不安定的社會問題缺乏真正的認識的原故。

人間是先天的賦有惰性，憎惡勞動的。現在世界上的人們所希望的，是如何發明出足以代替人間操作代替人間憂慮思索的機械。這實在是一件愚蠢的事。

希望由於機械文明而獲得幸福，是等於緣木而求魚。機械的恩惠自然有牠的程度的。但是現在把作爲機械的支配者的人類造成機械的奴隸，如果一旦失業，因爲自己的知識技術是部分的專門的不利於廣大的應用，所以稱爲就職難的這種不安的影子是不能夠從勞動者的腦裏離開，這狀態是證明人類的地位不是向上的而是退步的。

機械文明並且使勞資的間隙日益深刻，使各種的重工業被統制於資本主義組織。但是那利益雖然爲資本家所壟斷，然而現在無論何處，資本家也是被偉大的不安所煩惱着。

象這樣，說人生即悲慘的就是目下的世界的現狀。

能够給帶來了幸福吧。這樣的期待着的各種的制度，是把那期待完全違背了。於是一度認識着自己的不幸的人類，是開始急激的從現狀脫出而走向新的世界。過去數年間的歐洲的世界，就是十分雄辯的把這個說明出來了。直到現在為止不值一顧的所謂「科學管理」那樣的學說，在資本國家亞美利加之所以極一時之盛而出現的，也正是這個原因。

議會政治的轉換

以議會政治為最良的政治組織，認為人類的進步因此得到保證。自從這樣的思想發達以來，是已經過去長久的歲月了。上自有教養的有產階級，下至無智的細民階級，都相信由於選舉權的獲得，大則一國的政治小則一部分的公事都可以參加。在對於衣食住並不感到何等的不自由的中間，人人是滿足着的。在過着相當安定的生活的中間，人們是執着於舊制度，並且不願意去從事建設那得失不明的新制度。這正是人情之常態。

然而，現在這制度的基礎是動搖了，素日安定的也變成不安定了。被驅於不安的人們，爭先的周圍環視以探求新的制度。這正是當然的。陷於沒有可吃的食物沒有可穿的衣服的境遇

的人們，突然之間對於那使自己陷入這種境遇的政治家失却信賴的，這正是超越了人種國境的共通的心理。

過去數年間，世界各國的政界都是大潮起落般的移轉變動着，這完全是世界大戰的殺人的不況的反映。檢束日本的議會分野的轉換，美國的民主黨的壓倒的勝利，德意志的國社黨的大進出等等，這些先進國國民的大早望虹霓的心理，在選舉是上如實的反映了出來的。

如果這種不況現今是更進一步的深刻化，那末實在是重大的事件。政治家的口惠，並不能夠使飢者得食，使寒者得衣，使無家可歸者得到安息之所。到了這樣的場合那末在議會中的冗長的議論，是難免不受到國民的反感的。

世界的人們以選舉權為無意義，並且對於議會政治全不信賴的，也正是當然的趨勢。

這種澎湃而起的不滿之聲，一朝打開了救濟策，出現了改革案，就立時成為盲目的追隨者的，正是毫不足怪。對於為政者無論怎樣的大不滿，但大家總是萬衆一心的探求新變化。在現今的各強國中，協力內閣和獨裁政治之所以日益增多的，正是時代的必然性。

根據我的確信，現在的政治的傾向，是國內經濟國際貿易

及金融上的調劑失宜的結果。並且這種同樣的傾向，也波及於藝術的世界。

藝術與創造力

同時革命的氣分，也很濃厚的出現於藝術之上。人人都在盼望着打破傳統的典型，捨去了舊習慣，制作出新的東西來的。然而這個却是不足為怪的。這種不滿意於舊典型的表現，不僅限於藝術而已，就是在政治上在經濟上都有同樣的顯著的傾向。

那結果，在藝術家之間，是發見了想要做成獨創的之意識的努力。總之並不是由於自然的感情的表現，而是意識的努力，因此在這裏就生出缺點來。

原來獨創的抑或非獨創的，是屬於先天的問題，好像貝多芬好像美格羅安賽羅那樣的大天才，僅有努力是不能夠成功的。『這個還是不好幹的。究竟怎樣幹纔對呢？』這樣的說着的人決不能稱為創作家。換做著過去的東西，是與創作家的工作不同的。歷史上足以稱為偉大的藝術家的人們，並不會意識的自以為是獨創的。何以故呢？這就是因為他們是生而為獨創家的原故。

幾年以來，在繪畫這方面是流行着胡亂的塗上種種的顏色，並且把線條漠視的作品，僅有色彩而沒有線條究竟能否成為繪畫呢那是不得而知的。然而無論怎樣的藝術，線條與色彩是缺一不可的。當我看見了日本的版畫的時候是常常這樣想。現代的音樂也是這樣的。在這裏偏重於色的傾向也是十分強烈。一般的聽衆都是其鳴於交響樂的。然而備是如此也是不行的。被漠視被輕蔑的古典的音樂的單調的線，纔是持有真正的高尚的魅力。

蒙蔽世界的精神的不安

我們所居住着的機械時代，在這裏美的東西是被忘却了。沒有美的地方就是沒有藝術。藝術是感情之流露，而機械則不然。藝術是能夠把我們的感情之動態表現出來的。如果不能夠把這感情表現出來，那已經不成其為藝術了。所以像機械在可能範圍內對於能率與速力的欲求那樣程度的來使藝術吃苦那是不可可能的。

比較各型的制作母寧是決定多數的製品的集產主義的。感情，是把個性與獨創慮殺，這並不是真正的產生藝術的溫度。尊重器用的手工業時代，勞働者眺望着由自己之手製成的製

品而歡喜陶醉的時代，是成爲過去之夢了。在現今的生產方法，以一人之力而把全部完成的事情是很稀有的。所以即使是操縱着生產的人間，也成爲機械之一部了。

優良的自動車優良的飛行機是在這時代中被產生出來。然而最可悲痛的，是並不產生出優良的繪畫和優良的文學來。萬衆的書籍是出版於今日，每天有無數的繪畫出現。機械時代的雄姿在這裏也可以概見。然而儘管是這樣，這一切的作品却把現代的世界苦與精神的不安反映出來。所謂現代人的生活這東西，正和浮於池中的浮草一樣，是全無着落的飄飄蕩蕩的。作品裏面是缺乏堅確固定的信念，在他們的努力力之中之所以看不見那能够把讀者觀者聽者加以壓倒的權威的，正是當然的結果。

這種精神的不安把世界毒害，一流入音樂的領域是成爲使人人鎮靜慰安的障礙，因此產生出否定過去的思潮，能調和

人心的音樂不被鑑賞，比較調和音母寧是不調和音更爲流行。這種不調和的氣分無論在美術上在政治上在人生自體上都可以看出來的。

藝術本來是反映着一國的消長的。國榮民富，精神上物質上得到餘裕的國家，其藝術自然繁榮，如果一朝國運衰頹，那藝術的影子必然日趨淡薄。天才是纖弱的植物。離開和平與安靜的地方是不能够養育的，我並不是要把最近的大發見大發明的價值加以否定，然而在那中間實在不會深藏着我們所期待的幸福，人生的真的價值，是在那熱望改革的欲求與後來的故隙之中把影子埋沒了。

我們是不得不從這不安狀態中脫離出來的。無論是政治是經濟是藝術，是不得不把入類的幸福作爲目標，而引導到更高一層的水準的。待望着天才的英雄之出現那是很好的。然而最重要的，是全人類的不得不覺醒。

空之英雄巴爾玻

下位春吉
陳心純譯

伊太羅·巴爾玻的名字，突然地成爲世界底的，是在去年之夏，大西洋編隊大飛翔成功之後。

連續着銀翼，二十三架飛機是超越了亞爾波斯的天險，征服了北海的怒濤和大西洋的濃霧，由羅馬直到支加哥，敢行着一萬基羅的大飛翔的時候，全世界是仰望着這位年青的意大利空相巴爾玻的英姿。

而且這次編隊大飛行，並不是自身安坐在空軍大臣室的沙發上面，悠然呼吸着雪茄，而指揮着旁人之從事的；乃自大臣親自出馬，搭乘在第一架機上，親自把握着機柄，一邊嚮尋着二十三架飛機，一邊征服着北大西洋的魔之空的。

「空之勇者」伊太羅·巴爾玻！

可是巴爾玻的名字，從此次飛行以前起，對於意大利現代史，已經是一個不可忘的名字了。在十七歲的時代，他已經是一個「意大利恢復運動」的指導者了。世界大戰一發生，他就作爲一個「山地隊」的勇士而知名了。於是，在墨索里尼的壯烈

的「羅馬進軍」一役中，他是作爲「四天王」之一人而成爲法西斯運動的柱石了。

他的不久便負着空中大臣的重責，三十七歲便補充元帥之職的，也決不是偶然的。

二

在意大利唯一的大河蒲河的河流將要注入亞德里亞海的河口的附近，有一個名叫泛爾拉拉的市鎮，人口六萬，是縣廳的所在地。

西紀一八九六年六月六日，伊太羅·巴爾玻是誕生於這個市中。

從一九一〇年左右起，在這市的新聞紙「普羅類蒂亞」上面，像吐火那樣的論文是開始屢屢揭載了。而當那名叫勢勃爾·脫法蒲利的青年飛行家，作爲一個可貴的空之犧牲者而成達了他的悲壯的最期的時候，立刻，藉着雄渾痛烈的文章來發表他的傳記的，也就是當時還祇十六歲的中學生巴爾玻少年。

一九一三年，在意大利和亞爾巴尼亞之間，戰爭是勃發了。意大利是進兵於亞德里亞海的彼方。國民的熱狂是變成了白熱的。終於是紛紛編成了義勇隊而決行亞爾巴尼亞遠征。

在這個遠征隊之中，有一個紅顏的少年是參加在。這是拋棄了高等中學的學業，從家庭方面遁逃出來，用着有如金鐵那樣的決意，終於感動了隊長都蒂氏的十七歲的巴爾波。

三

直到近代為止，意大利是外國的領土。北半是被奧地利，南半是被法蘭西所占有支配。意大利人的意大利。這樣的叫喊，成爲了全國民的聲音；經過了數年的苦戰惡鬥，意大利的獨立終於完成的，是在我們的慶應元年。

然而，雖然數百年來在於意大利的地域內的，雖然民族相同，言語相同，歷史相同，不論在地理上，不論在政治上，都當然應該屬於意大利的地方，却因爲在獨立戰爭之際，未能從奧地利方面奪回來之故，是任憑其作爲奧地利的領土而依然繼續受苦於牠的壓制之下的地域，是還殘留着傑亞爾濱山中的托倫帝諾州和亞德里亞海北方的一帶的地方便是。在這些地方的住民之間，在奧地利政府的所有的壓迫之下，企圖與意大利併合的「併合運動」是用着悲痛的決心而反覆從事着。呼應

着這個的，便是在意大利國內，設法在這些地域內保持着意大利性，企圖時機到來，便將牠從奧地利方面奪回來的「恢復運動」，也是熱烈地繼續着。

其中，運動尤爲猛烈的，是隣接於作爲問題的地域，不絕受着刺戟的北意大利。

自從亞爾巴尼亞戰爭告終，在汎爾拉市中，「恢復運動」的示威游行是屢屢的被反覆從事着。這並不由政治家和學者之手所提倡，乃是憑着年僅十七歲的名叫巴爾波的學生的熱心的運動而實現出來的這一點，實在是不得不令人驚異的。

這樣子，年少的巴爾波是一躍而作爲一個社會運動之雄者而爲人們所認識。那時雖尙爲一學生，但已成爲了爲「恢復運動」之故而發行的「麥蒂尼之聲」報的正式記者，爲了處於奧地利政府壓迫之下的意大利民族的解放之故，而張起了堂堂的論陣了。

四

巴爾波在十七歲時候卒業於高等中學。他一從叫做學校的這種連鎖方面切離之後，是馬上像疾風那樣的趕往米拉諾市，米拉諾是一個北意大利的接近瑞士的大都會，是意大利的商工業的中心地。

在那裏，那個在最近攻擊着全國的社會主義者，被社會黨追放出來的熱血漢墨索里尼，是剛巧在創刊着那「意大利國民」報。

在米拉諾市的巴爾波的活躍是非常顯著。爲了「恢復運動」之故，是幾度的開着演說會，反覆從事着青年學生的示威游行。當他正在繼續着這些猛烈的宣傳戰的時候，某日，巴爾波是接受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訪問。在來訪者的名刺上面，是記着「朱里亞尼。」

「我是巴爾波。」

在握着他的手，朱里亞尼的臉上，顯明地露出了驚訝的顏色來。作爲最近在米拉諾市中，炎炎燃着的以國際問題爲主體的「恢復運動」的猛火，一向是由這樣一個少年的手而被放着的這件事，大概是非這位訪問客朱里亞尼所預期得到的吧！

「我是「意大利國民」新聞紙的政治記者。是奉了社長墨索里尼氏的吩咐，來訪問足下，請教各種的意見，打算寫成一篇文章記的。不過……」

這樣子，十七歲的巴爾波，是被知於「意大利國民」新聞，被知於墨索里尼。不僅是舌之人，並且是筆之人。少年巴爾波，

這樣子，是在墨索里尼所辦的新聞上面發表了一篇叫做「沃爾登的追想」的名文了。

沃爾登，是一個作爲「恢復運動」的一個志士而噴傳於意大利青年學生之間的名字，現在略述他的傳記如左：

他在一八五八年逃到「未併合地」的托里安斯脫。從學生時代起，便埋頭於「併合運動」，爲奧地利官廳所睥睨，終於逃去了故鄉到意大利，入羅馬的大學專攻數學。一八八二年聽到了爲了舉行托里安斯脫成爲奧地利的領土的紀念祭之故，奧地利的皇帝要行幸該港的消息，他是借殺爲目的，秘密地潛入故鄉，但爲官廳探知，被捕，在這年的十二月，以二十四歲的年齡，消失爲絞首臺上的露水了！

五

一九一四年，奧地利一向塞爾維亞宣戰，歐洲的戰雲，便馬上變成了可恐怖的大旋風，美洲各國，是漸漸地漸漸地被捲入於這漩渦之中了。

意大利政府雖然想固守嚴正的中立，但國民是不服。老詩人唐南迪和墨索里尼，以及未來派的詩人藝術家等，是站立在最先頭，開始熱烈的參戰運動。他們在全國各地開人民大會，煽狂的住民，是在到處的廣場上面舉着炎炎的篝火，噴出了希羅

當局宣戰的昂奮狀態。

少壯氣銳的巴爾波，是熱心的參戰運動鬥士的——人這件事，是不消說的。爲了這個運動之故，以墨索里尼爲中心的團結，是創立了起來。便在泛爾拉市，也設立了支部的時候，巴爾波是立刻執着了這支部的牛耳了。

一九一五年五月，意大利是終於參加了歐洲大戰，對於德意志和奧地利宣戰。十九歲的巴爾波，和宣戰同時，是立刻作爲一個志願兵而投入了軍隊。

六

圍繞着意大利的北境的自然的城壁，是透拔着南歐的碧空的亞爾濱思的連峯。那些叫做峯的峯，全都是斷崖絕壁的石灰質的峻嶺。爲了要防護這個，在意大利的陸軍中，一種特殊的軍隊是被設立了出來。這名叫「山地隊」。在灰白色的蓑帽上面，後向地插着一根的羽毛，靴底釘着大釘的大型的靴子，以及綠色的襟章，就是這一種兵的特徵。這就是在意大利國民之間，被稱爲「大靴」以及「碧色之炎」的一種豪胆，快活，沈着，木訥的部隊。

巴爾波是加入了這個「山地隊」。最初作爲僅僅一兵卒而進入新據之中的他，是很快地昇進，在一九一八年，是成爲了

中尉。

意大利的國民，現在是仍然歌唱着

「蒂拉巴之峯！你是我的祖國！」

這樣的歌謠。在水都威尼思的北方，兀如聳出於雲表八千尺的蒂拉尼的峻峯，是意大利軍最苦戰惡鬥的土地，全山的草木是悉被鮮血所染。（後來墨索里尼是指定此山的全部爲國寶。）

巴爾波，在蒂拉巴山上的防備之中，是終於加入了決死隊，幾次幾次的突入敵軍中而樹立偉勳，在該山上面，他是被授與軍功勳章的銀章二個，銅章一個，軍功最高十字章二個。

七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世界大戰是終了。掩蔽着全歐洲的戰雲，雖然是豁然晴明了，而因爲和平會議席上的意大利，對着英美兩國，是不斷地反覆着屈從和追從的外交之故，國內的擾亂是日復一日地趨於深刻化了。一九一九年夏，爲了英美法三國的壓迫之故，意大利是放棄了阜姆，而所謂阜姆事件是勃發起來。老詩人唐南迪是率領了一千個青年，將英美法的軍艦從阜姆方面驅逐出去而將該港奪回，於是，以悲壯的決意而開始阜姆城的孤守。

當時尚在軍籍中的巴爾波，他的文才是被認識了而充當着頭名為「山地隊」的新聞的編輯事務。他在這個紙上，爲了阜姆孤城中的軍隊之故，是張着堂堂的白熱的論陣。該新聞是幾度的遭逢了被押收的災厄。

八

一九二〇年六月除隊。他是立刻在蒲羅尼亞大學中提出了一篇以「馬蒂尼的社會思想」爲題的論文而成爲了法學士，回歸鄉里泛爾拉市。

但這並不是爲了要將大戰中的偉勳在故鄉裝飾起來，而進入安逸的社會生活裏面之故，而是爲了要開始他的比較大戰當時更爲激烈的血戰之故。

原來，大戰後的意大利的赤化，是萬人所夙知的事情。其中便是在泛爾拉拉縣內，農村是悉趨赤化，流血的悲慘事情，是無日無之。

歸鄉後的他，是立刻投身於法西斯運動，在市內，在縣內，率領着「黑衫」的青年，和共產主義者的橫暴相對立。一九二一年，二十五歲的他，是被任爲法西斯的縣支部長。

他的作爲法西斯黨員的注目的活躍，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他不僅不斷地在辯舌方面，在論文方面，在壇上，在街頭，和共產

主義者交着白兵戰，而且完備了法西斯黨員的編隊。爲了理應鎮壓赤化暴動的騷亂的警察官，被誤於極端的自由主義，屢屢採取傍觀主義之故，暴動是愈趨激烈；不論都市和農村，是全都陷入於無政府狀態之中。一看到了這個，巴爾波是以黨員中的慍悍精銳的青年，編成了「挺身隊」，用實力，從部分方面將赤化的暴動鎮壓。一方面從農民和職工之間，獲得多數的法西斯黨員，使之組織燃燒着純國家主義的精神的「勞働組合」，並且用「與祖國共榮」的產業標語來加以約束。

這種一絲不亂的巴爾波的策戰，是獲得了完全的勝利。連那樣程度赤化了的泛爾拉拉縣內的共產主義者的事業，也都漸漸地漸漸地粉碎盡淨了。

這樣子，在北意的沃奈里那鎮，在一九二一年召集着全國法西斯大會的時候，巴爾波是作爲全國「挺身隊」的代表，而討論着實行赤化防遏時候的該隊的策戰計畫。翌年一月，二十六歲，他是被擢用爲包括北意東方的農業地域安米里那，佩納脫，馬爾蓋三州的第二區的法西斯指揮官。同年八月，終於被召至墨索里尼的跟前，和台勃克，台蒲諾，恩基共同，作爲墨索里尼的幕僚而形成了眩赫一時的「四天王」。

九

「羅馬進軍」

這是一九二二年秋十月，全意大利的「黑衫」青年同時騷起，將一向無爲無能的法太內閣推倒，一舉而將政權把握住的壯舉。

在黨本部裏面，滴水不漏的周密的策戰計劃是完成了，規定將全部行動分爲五期而着着予以實行。月之二十七日，一進入了第二期行動，墨索里尼的「四天王」是馬上集后在羅馬北方的烏因白里耶州的波爾地亞市，「惡魔」、「阜姆」、「騾驕」、「絕望」等的挺身隊，是進入了這個市，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敏捷手段，將縣廳，郵便局，停車場等樞要的建築物占領，於是「羅馬進軍」的總司令部是被設置在這個地方。因爲「黑衫」青年的雖然踏着死，打算將祖國從潰滅的悲運之中拯救出來的赤誠，是已被國王陛下充分理解了緣故，當時的政府的高壓的處置是不被裁可；因此羅馬進軍的偉業，是幸而未演流血の慘事；在極爲和平的情形之中，意大利的根本的革新是實現了。如要述說這個期間的事業，那麼，將巴爾波一個人切離開來而單獨加以述說的這件事，是不得當的。因爲這是「四天王」的全部的話，是燃燒着祖國受的意國青年全部的話。

十

民族文藝

十月三十日，法西斯內閣成立。巴爾波當時二十六歲，立刻被任命爲「國民安寧義勇軍」的總指揮官。翌年四月，他在米拉諾市所作的大獅子吼「爲了新與意大利的建設的勞働和義勇軍」作爲一篇說明赤化時代的「挺身隊」和法西斯政府成立後的「義勇軍」的變遷的歷史的演說，是具有重要的意義的。

二十九歲，充任商工省的次官時，巴爾波是創設了「義勇軍」中一異彩的「森林隊」。翌年充任空軍省次官的時候，他是毅然有志於飛行機操縱的習得；數月之後，是獲得了陸上機水上機的飛行士證書。

一九二七年，三十一歲的空軍次官，是決行着親自操縱飛行機，由羅馬而巴黎，而倫敦，而維也納而蒲達濱斯脫，而歸還至意大利的大飛行，而使歐洲的政治家驚異。

三十三歲，充任空軍大臣之後的他的大胆的征空的偉業，是在全世界上面博得十二分的盛名的。在這裏，我是略去細碎的敘述，僅僅將那重要的編隊大飛行一爲列舉。

一九二八年，以六十一機飛翔於西部地中海。飛行距離二八〇四基羅米突。

同年，以十二機，由羅馬而巴黎，而倫敦，而阿姆斯特丹，而柏

林，而門亨，而羅馬。飛行距離四十基羅米突。

一九二九年，以三十五機飛翔於東部地中海。飛行距離四十基羅米突。

一九三一年，以十一機，從意大利橫斷大西洋，以抵南美的巴西。飛行距離一萬〇四百基羅米突。

去年，以二十三機，從意大利橫斷大西洋，以抵北美合衆國的芝加哥。飛行距離二萬四千二百基羅米突。

在此等壯舉中，作為空軍大臣的他，是親自操縱着飛行機時常站立在先頭的事情，在這裏是沒有述說的必要的。

十一

我是有一些要向今日的日本國民力說的事情。

原來在述說少壯巴爾波元帥的當兒，能夠詳述他那技術的事實的日本人，最很多。便是筆者，也是持有幾乎太過豐富的材料。但是我對於這些材料，是一概略而不述。

吾人應該從巴爾波那裏學得的，是他那意氣；他那精神。不要害怕危險和困難和障害！甘受着牠們，和牠們奮戰，克服牠們的，正惟是人生的尊貴處……在這種的意義上面，將墨索里尼

「當生於危險！」這樣向着意大利國民叫喊着的心理，巴爾波是陸續地加以完全的實行這一點，豈不是吾們所特別應學得的嗎？

最後，我附帶將日本所不知道的事情記載一些。原來在意大利，如果有航空機的新式機械及改良等被提議出來，製作出來，那麼巴爾波是不使任何人加以試驗，必先親自加以實地試驗而判決牠的可否。因為正惟其如此，這個榜的統制纔得成為可能。正惟其如此，「飛行家」的指導統制纔得成為可能。吾人是不不得不尊敬他的這種雄大自負的意氣。

巴爾波在一方面，又是作為一個文筆之人而為大眾所知。作為單行本的，近年是發刊了『從羅馬到沃迪沙』，『橫斷太平洋的航空隊』，『一九二二年的日記』等。最後的日記是一篇將處於赤化的深谷中的當時的意大利地方的慘狀淋漓盡致地描寫出來的痛烈的文章。

去年大西洋橫斷飛行中，發寄與墨索里尼的數回的長文報告書，令人宛然有一種讚詩之感。在這裏不得予以割愛，是我所引以為無限的遺憾的。



缺 15 — 26 页

煙，這樣同昌老烟絲繞滿室中。

——不知道，我全摸不着頭腦，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昌老呷了口茶，呷去了鬍鬚上的茶沫，微笑着還問葉老。

——是的，這事情縣當道很守秘密，絕不使透漏一點消息，原不是外間人能夠知道的。葉老的話又頓了一頓。

——什麼事這般秘密呢？我們原是老友，談談也不妨什麼事的。是不是昌老追問着。

——原是這麼說，我是預備着來告訴你的。葉老吸了一口烟，繼續往下說：八月十九日那天，武昌不是宣告獨立，為革命黨佔領了嗎？以後，各省革命黨都繼起響應，這兒也獨立了，那兒也獨立了，省城也已經光復，此地恐怕日內也免不了有光復的這麼一着，聽說革命黨人已預備起事呢！

——這消息知是知道了；不過，我聽說革命黨是愛護老百姓的，他們的目的，只是趕走當今的皇帝，我們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諒來沒什麼關係吧？麻煩的還是你們在衙門中做事的人，難免他們不找到縣老爺頭上來呢？

——這話是對的；不過這時候我們也只有看風使舵，事情真偏到了不得已的時候，我們還不如隨機應變，爽爽快快的投降革命黨，既免糜爛地方，我們也樂得少受苦。老鬍子，你怎麼打

算呢？

——我嗎？我們老百姓那是更易應付了，投降了他們不就了事，何苦多受踐踏？反正大清的氣運也倒了，天下讓革命黨來統治，還不是一樣，我們仍可做太平盛世下的老百姓。

——老鬍子，你的話倒是痛快的，不過，若是給縣裏的人知道了，那很危險呢！好在我們是不礙事的。葉老以驚奇的眼光射着昌老，態度却是誠實的。

——要什麼緊呢？我就這麼一副爽直的脾氣；與其使大家遭殃，不如使大家享福，對不對？

夜深，上弦月已落下去了，整個古城全籠罩着在深夜的黑暗中，期待着黎明的到來。

二

天氣是那麼陰沉沉地，狂風怒吼着，一若要將這古城的舊骸骨全席捲了去；狂風之後，必有暴雨，將這古城的一切洗刷一番。

九月的天氣，已含有些涼意，清晨與傍晚，單衣已感到不能抵禦這寒氣的侵襲；尤其當這刮着風的陰天，那是會分外覺得衣衫的單薄的。

街上的情形，似比往常要熱鬧些，熙來攘往，另有一番騷擾的意味。各人面部的表情，均好像非常緊張，一若將有不可避免的大難臨到一般；內心的不安，可由外部的表情看出來的。

縣衙門附近的茶館，平日生意頗為不惡，尤其是早晨的市面，格外來得熱鬧擁擠。顧客大都是衙役、賭徒，以及一般吃饱了飯沒事做的朋友，泡上一碗茶，衝着一支旱烟桿，買些點心放在面前，一面卜支卜支的抽烟，一面把那濃如牛屎的茶拚命的往肚裏灌，這時候，話匣子打開了，天南地北，古往今來，以及男女間的瑣事等等，無所不談，談無不盡，假使肯化半天光陰在茶館中坐上那麼三五個鐘頭的話，那是會使你獲得不少珍貴的材料。談乏了，把點心往口內送，吃飽了，再談，反正這是他們有規律的正常生活。

今天，茶館中是與往日一般的熱鬧，只是少了些穿紅背心的所謂「親兵」之類的衙役。不過，其餘的人也似乎改變了他們的表情，往日是高談闊論，毫無顧忌的，今天卻交頭接耳，鬼鬼祟祟的不知在說些什麼。

情形是隨着時間的增加愈趨緊張了。那些棍子（即現在的兵士）都全副武裝，雜糾糾的在衙門口把守着，或往來巡邏，這情形是不會有的。那些在茶館中過日子的朋友們，喝夠了茶

都偷偷地向那批平日喝茶的朋友，一穿紅背心的親兵，與棍子不同。一背地裏去打聽消息，得到的卻是不着邊沿的答復。

人是如潮水一般地亂紛紛地往城隍廟及衙門口擁去。有的連飯都不要吃去趕熱鬧，有的則丟開吃剩的飯也去看個究竟。人是越聚越多，秩序也無法維持了。將城隍廟及衙門口擠的人山人海，水洩不通。這古城中從來就沒有如此熱鬧過。

人聲是那壓嘈雜，彷彿潮湧至的一般，有的嚷着裏面不知怎麼了；有的拚命向人羣中擠，後到的只好自認倒霉，落在後面看許多黑壓壓的人頭攢動，什麼也瞧不見。

——砰……拍，若干時間之後，只聽見縣衙門的頭門之內，幾聲尖銳的槍聲之後，霎時便停止了。

於是，那許多觀衆，如坍了堤岸的海水一般，向那缺口處湧，酒的流入，雖然有許多兵士在門口把守，又怎樣能夠阻擋得住，只好讓他們自由地流進流出，沒有什麼方法可以抑制他們的。看飽了的退出來，後到的又拚命向前擠進去，陸續地，循環地擾亂了那麼一個下午。

那地方是頭門與「官門」的交界處，草地上躺着一個大約二十餘歲的青年，身體很魁梧，半截身體在石階之上，半截身體在石階之下，由腦袋中淌出來的腦髓汁，那麼一大堆的鋪在

地上鮮血灑滿了全身，這情形看到是會令人感到凄慘的！

躺在地上的這青年，那就是××會的首領，叫做×××。這人年紀並不大，大約祇有二十三歲左右。高個兒的身體，但並不顯頤。質白而長的面龐，具有一副英俊的相貌。他是××會派來這古城活動的，所以他是××會的此地的領袖，是比較爲人家注意的。他手下還有許多跟着他活動的分子，命運當然也與他一般，拖出了整大堆的腦汁而畢了命的。有的死在破廟中，有的也許死在路口，有的則死在城隍廟中；因爲該廟是他們的機關所在。

古 城 遺 事

據說縣知事是與×××聯絡的，×××之所以死，是沒有得到消息，所以在那天上午還在夢中一般自投羅網去犧牲了生命。而縣知事則得到了消息之後，便攜了家眷，在起事的前夕，就像偷地逃跑了的；甚至連大小幕僚，也都逃匿了踪跡全無，剩下的只是一座空洞的建築物。

縣知事走了，×××被打死了。

那一座完整的縣衙門，當那許多兵士進去搜索的時候，也

被打得七零八落；莊嚴的衙門，成爲殘破的建築，那是數小時的變化啊！

餘黨搜索盡了，即偶有漏網的，到此刻也只有改頭換面，做一個老百姓，決沒有死灰復燃的可能；新的縣知事也上任了，騷亂已經完全平伏，這古城又恢復先前的平靜。

× × ×

二三日後，那許多男人的髮辮，全離開他們的腦袋了，有的剃着光頭，有的留了一截，還聽說有許多在剪髮的時候，淌着不少的眼淚呢！

在縣衙門附近的茶館中，少了一批穿紅背心的顧客。變了，一切全變了，這古城已換上一副從來未有過的新的氣象。

昌老還是經營着他的生意；而葉老則從那晚分別之後，不知上那兒去了。昌老失了一個知己，似乎感到有點惘然。

廿三年三月寫于杭州平海路

勸降的說教

張鏡心

文藝對話

陳君的突然見訪，真是空谷足音。

陳君是厭倦了城市的煩囂，到山中來短時間地換換空氣的，彼此一陣久別重見的熱烈愉快之外，在我「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的枯寂生活中，更有說不出的安慰。從事文藝的人，老是整備着談文藝的，案頭的幾本文藝書，又彷彿引起了他的動機；相互地報告了最近的生活之後，陳君問我：

「你近來常寫寫文章嗎？我現在覺得文學的效用，和女人的裝飾，簡直是一樣的。女人的裝飾，是做給人賞鑑和批評談論的資料的；文學者的作品，試問給人做什麼呢？還不是一樣嗎？文學者的句斟字酌，真像女人的對着鏡，勻脂傅粉。女人希望博取人家的愛慕，文學者也希望獲得讀者的讚許呢！你以為對嗎？」

我不回答他，却問了一聲：「你是不是因此而拋棄了文藝工作？」

陳君搖搖頭說：「你說女人能夠不裝飾嗎？試一設想一切女人都不裝飾，會成一個怎樣的社會？社會的必需有文學，正如

牠的不能沒有裝飾的女人。女人的裝飾，造成了社會外形的，文學造成了社會內心的美。」

我笑了笑說：「但是，至少，你是感到了空虛！文藝會使人感到空虛的，——不論讀者和作者——假使不認清文藝在一定的時代和社會應走的路。陳君，你的藝術至上的觀念，應該有一個轉變了呢！」

他說：「也許。風行一時的幽默文學，以遊戲和諷刺博人同情，似乎適合時代的；你以為怎樣？」

「陳君，假使你有什麼不對的地方，或者僅僅在我以為你是不對的，我不誠懇地，切實地說，而以遊戲出之，或以冷嘲熱罵出之，就使你明知我是好意，你也不會接受，或者平心靜氣地伸述你所以如此的緣故。在座如有旁人，也只為因我的巧言，而對你和我一笑，我的真意，和你的是非，都不會了解。這還是好意的幽默。所謂幽默文學，就讀者的反應說，不過如聽人說些刻薄的俏皮話，咒一聲「缺德！」發出帶着輕視的快意的微笑；所有緊

變的情緒，向上的理智，都會在微笑中逝去。在諷刺的對象，却因增恨，討厭，而失去反省的心情。我以為近來幽默文學的起因和結果，和魏晉清談相同。清談盛行的主要原因，是（一）戰爭的擾亂和異民族的侵略，使學者發生厭世的觀念；（二）對於訓詁之學的反響；和（三）對於禮教求解放的傾向。等到清談「蔚為風尚」，弄得要求一個以國家民族為前提而致力於撥亂反正的人而不可得。幽默的風行，也正如此。帝國主義的侵略，封建殘餘勢力的作祟，戰爭的頻仍，赤匪的猖獗，和因此而致的經濟恐慌，政治兀臬，使國人對於一切，都發生悲觀，消極，灰色，懷疑的影子，是一個原因；學術界則對馬克斯主義，德謨克拉西主義，自由主義底調話工夫，早醞釀着反響，是又一個原因；對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桎梏，都有解放的要求，是第三個原因。幽默大師們便輕輕易易地引人走上了啼笑皆非的路。如果「風風維熾」，一定會弛緩了民族的感情，鬆懈了民族的精神，使民族失去抵抗異民族壓迫的力量。范審說：「何晏王弼之罪，浮於桀紂。」幽默大師的責任，應該怎樣呢？你如果覺得須有一個轉變，千萬別走上那條路！

「你把一切責任，全放在幽默文學上嗎？」

「自然，值得咒詛的還多着呢，竊佔着現階段中國文壇的

較大勢力，除了後起的幽默文學，便是所謂普羅文學。出了象牙之塔的人，不必盲目地跨上上下下都有着落的——至少在中國——階級的基石。理論上，僅以與普羅文學最初同出一源的托洛茨基的普羅文化否定論，已解除了所謂普羅文學的武裝；事實上，蘇聯的解散普羅作家同盟，更說明了就是在普羅文學的母國，也對他們有分散力量之權。以歐洲國家勞資對立的明確，一到民族感情緊張之際，階級觀念便泯滅無跡。歐戰時，德法的勞働者，各爲了祖國而互相拚命，不聞爲了同階級而釋槍握手。況以中國民族大貧小貧，匍匐於帝國主義金融資本之下，更何從提得到階級意識。而且整個民族的生命斷絕時，決不會使這民族的一部分，建築起特別繁榮的前途。硬把階級文學移植到可憐沒長成的中國文學裏來，難道要使僅存的民族意識，消滅於階級觀念之中，使薄弱的民族力量，以階級鬥爭而消失盡淨嗎？」

「那末，你是說應該轉向民族主義方面了？」

「有心肝，有熱血的作家，在民族地位危殆，民族感情緊張的時候，沒有不發生這種覺悟的！」

「陳君，你也會轉變過來，許多熱情的，愛國的作家，都轉變過來了！」

降 勳 的 說 教

「文學是現時代和現社會的反映，也是新時代和新社會的啓示。在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機械文明正開着繁盛的花，而文學上已有了對機械文明的悲哀和反抗。爲什麼我們的文學家不先感到中國民族的危亡和文化的衰落呢？文學家有最靈敏的感覺，最深厚的感情，最深刻的印像，和最遠大的思想。民族生命危殆的感覺，敵人殘凶的印象，同胞被殺的同情，如何指示民族生路的思想，決不會不影響到他的作品和情調的。世界大戰時，歐洲的作家，都用筆代了劍。名作家如凡爾海蘭，喀萊，孚爾等，都改變了平時的作風，有的從美艷的小詩，變成愛國的詩歌；有的平日反對戰爭，這時也主戰了，更有不僅在文學上爲祖國

叫喊，連生命都爲國家民族犧牲在戰場上的，如英國的勃洛克，法國的潘蓋。至於浪漫享樂如鄧南遮，竟也做出異常嚴肅的生命運動，更可以見民族意識在文學者的轉變力量了。

「陳君，你爲民族盡最偉大的力，民族也會造成你的偉大；中國已往莫與倫比的光榮史蹟，足夠供你做顯克微支了；現在的東北戰士和被殺同胞的血，足夠由你的筆尖，滲入全

民族的心。你如果爲民族而呼喚時，那你筆下的感觸聲，許會是烈士的魂兮歸來！你和一切轉向民族主義的文學者，從行軍之曲，到凱旋之歌，都要從心弦上，先彈出悲壯的引子！如果不是毫無心肝的人，決不會預爲民族哼着癡露之歌的。

「陳君，一定的，這是一定的，中華民族的力量，不會失去絲毫！一時的潛伏，會有空前的洶湧奔騰！在一切壓迫勢力爲我民族擊潰之前，一定會先看見藝術至上派，幽默派，普羅派……的文學，被克服於民族文學之下。

「陳君，你一定會轉變過來，許多熱情的愛國的作家，都轉變過來了。讓我在你的心靈中，燃上一把民族的火，你的熱血，立刻會沸騰起來！」

陳君同意地點點頭，站起來說：

「你也夠了。你的說教，怕是對任何愛文藝的人，都要說的吧！我或者能如你的期望。」

於是，我們倆的手，緊緊地握在一起，使勁搖了幾搖。

朝陽

——學校生活隨筆——

裴可權

朝

每個青年人的心頭都充滿了灰色的意味，對於生活漸漸地厭倦起來了，然而有許多反而在謳歌這種生活。起身運動，上課，閑了的時候吵吵鬧鬧，唱唱戲，放假的日子看看電影，跟女同學談談戀愛寫寫情書，上課的時候，呆呆的坐在教室裏，讓教師獨自個演講着。沒有團體，沒有組織，沒有國家，沒有民族，這世界只有他自己！

陽

陰霾的薄幕籠罩着我們的學校，暮氣，啊！像死一樣地沈寂！青年人沒有青春的火焰，這一羣人是衰老了的。在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盲之中的嬌兒，我們高中的學生啊！

醉人的春光在寒風中臨到了人間，民族疆土的一角，所謂「滿洲國」的博儀在日本人的扶翼之下，三月一日，竟要做起皇帝來了，這是多麼深重的恥辱，對於我們民族，對於我們中國人，咒詛生活，厭倦生活的人，在他們覺醒的腦筋中，啓發了轉變環境的風氣，改造生活的態度的意識。然而四週都是麻木的人羣，雖然是活潑潑的年輕人，然而他們是被安逸，頹廢所侵蝕

了的可憐的人，他們是頹廢着這種生活中，毒很深的人類，該用什麼方法來改變他們過來呢？

博儀做皇帝這件事，消息在報紙上發表以後，對於惰逸的青年是絲毫沒有影響的。然而却因此而把這個環境翻了一個身。

幾個自覺了的人，各方面去向那些死讀書，好運動以及麻木的安逸的人，加以一種針釘，所得的反應是很微細。然而究竟是在黨治下面受到了新的陶冶的人，對於民族的生死存亡，尚表示關懷，但是一部分人却當他們有了精神病，有許多人認為是多此一舉。「我們拿同情我們的人做我們的基本隊伍，我們立刻可以開始行動。」他們之中的一個，是這樣說。

向學校當局經過一度的交涉之後，勉強地算是答應下來。「我們的要求是請學校援助我們的行動，教職員參加我們的行動，而學校則認為由學校監督我們的行動，但我們如果有了力量，他們就無從阻撓！」一個代表這樣的報告。

二月二十八日的夜裡，有幾個人在發狂似的準備着他們的行動，他們各方面的工作由各人分工，這是關於改變生活態度的印刷品，演講稿，標語，宣傳大綱，以及今後工作的綱要等的計劃。

時間飛速地過去，已經到了午夜，但他們沒有倦容，每個人都似乎都帶着一點寬慰的微笑，在面上。

夜空中是廣漠的無邊的靜寂，廣漠的無邊的昏黯。那指揮這些年青人起身，上課，作息的鐘，在這時候不應該響的半夜裏突然噹噹地響了，平時上課的鐘聲似乎因為不響亮，有許多人忘記了上課，這時候，却是幽揚，嘹亮得過份了似地。打鐘的不是牠底主人，那個禿了頭的校役，而是不聽牠昨晚睡覺的號令的一個年青人！

「噹噹噹噹！」不斷的打了五十多下，於是分做三四組向各處宿舍裡去拖醒那些正在好睡的同學，而且有的是很不容氣地去拖教師了。

「喂！起來快！到大操場集合！」

「喂！國家要亡了，還睡！醒！快醒來！」用急促的命令口氣的聲音去喚醒了沉睡着的同學。

每個人都朦朧地醒了起來，披起衣裳，納罕着，幹嗎？天還沒

亮，難道是訓育主任來喊去早操？

第二次鐘聲響了起來，接着是號叫，每個人都像受着鞭策似的走上了操場，在完整的計劃之下分成了許多小組，那些安逸的謳歌着無聊的生活的人，死讀書的好運動的人，都分散了勢力而夾着在覺醒的一部分人中間，有一個組長，領導着他們。委屈了校長先生同教師們，他們也在寒風的夜空中，立着。黑夜，黑黢黢的一羣人，談話的聲音由微細漸漸地大起來了。

「立正——」立在前面的那個青年人，模糊的被黑暗遮蔽了的面龐，他喊出了這一聲響亮的宏壯的口令，零亂的隊伍整齊了起來，幾個最頑皮的人也無形中不敢倔強的在嚴肅的氣氛中正了他底身體。

「親愛的同學們！東北四省亡掉了，現在，在今天，三月一日，日本人要溥儀做皇帝了，這是吞併蒙古，滅亡全中國的，完成大陸政策的基本工作。我們更看一看民衆們的沒有覺醒，民族文化的沒落，民族意識的銷沈，國內沒有完全統一沒有建設，沒有準備，我們怎樣能救亡？我們怎樣能圖存……」響亮的國語，顫抖的聲音，散佈在空間，像一支鋒利的箭，向每個人的心頭射去。

「全中國覺醒的份子，應該組織起來，擁護領袖，一致行動！」

變國民進精神，喚起民族意識，這基本隊伍就是我們青年學生！

「但是我們的學校中沒有絲毫的生氣，像死一樣的其他是懶惰安逸的生活，是死的讀書，是學時髦，是愛摩登……一個民族的知識青年在國家危亡的現在，尚且如此，又難怪民衆們了！因此我們要組織起來，把散漫的放浪的行動改變成集團的規律的行動，把我們的生活有意義起來！把我們浪費的精神用在喚起民衆，像今夜，我們把沈睡的同学喚醒起來一樣！」

「雖然現在是黑夜，現在已經四點鐘了，光明在不久就會到來！」一陣鼓掌，熱情的，悲壯的而且是嚴肅的掌聲，轉變了周遭的空氣。

韓長立在前頭，說了關於在學校當局指導底下行動，在中央政府的統制之下改變我們生活的態度，代表教職員接受同學的意見。

於是一個一個同學的演說，尤其是幾個情逸憤了的人，也說了許多表示抱愧的話，在熱烈的掌聲中。

最後由總領袖宣讀了新生活的法則，用分子監督的方法，互相勉勵。同時提出三個新生活的最高原則：

- 一，加緊軍事訓練，準備我們的實力！
- 二，努力求智，準備智的戰鬥！

三，每天利用一個鐘頭的空間做喚起民衆的工作！

「今後要使得我們的生活向上！永久沒有餘閑，永久緊張。」每個人在昨夜睡覺之後，夢也沒有想到有這樣一件事的到來，只隔了一個夜，生活就變了，而且環境的顏色也轉變過來了。

頹廢的生活，浪漫的生活，無聊的生活，平淡的生活，別了！我們要打倒牠，來樹立起革命的，緊張的，有意義的生活。每個人的血管都澎湃着，血都沸騰着，立在前面的年青人舉起右手，張大了嘴，喊着：「一致的行動！」整齊的隊伍的每隻右手也舉了起來，宏大的聲音：「一致的行動！」

「團體的意識！」

「復興中華民族！」

「從新生活運動開始，復興中國革命！」

「喚起全民衆的民族意識！」

「擁護我們的領袖！」最後一句，是沒有人先呼，而是整隊的發出來的。

校長跟老師們也隨着大家喊。他們回復了他們底青春的火焰，魚肚白的天空漸漸展開，東方的一輪血紅的朝陽昇了上来，「這是我們民族復興運動的象徵啊！」每個人面上帶了笑容。

一九三三，九，杭州。

餅師的故事

馮纘瑩

餅師的故事

我們這位餅師的病，差不多已有好幾天了。餅舖子的大門，也緊緊地關着。實在的，這兩天外面調兵遣將得很利害，便是開着舖，也找不出什麼生意來的。

這天的事情，有些覺着奇怪：遠遠地的喊聲，哭聲，混亂得使人無論如何也睡不下。「媽的！住在圍城之中，還享什麼的樂？做什麼的戲？」餅師悶了滿肚皮的不舒服。

「師父！韃子兵現在已經進城了，聽說他們一壁在放火，一壁在殺人呢！」徒弟小鴨子，掩了門，三腳兩步的走到他的師父跟前，氣急敗壞的說。

「什麼？我們的人呢？難道都死完了，才任憑這一些韃子兵在這兒胡鬧啊！史閣部那兒去了？他總不見得會和朝中那班人面獸心的小子一樣去貪生怕死吧？」餅師爬起半個身體，眼珠睜得圓圓地，對着小鴨子。

「官是投降了，兵是逃走了，史閣部是老早給韃子兵砍死了！我們快些躲起來吧，別讓韃子兵聽到，你聽，喊聲已是這樣近了！」小鴨子直急得祇是蹣脚。

「躲嗎？」餅師一個翻身，就坐了起來。「便是躲也不中用，給韃子兵見了，固然做個無頭之鬼，老是躲着，也是終於要餓死的。況且地方已經被他們壟了，你還有什麼方法去找安身之地？亡國的人民，反正早晚是個死，我們還不如死到韃子兵的刀口上去，倒比較將來的磨折而死要來得爽快！」他激出了一條條抽搐着的青筋，只是不停地在喘着氣。

「師父，快些走吧！韃子兵不是頑的，它會把我們的頭顱當做皮球拋的。」

「你要命就走，看你能夠躲着一生一世！我是不走，國已亡家已破，還有什麼地方好去？除了走到敵人的刀口上去以外！」餅師說着，早已立起身來。

他掙脫了小鴨子牽着的衣袂，撈起一把廚刀，就去開門。像瘋了的舞着刀，直跑到街上。

哭聲是怪樣的淒厲，血人是滿街在亂滾；火是一處，兩處，甚至數十處在吐着燄舌；威風凜凜的韃子兵，是邊嚷着邊在殺人。「好！就在這兒殺上去吧，把我的頭血，來折斷敵人的鋼刀！」

他用足了勁，便向前衝去。

把殺人當作消遣的韃子兵，他們正在玩得開心，不料「克擦」一聲，早有一個把臂膀掉了。

「嗚！那里來的毛賊，敗我們的高興！」幾個韃子兵，都有些發氣了。

我們的餅帥，那時也不回答，只顧東刺西砍的衝鋒，那些韃子兵，本來在一度恣淫擄掠之後，早已感到極端的疲勞了，不過他們不願意放棄殺人的權利；到了現在，那兒還用得出力量來，抵抗這位奮不顧身的生力軍？

我們的餅帥，掙出了一身夾背的熱汗，看到了東橫西豎的十幾個死傷了的韃子兵，躺在他的腳跟；一陣勝利的奮興；重行佔據了他憤懣的心上。

「殺！殺！殺！今天儘管任着性子殺吧！我們的同胞，被他們殺得多了，這一本賬要是不討，那還夠得算人？」他想着；他立刻高高地擎着刀，追跡過去，追跡着這一羣戰敗了逃走的敵人。

四面的韃子兵，漸漸的，漸漸的，走來把這位餅帥包圍在核心裏面。它們都暫時忍痛的放棄了殺老百姓的天職。

我們的餅帥，不但不可怕，並且連身上的病，也霍然的好了。像一匹餓虎落在綿羊的羣中，這周圍的一羣，恰好是做着他的

食料。他不管是誰，反正四下裏統是敵人，只要拚命砍着就是了。

一道道刀鋒砍過去，頓時，在四面的人堆裏冒出一條條的鮮血來，接着便是「噯呀！噯呀！」的亂嚷。

「媽的！這些不中用的東西，虧你還混充好漢，也只有那擁有一萬巨兵的什麼侯，什麼伯這一類的傢伙，才上你們的當，見了影子就逃，把一個偌大的鐵桶江山，也給輕輕送掉；其實好好的打起仗來，無論如何，未必會敗得這樣！」餅帥恨得把牙齒咬得嘎嘎地作響。臂上的勁也更具其來得利害，只聽得那柄廚刀，在翻上翻下時也發出呼呼的聲音來。

「今天，死是注定了！你們儘管用長槍來刺，用短刀來刺，我要是跑了，就不是漢子！」在極度奮興之下，我們的餅帥終於被疲勞襲佔了整個的身體；兩隻腳飄飄的不是像踏在地上；了臂膀是酸麻到連提刀也覺得異常的沉重。

一個鬆手，餅帥的肩，早已背了一槍。

「再殺他幾個敵人去死吧！我們的餅帥，拚着最後的勇氣，一刀就砍在一個韃子兵的手上。」拍的一聲，韃子兵的手上祇是露着一條血痕，手仍舊拿着槍，沒有砍下來。

「好！這韃子的刀鋒已經折斷了，大家上前去！」一個機靈的韃子兵，早看見餅帥手中的刀，儘剩着一塊像鏢子似的鐵片。

民 族 文 藝

前 刊 號

我們的餅師，終於當不住槍尖的亂戳，躺了下來。

「幸虧這些帶兵的小子，只會吃飯撈錢，倘是個個同這樣

伙一樣的不顧性命，那，我們誰也不用夢想踏進山海關一步了！」一羣鞭子兵的面部，都浮上了一層苦笑。

汗血月刊社徵求「新生活運動專號」文稿

本社為促進新生活實現起見，擬請海內外維新志士及實際作家發表意見，彙成專號貢獻於讀者，茲將徵稿範圍期限及酬金公告如次：

範 圍

- (一) 關於新生活運動之理論及方案
- (二) 世界各國的新生活實例研究與介紹
- (三) 各地生活狀況描寫敘述
- (四) 歷代實幹的偉人生活批判
- (五) 自己的新生活計劃
- (六) 各地新生活運動之記載

期 限

自即日起開始收稿至四月十五日截止

酬 金

- (一) 稿費每千字自二元至十五元
- (二) 長篇以一萬字為限如超過一萬字仍照一萬字計算稿費

社址：上海老靶子路三八〇號

元寇

開元

元代的崛起，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空前的奇蹟的搬演。

在十三世紀的初葉，當歐羅巴洲的各部落各種族吞噬相併，接踵不已，盛威歷天下的東羅馬大帝國，漸漸走向衰亡之途，形勢轉趨於混沌之秋，在東部亞細亞洲，與安嶺的西麓，阿穆爾

元

寇

河的上流的草原之中，像彗星那樣忽焉而現，用着有如颶風那樣，有如雲蒸霞蔚那樣的軍隊蹂躪歐亞兩洲的天地；東，由中國海，日本海以至朝鮮，中國，中央亞細亞的全部；西，目下蘇聯邦的大半，波蘭，匈牙利，西里西亞，摩拉維亞等地；南，印度以及威烏弗，拉脫河流域的南亞細亞，將從太平洋以至大西洋的渺茫如海的世界，控制在一人的掌握之中，使白哲的人種側目，屏息，俯首，跪倒在膝下，服從着威令，貢獻着朝儀；替亞細亞的黃色人種吐出了萬丈的光燄，是作為元代的初祖的掀天揭地，震古鑠今的絕代大英雄，元太祖成吉思汗。

作為一個大英雄，作為一個大軍事家，作為一個大野心家，

民族文藝

作為一個大戰略家，成吉思汗是具有冠絕東西古今的同型人物的偉大的才略。就在最短的時間內而征服着最大的地域這一點而論，就以真能將所謂「攻無不取，戰無不克」這兩句成語毫無遺憾地表現出來這一點而論，在古今東西幾多的大戰略家，大野心家之中，成吉思汗是不得不當之無愧地戴上一頂最榮譽的王冠。

作為天才的英雄而震駭一世的大拿破崙，不是榮膺着善戰善勝的天才英傑的徽號的嗎？但是他的晚年如何？因着精力減退的緣故，在他四十歲以後臨陣指揮的時候，他的壯年時代的憤於在最最吃緊的末一剎那施展出來的那種當機立斷決勝俄傾的疾風迅雷的手腕，不是已經不能夠充分的發揮出來了嗎？至於他那有名的莫斯科進擊後的潰退，以及滑鐵羅的一敗塗地，那是更不用分說了。

又如以勇武絕倫，用兵的巧妙無與倫比著稱的日本的大戰略家豐太閤，在他那有名的朝鮮征伐的一役之中，不是被明兵所壓倒，致使他的大陸征服的偉業，是終於遭受了失敗的命

創刊號

運的嗎？

至於成吉思汗所率領的蒙古兵則如何呢？一度進兵，便像疾風捲葉，狂瀾淘沙那樣，山川草木，都爲之披靡崩潰的。叫做「敗退」的這一個名詞，在成吉思汗的辭典裏面是找不出來的。

以比較了菲特力民大王所率領的由三十乃至六十中隊編成其衝擊力的強猛其威力的雄大曾經震撼西歐的天地的騎兵大集團更加優勝的騎兵爲主體，在茫茫無垠的大沙漠大平原中，將數十萬的蒙古軍隊自由自在的運用着；一經在戰場上集中，便又像臂之使指那樣綽有餘裕地，統帥着指揮着的成吉思汗的非凡的戰略天才的閃靈，實在是不得不使後來的讀史的人們爲之驚詫讚歎不止的。

但是成吉思汗的所以成爲一個空前絕後的偉大的大戰略家的，比較了他的疾風迅雷，神出鬼沒般的進軍，實在是更由於他的在進軍以前的對於敵方的偵探和對於自方的進軍步驟的周詳的一貫的畫策。以在進兵之先，對於假想敵國的山川形勢軍備狀況，兵員的給養等等的周密詳盡的調查爲根據，規畫了自方的進兵的方略，然後在總動員的命令之下，由無數分散的騎兵小枝隊，用聲東擊西，旁敲側擊的奇襲的戰法，

分散敵方的注意力，迷亂敵方的耳目，使敵方不知道蒙古兵的主力是究竟在那一方那一隅而窮於應付的時候，作爲主力軍的騎兵大集團是突然的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率，排山倒海的壓力向敵方的要害衝擊而來的，是成吉思汗所率領的蒙古兵的習用的戰法。當年被大拿破崙所率領的常勝軍所搗碎，自將首都莫斯科縱火焚燒之後，各各分散在四方，分爲無數的枝隊，覬覦着拿破崙軍隊的退却之際，突然此呼彼應，到處衝出，將拿破崙的軍隊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的，當時俄羅斯騎兵的這種奇襲戰法，據後來歷史軍事家的研究，原來就是從成吉思汗的蒙古兵那裏學習來的。

呵呵！作爲一個大戰爭家，作爲一個大征服家，作爲一個大侵略家，作爲一個大野心家，掀天揭地震古鏢金的黃色大英雄元太祖成吉思汗，在古今東西所有的同型人物中，實在是足以當冠軍的徽號而無愧的。

史家是稱成吉思汗和其繼承者帖木兒的進取攻略的時代爲「殘虐奇酷的世界。」是的，這是不能諱言，且亦不必諱言的。從純粹戰爭的立場而言，用虐殺慘戮的戰慄來引起敵人的恐怖心而使之屈服，原也是一種戰略上的技術這一件事，我們姑且不論；原來叫做人類的這種動物的具有殘暴性和殺爲人

類的本能之一這件事，我們既然不能加以否認，那麼在以「殺」爲惟一的任務的戰場中，那些在生死線上跳躍而入於殺人三昧的忘我境界中的戰鬥者的殘忍慘酷的行爲，是無論如何都不能免掉的。況且，凡是抱着征服天下君臨萬國的野心雄圖的大帝王大霸王，在他的「馬上得天下」的戰奪的時期內，是誰都免不了這種殘暴的行爲的，歷觀古今東西的歷史，如斯巴達，如馬塞其的亞歷山大，如羅馬的西撒大帝，如秦漢之際的楚霸王，誰都不能脫去這個範圍。成吉思汗和帖木兒，也不過是其中的一個例子罷了。

何況，將這種殘忍及虐的行爲，僅僅作爲一種征服敵人的手段；在獲得了一個城池，或則征服了一個國家之後，從戰取時代而進入了治理時代的時候，是立刻像狂風暴雨之後雲開天霽那樣，以實君良主的手腕發政施仁與民更始的，正是出於成吉思汗的另一面的作爲一個大政治家的風格。

當成吉思汗的威力震撼着歐羅巴的時候，當時的羅馬法皇派遣了一個使節到這位蒙古可汗的跟前，質問他爲什麼要蹂躪世界，這位蒙古可汗是立刻。

「天是昭示朕的祖先和朕，將世界上罪惡的民族全滅的」
這樣回答着的事情是流傳着。

此外，有一天成吉思汗對他的部下，以「卿等所樂，以何者爲最？」這個問題提出來而徵求答案，部下或則以鷹狩，或則以圍獵，都是作爲蒙古人所最喜愛的娛樂爲對時，成吉思汗是一切加以否定而說出了自己的答案道：

「至於在朕，作爲人生的最可樂的事情，是殲滅敵人這一事件。乘騎在鹵獲來的駿馬上面，將捕虜來的美女充盈後宮而作爲妻妾的，正是人生的無上的樂事呀！」這樣的軼事是記載在史冊上面的。

代表着游牧民族的戰鬥的掠奪的原始生活，這一位偉大的蒙古王的冠絕古今的軍事天才和睥睨一世的雄心，是充分地如實地流露了出來。

「所謂英雄，不過是野心的別名而已！」作爲對於英雄的貶辭，自來是有着這一句話的。

誠然誠然，一個英雄，就是一個大野心家，但是，叫做人的這種動物，又誰能沒有野心呢？那些非英雄的平凡的人，他們並非是沒有野心，不過他們的野心是相當的渺小，相當的可憐罷了。比較了平凡的人的對於良田美妾，腰纏萬貫的渺小的野望，一個睥睨一世的英雄的野望是「世界的王者！」

作爲一個大英雄，作爲一個大野心家，作爲一個大侵略家，

作爲一個大軍事家，在古今東西的同型的人物中，成吉思汗是當之無愧地足以榮膺冠軍的徽號的。

寬廣的額額，豐隆的鬚髯，高大的身材，像貓那樣爛爛的細銳的雙眼，穿着道服，戴着皮帽，氣宇寬闊，儼然呈示出了大征服者的威嚴來的，就是這位掀天揭地震古鏢今的亞細亞的大英雄元太祖成吉思汗的晚年的畫像。

元

二

成吉思汗是像一顆慧星那樣，一個閃電那樣，在黃塵千里的大沙漠中，在渺茫如海的歐亞大陸上面一閃而逝了。

經過了太宗，定宗，憲宗，現在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元世祖忽必烈作爲蒙古主而嗣位了。

讀史的人大概知道，忽必烈的雄才大略是並不遜於他的祖父成吉思汗的吧！

忽必烈的完成了乃祖所未遂的南朝征服的大業，固然是不清說的。而他的未嗣位以前的大理的遠征，吐蕃的征服以及西南夷的討平，也都是歷史上的有名的事蹟。

但是，作爲歷史上一段非常精彩的插曲而膾炙人口的，是要算他的兩次的日本侵略了。

原來，雖然征服了南朝，入主中夏，漸漸接受着爛熟的中原文化的陶冶和同化，但是他的作爲一個游牧民族的野蠻的本性，作爲游牧民族的戰鬥的掠奪的生活意志，是依然不斷地在他的血管中翻滾着，奔流着的。

滅國最樂！

祖父成吉思汗的這種野心勃勃的意識，是一脈相承地在孫子忽必烈的頭腦中閃耀着。

但是，現在拿那一國作爲侵略的對象呢？

橫亘於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間的渺茫的大陸，是說幾已全部的歸入了蒙古的版圖裏面；渡過了裏海，渡過了黑海，憐，悍，猶，百，戰，百，勝的蒙古騎士的鐵蹄，是已經向西向西地踏破了歐羅巴的大半。

現在，忽必烈是將以一國作爲侵略的對象呢？

忽必烈的爛爛的充滿了旺盛的征服慾的眼光，現在是向東方移轉過去向着那個在日本海的彼岸的叫做日本的扶桑三島移轉過去。

忽必烈是決定了對於日本的侵略。

三

作爲成吉思汗以來，元朝所慣用的手段便是每在攻擊一

國之先，先用書信威嚇，促其降伏，以期能够兵不血刃而達到目的。的這種外交手段，在日本文永五年正月，忽必烈是以大蒙古皇帝的名義致書於日本國王。這是一篇在結語裏面充分表示着武力壓迫的威嚇的文書。

元寇襲來！

元 雖然在傾壓全球的元朝的聲威之下，但因自恃地理上的險阻，臘度元軍的鐵騎不能飛渡大海，所以對於元軍的橫行世界是取一種夷然的壁上觀的態度，對於馬上就要來到的禍難是絲毫也沒有意識到，絲毫也沒有戒備着的日本，現在，突如其來地接到了這一封挑戰的哀的美敦書時，舉國上下，是像晴天霹靂那樣地紛擾鼎沸動色相告！

「元寇襲來！」

在好幾年以前，目視着國內政治的不統一（皇室和幕府的對立兩大）氏族士豪的相互內鬩，一般民衆的沈迷於淨土宗而日趨於退嬰消極的危機，在他的不朽的經世的名文「立正安邦論」裏面大聲疾呼，危言聳聽的日本偉大的宗教改革家，絕代的大聖者，大苦行者目連上人的這個預言，現在是作爲一樁鐵一般的事實作爲一件空前的國難而矗立在日本的全

民衆的面前了。

日本的整個民族是站立了起來。

本來是尖銳化地對立着的皇室和幕府，現在是合流一致了，本來是很劇烈地交關着的幕府和反幕府的兩個系統，現在站立在同一的戰線上而了，超過了私慾的小我的利害得失，整個的日本民族，現在是在民族的同舟共濟的大前提之下結成了一個堅強的力量。

這種在平時雖然從事着內爭，然而一到了有關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急難之秋，便馬上將內爭一掃而共赴國難的旺盛的國家觀念，正是大和民族的傳統精神。

這種精神，在後來的日清之役，日俄之役，也是如出一轍地表現出來的。

接到了元朝的美敦書，日本當局是怎麼樣的應付呢？和幕府當局採取強硬態度相應，朝廷是也毅然將這種屈辱的要求一脚蹴翻，不辭和蒙兵實行開戰。

不畏強禦，寧爲玉碎！這是尚武的，勇敢的，愛國的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

四

以蹂躪過歐亞大陸的百戰磨練的蒙古兵爲中堅，附加着滿洲兵而編成的主力軍二萬，作爲嚮導的高麗兵五千六百，艦船九百艘，高麗船大工和水夫六千七百，總動員三萬二千三百人，元軍是在元至元十三年日本文永十一年冬十月，渡過了朝鮮海峽，以長鯨吸水之勢，向日本大舉襲來。

作戰的目標是北九州的太宰府。

十月二十日，元軍是向太宰府西北方的要港博多行進，在未明之際，在博多西方早良川河口的百道原的沿岸，開始主力的上陸。

有時在太宰府方面的日軍，是立刻以主力向博多附近移動；其他九州各方面的將士，接到了警報，也陸續向博多和箱崎附近集中。

一知道了敵兵已經占領距博多約一里的赤坂的要害時，處於防勢地位的武士菊池武房所率領的一隊，是立刻毫不躊躇地轉爲攻勢，先發制人地向着那正向赤坂高地迫近前來的敵軍迎頭痛擊。充當着追擊部隊的最先鋒的竹崎季長的一門，是以僅僅主從五騎，猛烈地向敵人肉搏。描寫當時戰況的蒙古襲來繪詞裏面，是如下地說着：

「用弓箭開着道，一味的追殺着，吶喊着！」

這樣挺身當着優勢的敵人的季長，雖然人馬俱傷，但旋因友軍的來援，卒將敵人壓迫到赤坂以西的麗原高地。

元軍和上陸的進行相伴，是以麗原爲中心而陸續將新銳加入戰線，用堂堂的圍隊的密集戰法將以一門一族爲單位而各別地突進前來的日軍，從左右兩方面加以包圍逆襲。而日軍也逐次將新增部隊調遣到戰線，輪番不息地和敵人抗拒作戰。勝敗未決，而日已西傾。

在這期間，元軍的一隊是開始在博多東方箱崎附近的沿岸上陸，將防護着這方面的日軍攻破。

於是乎箱崎宮是穩了兵燹。

於是乎博多西方主力戰場的背後，是陷於混亂的情況之中，赤坂以西的日軍是次第遭受到元軍的壓迫，不得不和山落同時，退到在天智天皇時代所構築的太宰府附近的水城的築城線，徐圖戰鬥力的恢復。

在這退却的期間，菊池武房的一隊，是直到最後爲止還死守着赤坂，以百餘騎的小勢的兵力向優勢的元軍衝鋒過去，直到幾乎全滅爲止，敢行着猛烈的殊死戰而終將敵人阻止在赤坂以西的。

這樣子，在十月二十日這一天的終日的激戰之中，雖然是

精悍悍猛的元軍，也因日軍的頑強的抗戰而筋疲力竭；和日軍的後退同時，也不得不乘着夜晚，逃離了戰場，急忙忙乘船撤回到博多灣內，暫時休養，以圖再舉。

但是，在這一天的晚上，大暴風是突然的興了起來。

風勢是愈來愈狂，浪翻山搖地，天崩地塌，元軍的戰艦的大半，是被捲起而衝撞在灣口附近的島嶼的巖角上面，以致擱折帆裂破，墮覆沈，兵士的被海風吹墮海中溺死的，是不計其數。

在白天已經戰鬥得筋疲力盡，現在又出於不意地遭到了這一番不可收拾的無妄之災。知道大勢已去，諸將是爭先恐後的各自選擇了堅艦退回高麗，遺下了兩萬多的兵卒在島上。

寇
這些的兵士推戴一個叫做張百戶的做帥，正想伐木造船作歸計，被日人偵知，率衆襲殺幾盡。而對於宋人萬餘，則不殺而奴之。

後來，這萬餘的宋人，回歸到中國來的，是僅僅三個人。

五

呵！呵！百戰百勝威震世界的元兵，在初次出征日本，在剛和日軍交綏的時候，便碰到了這樣一個大大的釘子的，牠的主因是什麼呢？

是那個可以稱做是天祐的二十日之夜的突如其來的暴風嗎？

是對於作為客軍的元軍的得意的戰鬥力，給以甚大的阻礙的戰場上的複雜的地形關係嗎？

因的。是的是的，這兩者都是都可以算是使元軍失利的重要原因的。

但是，作為牠的最最重要的原因的，是在最初便拋棄了守勢而轉為攻勢的日軍的積極的主動的攻勢戰法。

像上面所說，在博多附近固守着的居於防勢地位的日軍，對於向着赤坂高地進迫前來的元軍，是毫不躊躇地毅然轉為攻勢，先發制人地向對方迎頭痛擊。使元軍在上陸的半途便為日軍所乘，在交戰之初便陷於不利的情勢，以致不能充分發揮出威力來。

戰的要訣，是首先挺進而予敵方以果敢的猛擊！

這種制敵機先，以寡當衆的積極的主動的攻勢戰法，正惟是日軍軍隊的傳統的精神，正惟是當年日本武士道的鬥戰的基本法則，也正惟是代表着勇敢的，潑辣的戰鬥意志的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

作為文永一役日本所得到的教訓，是爲了阻止敵人上陸

想見的沿岸要地的大舉築壘，以及爲了和敵人海上合戰起見的大舉造艦。

大舉造艦的結果是發表了大舉征伐高麗的計劃。這個計劃的實施，是已經到了全國總動員的程度。當時日本民衆的舉國若狂，慷慨以赴的熱烈悲壯的情形，是可以從現存的古文書中考見出來。雖然後來大概因了某種不得已的事情，這個外征的壯舉竟沒有遂行，然而，作爲當時幕府的國防方針，以文永之役爲一個轉機，是脫出了消極守守的殼，而轉爲積極主攻的色彩了。

六

現在元軍是第二次的侵略日本時期。是元至元二十年的夏。

這一次的規模是比較了上一次的更爲宏大。元軍是將全軍分爲兩路。由朝鮮方面進兵的一軍是稱爲東路軍，戰員二萬五千，高麗的船工水夫一萬七千，艦船九百艘，總動員四萬二千人。由南中國方面進兵的主力軍是稱爲江南軍，是以南宋的降員，便是新附的十萬人爲主體而編成，大小艦船達三千五百艘。元朝的兩軍，原定的計畫是在弘安四年六月中旬以前集

合於壹岐近海，以圖一舉衝破太宰府。

但是，東路是在五月下旬先到了壹岐，並不等候江南軍，在六月五日以至六日，以主力戰隊殺到博多。

因爲被沿岸一帶的日本的石壘障地所妨，不能取適當的行動，祇得確泊於灣口的志賀島的近海，在同島附近的沿岸，派遣一部隊上陸。

作爲日軍的傳統戰術的攻勢戰，固護着博多附近的日本軍，看到了這種情勢，不再空據着石壘障地，在六日晚，是乘着夜暗，飛馳着兵船而向敵艦猛襲。

是水上上的激夜的奮戰。

八日，日軍的一隊是沿着和志賀島相續的狹隘的半島地區而進擊。

陸上的壯烈的搏鬥是開始。

在志賀島的附近，在慄悍猛烈的蒙古騎士和短小精勁的三島武士之間，不分晝夜，從六日以至十三日的七日之間，一幅奇情壯彩，生龍活虎的交鋒圖是展開着。

在這時機之內，日本方面的武士河野通有，竹崎季長，大矢野種保，以及草野經永等，是像怒虎一般的奮然挺進到敵艦，躍入了艦內而和敵人作白刃相對的肉格，將武士道的精髓發揮

到極致而奏着赫赫的偉勳。

太宰少貳經實的老父入道覺惠，是以八十四歲的高齡踴躍參加着這番襲擊而終於受傷倒斃。

和這相映成趣的，河野連有的嫡子八郎通忠，是以僅僅十四歲的弱齡，加入這番戰役而和父親同受了名譽的負傷。

日本國民的視死如歸，發揚蹈厲的尚武精神，在這裏是極限度的發揮了出來。

在炎暑的季節，被這樣的豐富着抵抗力和戰鬥力的日軍所困擾着的蒙古軍，是不得不暫時退避而屏息在船中了。

而在軍中，猛烈的疫病是滋生了起來。病勢日見猖獗，內外的死亡相繼。

在這個的威脅之下的元軍，是無可奈何地拋棄了博多灣而撤退到壹崎。

一知道了這個消息的日軍，是不失時機地在壹崎近海再度施行壯烈的海上襲擊。

參加這次襲擊戰而奏着偉勳的，是龍造時季時，山代榮甲，大炊助長久，比志島時範等。

這次襲擊，是從六月二十九日以迄七月二日。

爲企圖和江南軍相合，元軍的東路軍是在七月下旬，移軍

到肥前的鷹島近海。

對於這正在移動集合中的元軍，日軍是又不失時機地反覆施行着果敢的襲擊。

這種屢次屢次在適宜的時機對敵軍施行襲擊的奇襲戰法，是雄辯地說明日本將士是何等地燃燒着激烈的攻擊精神的這件事。

而且，這種的待機而動的奇襲戰法，正惟是日軍的傳統的得意的傑作，是日軍的最擅的勝場。

在後來日清日俄的兩戰爭中，作爲日軍取勝的原因之一，豈不也是因着他們的水雷艇，對於敵方的巨艦是屢次斷行着得意有效的奇襲之故嗎？

作爲元軍的主力的江南軍，在六月下旬抵達平元近海之後，在七月下旬，將大部移動到鷹島附近，和東路軍會合。

兩軍既然取得了聯絡，軍容復振，是企圖從事一舉衝破太宰府的最後的勝舉。

但是，喲！空前的大颶風又是俄然的起來了。

在這個最後的大決戰正要開始的前夕，空前的大颶風是俄然的起來了。

從七月三十日夜起，到翌日七月一日，空前的大颶風是不

寇

元

息地，愈趨愈猛地吹着。

在自然的大示威之下，在作爲大塊噴氣的風的神力的掃蕩之下，一切的人爲的力量都不得不趨於毀壞破滅的。

元軍的艦船是大部分漂蕩覆滅。

像元軍第一次侵日之役颶風是結束了牠的序幕一樣，這

第二次的一役，也是天造地設的由颶風促成了牠的終結。

而且，颶風捲起的一天，正是日本的全國民，以皇室爲中心，

虔誠地，熱烈地從事着外敵退散的神願的最後的大圓滿的一

天。

在博多方面的日本軍的主力，不失時機地從水陸兩方轉進到肥前方面，以剝壯的最末的殲滅戰，閉了弘安一役的幕。

將世界征服了的元朝，不能夠征服小小的日本；百戰百勝

天下無敵的蒙古騎士，是失敗在日軍的手中！

在元寇之役中，愛國的，尙武的，激潮的，充滿戰鬥意志的大和民族的傳統的民族精神的真髓，是毫無餘蘊地發揮了出來。

民族文藝月刊社徵求直接定戶啟事

本月刊出版伊始，擬徵足一萬戶定戶，凡在此「特別徵求定戶」期間內來函本社直接訂閱者，一律以七折計算。
（四月一日起至四月三十日止）本月刊全年十二冊每冊大洋二角，全年二元，半年一元，郵資在內。外埠函購。郵票十足代用。

社址上海老靶子路三六七號

義合屯之戰

萬國安

從輕轟炸機的螺旋板裏，所發出來的響聲，在義合屯村的上空急劇的響着。

清朗的天空似乎被機聲的震蕩，也泛起了些微的雲彩似的！這時潛伏在義合屯的義勇軍，已經被這恐怖的響聲給威嚇的要開始後退了。

兩百餘名的義勇軍是動搖了抵抗的意志，在那首領的畏懼的口令下，一個個都鑽進了海似的高梁田裏，無疑地這是違法行爲的十足表現。

狂蜂般的敵機穿梭似的在村莊的上空飛着，不時的投下來幾個生鐵鑄成的炸彈，爆炸在各家的院子裏，轟隆的響聲後，緊接着就是極慘悽的哭聲。

院子裏的人和牲畜，都被這無情的鐵片給粉碎了。

趙伯性是住在義合屯的緊東頭，他是當過兵的！在九一八暴動的前兩年，他纔擡下了槍桿。重新又掀起了鋤頭！他家裏自己種着四五百畝的好地，因為鬍子要幫他們肉票的原因，所以趙伯性的家裏就預備了六桿快槍。由趙伯性這個當過差吃

過糧的漢子指揮防禦着，於是伯性的家裏是把懼怕鬍子的心，根本的掃除了。

伯性對於射擊的本事很說得過去，在義合屯的前後左右距離個五六十里路遠的地方的人們，很少有不知道義合屯趙伯性的！伯性因為靠着長白山脈的關係，每年冬天他都領着一些喜歡打獵的鄉人，到山裏去幹個把月的就下山了，每次打獵的結果，都是伯性比旁人好！

九一八的暴變，是給予伯性一個很大的刺激！他知道敵人的猙獰的面目是整個的暴露出來了。

他大聲疾呼的在村子裏喊着，預備激動起來一般，愛故鄉的青年們，在他的領導下和敵人一拚！但結果是給他一個很大的失望。同時他因為過分的衝動的原因，而當衆祈禱了一個手指。流血過多使他昏暈過去了，在家裏休養了兩個多月。

伯性在幾度的恐怖中，總算在家裏過了幾個月，高梁田又蓬勃的茂盛起來的時候，他是決心要在這時起來幹！

那一夥肩着抗日招牌的二百多名的義勇軍，跑到伯性的

村子裏來，預備潛伏幾天。這時伯性認爲幹的機會到來了，於是就和那義勇軍的首領商量着，打算共同的聯合起來大幹一下。那個首領滿口的答應着，那知道漢奸秘密的報告了車站上的守備隊，於是在兩架輕轟炸機所掩護下的敵人的步兵一百餘名，就冒着炎熱的夏天向義合屯前進了。

輕轟炸機的雄姿，在閃動着的太陽光底下飛着，警告似的螺旋板的响聲，恐怖而劇烈的流着。

白亮的炸彈很輕飄的投下了，把那夥肩着抗日招牌的義勇軍給嚇跑了。伯性憤罵的聲音，和機聲炸彈的爆裂聲相互答應着。

義 合 屯 之 戰

但是那一夥怕死的傢伙都掩着耳朵溜走了，只剩下伯性一個人在輕轟炸機下咆哮着。這時敵人的步兵已經躍進到義合屯的「村緣」上了。

輕轟炸機還在慘酷的轟炸着，似乎預備整個的毀滅了這個伯性住的村莊。

伯性實在不能忍下去了，他瘋狂了似的喊叫村子裏的人起來抵抗這慘無人道的暴力！但是鄰舍的人們都沒有什麼迴響，這真使他悲痛極了！

「起來抵抗吧！」

起來抵抗吧！

死是躲不過去了！」

伯性的喉嚨都喊啞了！兩旁互應的迴響還是一點都沒有，他於是自己提着槍爬上了砲樓，在槍眼孔裏望出去，很清楚的看見了正在匍匐躍進的穿着草綠色制服的敵人。

他準確的瞄準和發射，每一粒子彈發出去，都穿過了敵人的身體，他這樣的一個人一擲槍的射擊了半天，敵人是死傷了十幾名。

於是圍牆外的機關槍放射了，但這個恐怖的威脅並沒有把伯性抵抗的意志動搖！這時伯性的父親和叔父，以及他兩個弟弟，也都被他的熱情感動了，於是趙伯性的圍牆就變成了敵人的攻擊目標了。

輕轟炸機還在盲目的轟炸着，毀滅了義合屯的所有的房屋和人畜。但是抵抗的呼聲只在伯性的一家裏喊着。

太陽光在高梁田上閃耀着，劇烈的槍聲在義合屯的村子裏流着，伯性在砲樓裏瞪着血紅的眼睛，不停的發射，那兩個砲樓上也是照樣的猛擊着。

這時敵人的輕轟炸機，已經發現了伯性的抵抗陣綫，於是兩架銀灰色的鳥似的飛機，凶狠地在伯性的砲樓頂上投着炸

彈轟轟！轟隆隆！碎碎碎的聲音，是把抵抗的陣綫毀滅了。

伯性被砲樓的頂蓋給壓死了，但抵抗的信念是永生的在。這破碎的義合屯的村子裏停留着。

這時敵人的輕轟炸機，螺旋板裏發出勝利的呼聲，又在這被整個毀滅了的義合屯的上空迴旋了兩週向東飛去了。

感懷詩

蘇炳文

烽火彌天尙未停，幾人沉醉幾人醒！拚將鐵血匡時難，偶寫冰心養性靈，
雪擁孤城茄吹啞，星纏大漠劍光腥，回頭廿五年間事，輸却韶華兩鬢青。
旌旂光擁萬夫營，胡騎蕭蕭徹夜鳴，禦侮還期酬素願，安邊未忍負蒼生，
戰雲過眼空千里，棋劫傷心又一枰，勒馬西山高處望，雄關何處是長城？
鶴警沿江費運籌，爭看砥柱在中流，飛來劍氣冲霄漢，喚起軍聲激斗牛，
正氣有歌文宋瑞，鞠躬報國武鄉侯，一燈殘夜觀青史，曠代何人與古儔？
雪花如掌壓征鞍，刁斗淒涼歲又闌，兩戰同仇空切齒，三邊重寄獨披肝，
雲橫古戍孤烟直，風捲晴沙落日寒，家國一肩擔荷重，折衝晨夕未遑安。

胡天碧血

張鏡心

在離葉爾羌河不遠，可愛的陽光照拂下的一片大草坪上，

許多纏着頭的回教男女，正舉行着「假郎」舞會。大家捉對兒相倚相偎地跳躍着，嘴裏唱着高低轉變很快的歌曲。雖然沒有梵哦琳，披雅娜之類醉人的音樂，可是那些胡琴，笛角，和鼓板的聲音，也曲盡了節拍的功效，掩住了雪溶河漲的大水聲。在一般

胡天碧血

文明國家的人，看見了這種歌舞，一定覺得覺得可笑；然而這些跳躍着的人們的快樂，也正不下於先進民族的「但新」。而且這時圍着榜觀的各色人中，一個素以歌舞壓倒世界的文明國人，面上展開了真摯的笑容，似乎也非常讚賞似的，不過他——

哥爾沙夫——的視點，只集中在一個膚色不如一般「妹哥」

——回女——們的深褐，也不如無色人種的白得泛死的回女身上。她固然也用藍帛纏着頭，穿着黃黃色的袍子，可是那雙圓潤的小腿，一會兒前後躡躍着，搖擺着，一會兒轉着圈兒，只從那寬博的袍子的飄拂，和袍裏肉體的浪動，已透着身段的玲瓏，和腰肢的窈窕。吉色娜真長得可愛，無怪使這露西亞人，拋棄正經生意不做，巴巴地來看「假郎」。要是習慣許可的話，他怕不寫

將進去，和她假着跳，不管會不會這種步伐。

吉色娜的父親是涼州人，也奉回教，從小就到漢北來經商，很積蓄了幾個錢。因此很和本地幾個有勢力的回教頭兒相結納，吉色娜就拜了一個柏達拉布的做寄父，所以也常常纏着頭，而且也參加「假郎」。

太陽快要沒落到大山背後去，這偶一舉行的娛樂「假郎」便停止了。大家歡呼一陣，各自散去。吉色娜正待和寄姊妹們回家，却見蠟裝的哥爾沙夫，連跳帶跑地走上前來，操着不純粹的土耳其話，和她招呼，稱讚她裝束和舞蹈的美好。兩個寄姊妹一面先走，一面用似乎是妬嫉的眼光，不住地回頭看，在妹哥們看來，這是多麼光榮啊，交結了一個外國朋友！

大家都去遠了，哥爾沙夫和吉色娜還在一抹斜陽中，掩着手慢慢地踱去。

斯拉夫人的手，是特別粗老，汗毛又特別長。健實而豐潤的吉色娜的手，給他緊緊握住時，常常感到說不出的不舒服。自從他爲了買茶葉到他家來，經他父親的謁誠招待，他便不爲買賣

也常常來。來了就找機會和她出去散步，散步時就來握她的手，還不時怪親熱地用短鬚刺人的嘴，吻着她的手背。不過在未認識那年輕的漢人馬澤華之前，她沒有像現在這樣討厭他。他現在又在吻她的手背了。

一陣陣挾着黃沙的北風，使人看到前面像霧裏一般，一切都不清楚。忽然，彷彿遠遠地有一個人對着他們走來，哥爾沙夫說：『不要是你爸爸來找你了！』爸爸來倒沒有什麼，她希望不是馬哥兒——他這樣稱呼那青年漢人——她又想：他不知她在這裏，一定不會來。可是她也沒有心緒去聽哥爾沙夫的瑣碎的話了。又是一陣風刮過，一個滿身風塵，高大壯實的人，來到她面前。不是馬澤華是誰呢？一聲『馬哥兒！』衝出口，她便把手一掉，要投向馬哥兒去，却給哥爾沙夫拉住不放，馬澤華並不說話，站向前來，敏捷地用兩手抓住哥爾沙夫和吉色娜的臂膊，往下一分，轉手把哥爾沙夫一推，把吉色娜往自己身傍一拉，才用純熟的俄語說了聲：

『幹什麼，儘拉着人家姑娘的手不放！』

哥爾沙夫略一楞住，狡猾地勉強地笑了笑說：

『好！現在你陪着她回家吧！』

他便匆匆和吉色娜很有把握地點點頭，大踏步先走了。

『這次我在漢城耽了二十多天，那個帶軍隊的朋友，因為我和同人俄人熟，要留住我幫忙。自從我父親死後，我真不願意再幹買賣了，很想在軍隊裏住幾時，再回太原老家去。我父親原是帶軍隊到這裏來的。這荒寒的地方，可以使我留戀的，就只有你，我拋不了你！這短短的二十多天的，已經夠我受了。』

吉色娜的再到這裏來住，全爲了你。

『吉色娜，你怎麼啦？怪沉滯的面色，像是不放心什麼似的，嫌我把那俄國人趕走了嗎？我想不會的。』

『你爲什麼隨便得罪人？哥爾沙夫是很壞的，我父親非常怕他，尤其是近來。聽說他不久在這裏要佔上權了。我倒沒有什麼，你會吃他的虧呢！』

『我怕什麼？真的，我那朋友也得到這邊不穩的消息，叫我替他打聽詳細情形。這俄國人和回城幾個有勢力商人，都很踴躍，不要是他暗中活動！你替我留心探探口氣看！』

『常雖然很想見好於我，怕未見得肯把真話告訴我。』

『慢慢地試探吧！我送你到家，就要回去了。昨天從漢城回家，就想來看你，因爲有一批牲口要脫去，不能來。今天吃完飯就出門，馬騎膩了，所以一口氣跑了十幾里路，到你家裏，說你到這

裏來參加「假郎」，免不了和你父親談上一會，才來看你，天短快夜了。明天我清早來找你，有許多話要和你說。你在河邊小廟門口等着我吧，省得麻煩你父親。」

他們倆在蒼茫的夜色中，緊挨着邊走邊談。將到吉色娜家的叉路口，馬澤華就分別了回去。這晚上，他老是睡不着，不斷地胡思亂想……要和吉色娜結婚，得勸他父親搬漢城去住，這可不容易，但他父親本來也是漢人……怎樣向他父親求婚呢？怎樣搬家呢？怎樣……又轉念不願意住在這裏呢，就得早些回老家，要住，得幹一番事業，儘在這裏看着外國人的勢力一天天強大起來，漢人被人欺侮，真難受……」

夜暮被一陣陣的北風吹開了東邊的一角，入睡不久的馬澤華又醒了，正預備天色再亮些就起身去訪吉色娜，却聽見異常急迫的打門聲，這使他吃驚不小，母子一僕，被遺忘了似的寄住在這絕域荒村中，從來沒有在清早有人來打門的事。他不等年老的母親和懶惰的僕工答應，便披了老羊皮襖，走到門前去問。這真出乎意外的，門外正是他所急於要去訪的人的喘促的語音：

「馬哥兒！是我！快開門！」

馬澤華開出門去，更吃驚了。只見吉色娜穿着得非常緊湊，手裏提了一個包裹，像是要出遠門，那面色的蒼白，和呼吸的急促，又像是和誰打了架來。

「你怎麼這樣早？這是為什麼？為什麼駭得這樣？」

馬澤華一面往裏拉她，她站住了說：

「你和我到外邊走幾步，你家裏有人，不便說。」

馬澤華拿過包裹來，無異讓她跟在她後邊，走到一叢樹傍，大家停着步，對面站着吉色娜喘喘未回，馬澤華催着她說：

「快說呀！這是怎麼一回事？」

吉色娜想是怕晚風襲進了馬澤華敞開的懷中，却又沒心緒替他扭扣，所以用兩手抓住了他的前襟。馬澤華的手，合蓋在她的手背上。吉色娜說了：

「馬哥兒，你能够馬上就離開這兒嗎？昨天我一到家，哥爾沙夫正和我父親得意地談着天，到深夜，才去我寄父家寄宿，他一

走，父親就和我說，他答應哥爾沙夫把我嫁給他了。我真想不到事情會有這樣快的轉變，一時無話可說，便用回教人不和外國人結婚的話駁父親。父親說：「哥爾沙夫說的，回城儘這幾天就要獨立，成立什麼公和政府。通婚是要開禁了，漢人是要驅逐或殺死。我們是冒充回人的，弄惱了哥爾沙夫，全家得死。所以我

已經允許他了。」父親的脾氣，決定了的事，改變不過來。我知道說也無用。但是，馬哥兒，我能嫁那個短毛鞑似的俄國人嗎？我能離開你嗎？決不，除非死！昨晚睡在坑上，先是哭，後是苦想。最後，我想到你不是有朋友要你到漢城去做事，就因為捨不了我嗎？那我就和你同去，不結了嗎？反正，這裏你也住不了，哥爾沙夫決不放過你，這也是父親告訴我的。我不等天亮，就趕了來。馬哥兒，怎麼樣？馬上就走？」

馬澤華蓋在她手背上的手，緊緊地壓迫着。跟着眼聽她說完了，又楞住了好一會，才說：

「吉色娜！你這樣愛我，我怎樣報答你呢？但是，現在我希望你趁早和哥爾沙夫結婚！別忙，聽我說……」

「你安什麼心眼兒？你不要我嫁他？」吉色娜想一千回也想不到會有這樣的答語，怎麼也聽不下去了。

「聽我說，別忙，你不是說回城要獨立嗎？那俄國人一定是重要角色，在主使着，或計劃着……」

更不耐煩這不相干的話啦。她剛平下去的喘促，又加緊了。

「你想我嫁他，叫他幫你……」
逼得馬澤華捧了她的手上下亂搖。
「叫你別忙！你要知道，我不是常和你說的嗎？住在邊界的

人，才覺得國家和小百姓的關係，英國人，俄國人，土耳其人，雖然和我們一樣做買賣，他們却另有擴張本國勢力的用心。我們不能擴大本國勢力到域外去，倒把本國的地方，給外國人借獨立來割了去嗎？再說，搗亂回感情的是哥爾沙夫，我們之間，也是他在作梗。那末，有一天除去了他，不但漢回可以和好，我們倆也安全了。你要知道，要有成功，就不能沒有犧牲！你暫時地犧牲了身子，和他結婚，把回城獨立的計劃，打聽出來，我趕回漢城，叫軍隊來平亂，把哥爾沙夫殺了，一起搬漢城去住，不好嗎？」

這一段話逼得吉色娜淌下眼淚來。她嗚咽地說：

「馬哥兒，你忍心叫我讓那短毛鞑似的俄國人去糟蹋嗎？」
這又使馬澤華楞住了，好一會兒，似乎又下了一個決心，可是眼圈兒紅了，他說：

「吉色娜！我真不得不你給人家蹂躪！但是，爲了我們的國家民族，也爲了我們倆永久的安全！民族的生命之焰，會填補了我們之間的缺陷！」

馬澤華的一向忍着，今天像是再不能放過最後機會似的，深吻，並不鼓起吉色娜的熱情，可是北風吹冰了的淚臉的冷感，激動了吉色娜的心弦，而彈出了同意的音。吉色娜是爲了她的馬哥兒而準備犧牲嗎？爲民族而準備犧牲呢？誰能知道？

胡 天 碧 天

馬澤華忍着心腸，勸回了吉色娜之後，老是使那白干兒酒，燙着自己硬折傷了的情根，不要牠惹怒，也不讓牠枯絕，是第四天吧，他正捧着酒壺直灌，忽然吉色娜叫人送了一大塊煙馬脯來，說是姑娘和那俄國老爺結婚後親手做的。馬澤華拿上手就大嚼，嚼了幾口，覺得奇怪：她這一會，該多麼傷心，怎麼巴巴地送馬脯來？又想，大概她是表示她自己和這馬脯一樣的騰騰吧！又連嚼了幾口，突然嚼着了一塊硬而勒的東西，挖出一看，是用線縫着的雙層羊皮，線縫上塗了蠟。他立刻明白吉色娜送這塊馬脯來的用意了。撕開羊皮來，是一張縐碎的紙片。把紙片平鋪在桌上，才看出是一角不全的地圖。他們所住的村莊，也都在圖上，上面有十俄兩種文字的詳註。那些數字，大概是軍隊分配的情況，還有南進的標指。

馬澤華把酒壺使勁往地下一摔，說：

「我得到漢城去，把這碎片補在完整的中國地圖上。」

於是他仔細考慮了一會，把考慮的結果，告訴了他母親。和僕工備了兩匹馬，一同送他母親到漢城去。

漢北的獨立組織宣布成立的前三天，漢城駐防的軍隊，已經暗中向敵方不注意的路線移動。雖然以邊境交通的不便，已經有在對方佈置未完以前到達要塞的把握。

馬澤華並不在漢城多耽擱，一個人又回家來。連日奔波的疲勞和愜意措置的自慰，就是懸念愛人的心，也似乎給暫時擱置，而送他深入了睡鄉。可是橫斷的噩夢的，是僅有一回經驗，而永不忘記的打鬥聲。時間比上回要早，被驚醒的馬澤華，更不遲疑地跳出炕來，手在開門，嘴裏在喊：

「吉色娜！你怎麼樣？」

這一次，吉色娜不再站住，便掩進門來，急急地說：

「馬哥兒，快逃！他們來幹你啦！快逃！」

「他們怎麼就來幹我？」

「他們得到防軍移動的消息，哥爾沙夫一定說是你給報信的，他帶了回兵，先來殺你再去埋地雷。該已經向這裏來了，快逃！便也通知一聲你那個帶兵朋友，莫要猛進！」

「你一塊兒走嗎？」

「不！我現在不能走，我一走，爸和媽就沒有命。馬哥兒，你先走吧！馬呢？」

再不容馬澤華躊躇了。騎上了馬，回頭儘在看站住不走疑視他的吉色娜。她那長袍的下擺，隨着北風在飄拂，她的身子可似木人兒一般，一動也不動。馬蹄起處，吉色娜消失在沙塵中了。馬澤華策馬走了十幾里路，忽然想着：真太穩了！朋友的軍

隊這時不知道是到了什麼地方，怎樣去通知自己。一走，吉色娜怎樣呢？這會兒哥爾沙夫和回兵們該到過他家了，見他逃走，不會遷怒到她身上麼？她一定在路上和他們碰着。不如設法回去殺了哥爾沙夫，那末，地雷不會有人佈置，軍隊可以安然前進，吉色娜也是他的了。這麼一想，他就撥轉馬頭往回走，只在剛纔吉色娜站立過的地方，略一停蹄，便向那吉色娜家的路上馳去。跑不到五里路，只見前面路上橫着一個人，一看衣服的颜色，他便狂呼：『吉色娜！吉色娜！……』那裏有什麼應聲呢？却聽見他自

己抖顫的呼聲，在冷寂的胡天晨空中，自相激盪！他跑到近傍，連滾帶跳地下馬來，腳跟沒有站穩，便向她身上撲去。插在吉色娜喉頭的蠻刀柄，正觸着他的下巴，砰的一下手鎗聲，使他胸口的血，在他的眼淚滴到吉色娜灰白色的面上之前，直向她屍身潰射；他的身子，也盪在她屍身上了。

馬澤華的馬，戴着懷裏而又快意的哥爾沙夫，和牠主人，主人的永久愛侶的兩具屍身，疾馳而去。只剩下一堆碧血，滲透了沙路！後來平亂的防軍，便是踏着這血跡前進。

汗血月刊社啟事

汗血月刊第一卷合訂本業已出版每部售
洋一元（郵費在內）裝潢美麗存貨不多欲
購從速郵票代洋十足收用

總發行所

上海老靶子路
三八〇號

三個人

馬丁

雪夜，住鋪着雪還在落着雪的大路上，走着三個人。

從腳底，這三人的蘆花草鞋脚下，踏出了「撒撒撒」的整齊步伐，兩旁的原野是靜的。因了滿處全是雪花，故前面各物的輪廓，只有龐大的才可以在模糊中見到模糊的影子。暴風把雪，是括得滿天飛。

雖說這三人各都是打着傘，但暴風也仍然把雪括遍了整個身子的外表，各人時時都得把身上着雪多處打一下。但是稍過，雪仍然也在剛才處跌滿了。

是趕着路，從二十八里路之外的黃村，作為這跋涉的起程，到現在，已整整地把中午到現在這多個鐘點在三人六腿下帶走了。雪路的滑滑跌跌，是怪難走的，把這三個善于趕路的人，也滯慢了意料中的路。這時，如果要走到淳安鎮的話，還缺少剛才自黃村來時那麼多的路的。

路是像比平日更長了，雖然這三人對於這條路是向來習

慣的路。

三人中年青的一個咕嚕着：

「鬼，誰把這慣走的路拉長了，老子真夠厭煩。」

餘外兩人默然無語，只把這冒着熱氣的頭，向到這年青人照了一下，仍舊管自己把脚步移動着。

「這麼的事老子真有點吃不消，如果可以擺脫，一定……」繼續咕嚕的年青的，覺到自己這話的嚴重，不能一齊出口，把剛要說下去的幾個字頓住了。

「小鬼，不要那麼的沒恒心呀！不記得起腳時別人的話了嗎？」三人中年紀居大的一個的話。

年青的不再聲響，只把脚步放得緊一點，趕上了比自己年紀大的，輩位屬於在長者的兩個。

漸漸地，這人就走進了，把另兩個落在後，於是，就立着等。風又突然的括來，人打了一個寒噤，身子抖了一下，回頭氣到後邊兩人不快不慢的脚，心上是稍稍的感到不安了。剛才舉動的錯誤使心上很負疚，故待那兩人到自己身邊時，就說：

「三伯，我剛才錯了，我覺到。」

被稱爲三伯的那個，把希奇的眼光，向這同自己說翻悔話的男子看了一眼，沒有回答。心裏這時却爲這男子說悔話的用意生了不解起來了。

「四子，你知道翻悔就好了，年青人正應該這樣子！爲了責任，無論如何苦及遭受到一切難過，都是不能記到的。四，你記到。」

沒說話過的中年人的話。

年青的把頭點了點，但臉却也就隨着立刻紅了。

「我說，三伯，路今天幹麼走到這時候還只有才到這牌樓前哪！」

抬頭見到高高的牌樓，年青的在心上就記得往日趕這路時作爲路上一半標準的地方了。在心思想上不缺少爽直，忠誠，而缺少一點人情上小聰敏的他，心裏遂發生了疑問，話就又從口中像忘記了剛才事一樣的說出來。

「四，你真痴，不知道今天下雪嗎？雪路不是把我們的路帶擾了，今天幹麼這般不耐煩，有什麼心事？」中年的一個問。

「不，沒有鳥的心事。二哥，我只覺得腰酸得緊，也許是犯了脾道吧！」

聽着這話的兩個人，爲這年青人心的優處，都忍不住笑起來了。

「四，你這樣的年紀還這麼的優，鬼神到會纏了你，只有阿巧那妮子才會把你纏住的。不知道踏着雪路，自然會把你兩隻寶腳弄成生氣了。」中年的接着又說：「四，你可以跪下去求神道，或者求求雪，叫他把你的雙腳放鬆一點。」

說得旁邊那個年高的也笑了。

年青的把臉漲得更紅了，好像發氣的眼，死盯了中年的一下。

「好，二哥，你婉苦回頭有事求我時可留意。」

被稱爲三伯的那個，聽到這兩人有趣的話，就又笑起來了：

「不許再說吧！路沒趕到，事沒幹成呢。知道嗎？今天真是難關啊！身旁的是「緊要」得很的。」

兩人不再說話了，聽到老人說到「難關」二字，各在心上恐怖了一下。記到去幹的事，使命的重大，前途一切還尙在不可推測到的哀樂中，故都沉默着。

各人把脚步放得緊一些，於是，「撒！撒！」的脚步聲，是變得紊亂起來了。靜的原野上，暴風已把這三人身上使雪停得厚厚地。

中年的用手拍了一下：

「雪真大。先前要是早上起身的話，巴就吃不到這多苦頭。」

「但是我們可以在白日下午把自己堂皇嗎？命令那時發，這內裏也有緣故，還不是在安全上着想。今天的難關，是否仍然同前次一樣可以渡過去，還是全然不能預料，小平那回失事後，對方也許會防備得嚴一些了。」

這話使兩人心上各覺震盪了一下，心稍微涉及到恐怖上去了。但却馬上又平靜了，這只能歸到「命」看命吧！

原野上的雪，是不斷的飛，大雪花使已堆着雪的路上，比先前一刻一刻地更厚着。

人

二

路是走到了有三條小路的地方。

「二哥，三伯，走大路，還是小路？」

兩人皆沉默着了。抄小路，在今天這落雪的日子夜裡，對方也許會防備得嚴密些。大路也不妥當，這問題就使各人窘着了。

「三伯，你有決斷，你快說，天亮了不妥當！」

雪這時已經稍覺小了，但風的狂暴仍然極猛烈。三個人都

連連地打着寒噤，牙齒也打着戰，各人望着銀灰色的天，心上沉悶着。各種可怕的問題，咬嚼着三個人的心頭，想到自己身邊緊要的文件，及不能有誤的公事；爲了整千整萬在苦鬥中掙扎着的弟兄，自己生命雖在其次，但是消息的達到，是極爲重要的事。在今天，這雪夜，敵人也許在防備上嚴密些，如果萬一……了得嗎？

天是不久要亮的，自己這三個人就會被發現，發現了，計劃是會破除，則苦鬥着的弟兄們勝利理想，就會永久變成泡影。但是，泡影後整千整萬的弟兄們的生存呢？是不堪設想。

爲了國家，爲了民族，更爲了鄉土美好風物不使淪亡在異國人手裏；於是，就那麼地把生命忘記了一樣苦幹着，搏鬥着。如今他們爲了要同另一方面，與同樣像自己一樣作戰着的弟兄，作一點緊要的連絡起見；於是，不得不冒着大險走這被敵人扼住在路口的路。但是由于事情太嚴重，這一切都使得各人很費思索。

木然的，三個人一個比較可隱蔽的地方站着，雪花飄在他們的臉上，融成了水，也全沒覺到。只讓當前難題，使問題把連想拖開去。

年老的終於開口了：

「老二，我說還是走小路，緊要時逃跑也便一點。」

「他們也許在小路上警備得嚴一點的。」

「這管得許多嗎？走大路也還不是一樣。天保佑咱們是爲

着國家哪！

「那末走吧！」

「但是，四，你不要太莽撞，留心點，不要聲張。」做二哥的那

個告誡着。

「知道了，你放心。」

在小路上，三個人低聲地，鬼祟着走了。

鋪着厚雪的小路上，深深地印着六隻腳影。

大家都無言語，在各擔着重量事情的心上，這沉默稍稍底

使各人安了好些，從許多次數的難關中所得經驗，這次的偷渡，

也顯爲平凡的事，但是，重要的命令，使各人心上的分量感到重

壓了，這擔心也是必然的。

三個脚步催促着三個心情，由于天在不久就要慢慢地亮，

及前面難關處命運的決定，就要演出，三人變成緊張了。

「四，快近得沒幾里了。你的身邊是最重要呀！把脚步放得

輕一點。」

「知道了，三伯。」

年老的聽到年青人四子馴服的回答，心裏是增加了一些欣慰。這小小欣慰，在平日也許可以加一些使對方歡喜的話語，但現在一切情形下，是沒有這種閒逸的心情了。

默默地，雪地上，三個輕輕的踏雪聲。

三

離敵方的防備處是不遠的了，三個人的心是一步跟一步的緊張起來，哀樂的命運，將要在這一小時間決定。

天色由於雪的轉大，看上去，稍稍地更覺灰色一點。這在三個人的心中，不得不說是一樣小小的欣喜；天色模糊，也許容易

混過去，且現在快天亮時，別人在防備上，會疏鬆一點，但是這念頭只能在自己心上打算盤，作好夢，事實是難定哀樂的。

「四，稍息爬快一點，不要落在後頭。」

叫做三伯的那個催促着。

年青的只在不遠處把頭點着。

三個人的身子，是緩緩地爬近敵人扼守處來了，不敢照樣

走路，只在廢了的戰壕中爬着。

「看，人有好多個哪！」

「是的，有四對呢！」

「留心些，莫給看見。」

三個人爬着，是漸漸的爬近扼守處來了。這是「難關」呀！三個人的心是趨于極端的不安了，這一刻——命運的斷定。

突然，一個聲音：

「誰？」

「我」知道這時節，命運將在話中混定了，年老的叫做三伯那一個肯定的回答。

「那裏來？」

「×××」撒的是一個謊。

「幹嗎？」

這善于說話的老年人是被窘着了。

四

從雜亂的人羣中，三個人中的年青人四子，僥倖地把這難

關混過去了。

腰間是極微的痛着，記到剛才誤中的一顆彈，自己是傷了，洗了血。

「拍拍拍……」又是幾聲槍聲，心上是震驚了一下。

那兩個，一向來親近的同伴，也許就已經犧牲了。想到自己，只有用「天保佑」來安慰自己，祈望——目的達到。

離了敵人是遠了，一刻也不會重要的文件，這人知道重要，於是，勇氣又鼓起了。

爲着祖國，爲着民族，更爲了自己，這犧牲是值得的。現在，身上的創傷，雖然有使自已像剛才兩位同伴一般的結局，但是，這在自己，還是愉快的！

雪地上大聲的響着「撒撒撒」

是在極力的奔跑着哪！

一九三三，九在杭州寫。

華哥的苦悶

克柔

有一件非常使友朋間猜疑的事情。大概的情形，是因為有一位被他們所稱許有俠士氣概的華哥，平素是很勇敢的，而且辦事很有決斷。他不但不肯屈居人下，而且時常仗義施俠。因此他的友朋都稱他爲小俠華哥。但是近來不知受了何種刺激，使他非常苦悶！時常緊鎖着雙眉。有幾個好事的朋友，多方百計去詢問他，希望探得一個究竟。那知華哥總是一個不答復，最多給他們一個苦笑！因此這猜疑滿佈在他的友朋中間了。

可是他自已並不是不知道的。但他自信這次苦悶的原因，決非平常的幾個友人所能代爲解決的。

他曾數次因要解決這苦悶，獨自跑到熱鬧場所去厮混，可是所受的見聞，更增添了他無限的悲憤。於是他乃變更方向跑到清靜幽雅的山鄉水郭中去，他攝着性情，獨自靜悄悄地，望着行雲，聽着流水，沉思着，解釋着。然而結果仍舊得到一個空洞，如行雲一樣，如流水一樣！

有一天的早晨，他趁着初春的陽光，正吐出了滿天飛舞的朝霞，他已循着白堤漫步到孤山了，孤山是他最愛來開步的。此

地爲西湖最雅緻的勝境，山秀水清，無異置身仙鄉。更有使人敬仰的詩人、烈士、才女的遺蹟，而况當此春陽之晨呢？幾杆斷續的梵鐘，又使他體味到這幻滅底人生！

當他斜坐在一片雲的亭內，癡癡地凝視着山麓間幾朵纒繞的炊煙，好似要在這一雲那間抓住他底現實！猛地間，覺得在他的右肩上，有一種柔軟的壓力，他懷疑着，本能地回轉頭來。看見亞英灣着身子用着手帕掩着口在吃吃地笑了。她今天穿着一件柳青色的外套，黑呢的西裝褲，平底方頭的革履。裝束得非常嬌美。

「妳什麼會到這裏來的？」這時華哥不至起了一種意外的感觸，驚疑地問着亞英。

「你什麼會到這裏來的？」她總是這樣俏皮地底答着。

這一來又使華哥回復到沉默了。這實在使他難以即刻答復的。因他自己也正在沉思追求着。然而他倆却已並肩坐下了。這時亞英已覺到自己這次答話的冒昧。不過她回想到他的舊時友誼，自鄰居而同學，由同學而達到膠漆的友愛。況且她的

華 哥 的 苦 悶

哥哥國英更是他的莫逆之交，而自己又素來被他稱呼爲史湘雲的。我這性情，今天爲什麼不能使他諒解呢？雖然據他妹妹的告訴：他近來不知爲了什麼緣故非常苦悶……她想到這裏，體會過來了，凡是一個男子在心理感到苦悶的時候，只有和他友愛交深的人們，纔可以使他接受這安慰。我應該諒解他，安慰他。於是她收斂了俏皮的姿態，握着他的手，溫柔低低問着：

「華哥你爲什麼緣故近來這樣苦悶？」

「嘻！妹妹你不要聽信人家的言語。你不知我的性情歡喜清靜的嗎？」他看到他的女友頓改了她往常的俏皮，很莊容溫柔地問着他。猜想到她定爲我這沉默而感到痛苦了。他祇得裝出笑容譬說着。然而他始終懷疑着她爲什麼會到這裏來的呢？不好意思地終於再追問了。

「妹妹妳爲什麼知道我在這裏呢？」

「你猜猜看……我今天一早就到你家裏去看你過了。」

亞英總是改不了稚氣的俏皮似地逗着他玩，然而再一想誠恐他因此而誤會更感到苦悶，祇得告訴他一個開端。

「唔！你今天一早到我家裏去過了嗎？你爲什麼知道我會在這裏呢？有什麼要緊的事？」華哥想到自己今天出來的時候，並沒有告訴家裏，而且她永沒有這樣早來看我過的。不得不使

他緊急的追問着。

這時不免使亞英先笑了，而且非常感激他。這是關切深愛的情感所衝動激發的情緒。於是她不得不直率坦白告訴他了。帶便向袋內摸出一張照片，一張信紙，交給了華哥。

「這是哥哥給你的信。他在給家裏的信內註明叫我轉交給你的。我誠恐你今天是星期日要和友人出去，所以我一早就來看你了。當我跑到你家，你妹妹告訴我：說你將才走出，但她並不知道你那裏去。那時我本想回去了，後來記得要去望望舍清，她的宿舍是俞樓，也好去帶便告訴她哥哥回國的消息，帶便也好來招尋你。我就趁着永華車到中山公園，那知在平湖秋月停車時，看見你在孤山路走着，我就下車來追你了。等我走到放鶴亭前，那知你却坐在一片雲亭內沉思着。等我躡着腳走到你背後，你還沒有看到我呢！」

這使華哥頓時感到喜悅了！他急於要讀國英給他的信。
華兄：

光陰的確非常驚人底迅速，回憶三年前在車站掛別的情景，好如一幕電影猶深刻地留在我的腦際，現在又快要會晤了，我計算在在三月十五日準可到了杭州。

最近羅馬的空氣非常整肅，自從首相墨索里尼以法西斯

帶統制以來，把這老大的古都，一躍已爲歐洲重要的中樞，

政治的權威，真如墨索里尼那隻強幹有力的右手，伸縮自如，

如得如被攪理的神經所統制着，無疑的，這是他一手所創造的政治，

當然是和他一體的，他不是曾經宣言法西斯蒂主義「不是一種出口貨」嗎？

這又很明顯的他不能砍下自己的右手來給別人，而別人也不能砍下自己的右手去接上別人的右手來使用，

英妹告訴我，說你近來也在研究法西斯蒂政治，所以以這一點解說算我先送給你的禮物，

你應明瞭牠接受牠，別的留在回國後面談吧。敬祝康健！

——國英于羅馬。

他一口氣看完了信，然後仔細端視着一張國英的近影，方圓的白臉上很勻均地配上一副俊秀的眉眼，高聳的鼻根上留着一副淺畫的品鏡，

四字方口，留着一抹羅馬式的鬚鬚，精神非常飽滿，他不覺脫口讚美着：「留學生的容貌的確漂亮呀！」

微笑掛上了亞英的口角。「華哥你無論如何快告訴我你近來爲什麼這樣苦悶？實在也爲你苦悶而苦悶了呢？」

「什麼重大的事？」

「我的事業！」

「丈夫志在天下，有志竟成！」

「這未免太空洞了！不着實際，我正因抓住不了實際工作去做，而感到苦悶！」

「我雖不能爲你解答，但我有一點意見可以貢獻你，你應握住你過去所定的意志，繼續努力！事業一定會來迎合你的。」

「留在國英回國後再請他代爲解決吧！現在我們到倫敦去，去望望你們哥哥的愛人吧！」

於是他倆翩翩地離開了一片雲走向西冷那邊去了。

仲春的天氣，是暖洋洋的。柳枝已陰青青地可以深藏着巧舌的黃鸝了，

蜂蝶好像已癡狂了的撲搗在百花叢中。帶着醉人的香粉，飛向到遊人的眼前。無綫電又爭放着陽春詠曲！這時在中山公園山頂的茅亭中，坐着兩對甜言蜜意的情侶，

這正是國英和含清華哥和亞英呀！

在久別西湖的國英心目中雖然尚有羅馬的迷戀，總也覺得是可愛的。何況又是他底鄉土呢！

着敘述各人淵別底衷懷。亞英更如小雀兒那樣歡躍。祇有含清終因尚覺生疏，仍舊很端莊地坐着。然而快樂底愛火好似已燃燒着她底芳心，兩頰已緋紅了！

「哥哥！你仔細看看華哥！看他近來性情變改了，我真代他苦悶煞了呢！」亞英總非常關心着華哥而且表現出一種討人憐愛底笑容出來俏皮地說着：

「英妹到底是……」含清憤歡喜說着既酸又甜的話語，逗着亞英開玩笑。

這時亞英想不出報復的話語，祇得預備着開始動手了，要呼含清的癢。

「好了！好了！妹妹看我的面上。」這時國英不得不出場來做魯仲連了，但他一方面又要招呼着華哥，

「華哥，你究竟有什麼疑難不能解決？你這種態度不但不應該，就是任何青年也不應該有的。世界上沒有什麼事體是不能解決的，如非是妄想。」

「是呀！我正要待你來代我解決，但我並非妄想。古人說：『有志竟成』我回想到自己的志氣可算堅決了。有人說一味憑着空談志氣，而不去努力發奮，這也等於爛蝦蟆想吃天鵝肉一樣，可是我確實自信斷堅志，又努力的。而目前一般人都以金

錢為目標，如我這樣一個貧士，有誰來顧問呢？我不想做別的，連普通比較多進益的地方，也輪不到。這雖然是一人情冷嫉世，酸涼，歸根結底，實在是道德的淪亡。一味崇拜虛榮，以致為金錢而造惡，在此惡俗世界裏，可說觸目皆是，而且我國自滿清推倒以來，全國國民渴望革命成功，以解民困。誰知第一次，第二次地過去，得到的結果，民困更加深重，軍閥猶自橫行，貪官污吏更充佈於政府，國恥不但絲毫未雪，反而失地數萬里，痛定思痛，真使我神經骨憤而感到苦悶空洞了！」

「唔！這裏我要直率的批評你了，你不但應多看政治的書籍，尤應多看學理的書籍。」

「國英：你的教訓我是很願接受的，不過有幾點理由，我要請你解答的。我們中國並不少許許多大學博士，留學生。他們的書籍可以說也看得不少，或許他們已理解了人生，所以他們很多無惡不作的。」

「哈哈！這也難怪給你反駁。」國英這時也不免略一沉思，含清和亞英二人更聽得出神了。然而國英不久總就很快底答覆了：

「這是他們已走入人生的歧途了，他們已把人類看得很平凡，而把自己已看成不久將要死去的屍尸，因此一味自私自

利要了此殘生……然而你我，不能如此，以及自負爲現代青年的不應如此，我們雖知道人是自然所產生的，然而我們更要明瞭白人生是人類自己所維持生活的，是互助團結而生活的，換句話說：我們做人要負起互助團結的責任來做人的。」國英等到這裏，好像已打開了他的話盒子似地源源不絕地繼續說着：

「就是講到我們中國，自推倒滿清二次革命以來，不但民困未解，反且日深。貪官污吏未清，反而增加。國恥未雪，而更失地數萬里。這雖然可以分二方面來說：一方面果然受了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帝國主義的侵略，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面就是二次革命以來，革命意識還沒有深入到民衆心理，以致仍被一般軍閥政客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逐漸投機進來。要知道這本是革命領袖如國民黨寬恕共產黨的情形一樣，欲使其自動悔過。誰知他們已豺狼成性，以致虎大傷人！所以我將建議政府今後在復興民族復興革命之初，第一要喚醒有志的青年一致團結起來，認定我們民族的敵人，我們國家的敵人，我們革命的敵人，要決斷的嚴厲的，無赦的，站在復興民族復興革命的一條戰線上，努力進攻這敵人，就是危害我們黨國的日本帝國主義，就是危害同胞的共產黨，就是危害革命的軍閥政客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華哥，你我的事業就在這裏面呀！」

話說完了大家都精神勃發，各個人的臉上露出了滿含希望的笑影。

▲汗血週刊發行部啓事

汗血週刊第一卷合訂本裝潢美麗定價低廉出版以來銷數踴躍現在存貨不多未購諸君尙請從速定購以免向隅每部價洋六角（速郵在內）郵票十足代用

發行部

上海老靶子路三八〇號

公 路

錢倫壽

矮棠老這天下午坐在自家門外的石塊上，長旱烟管斜擺在他的大腿邊，脚下泥地上的一顆剛從這煙管的銅口裏吐出來的燃剩的煙火，發出一縷白色的尾巴蠕蠕地在矮棠老的身邊繞了幾個圈子不見了，矮棠老禁不住咳嗽了幾聲，吐出一口濃厚的黃痰。

中秋節後的天空，格外地顯得高遠而渺茫，離西邊山頂不到一丈距離的太陽，雖然隔着一叢竹園，晒不到矮棠老的身上來，可是矮棠老知道這太陽是早已失去熬人油漿的熱力了。

矮棠老早就看見遠遠的幾個人影，蠕動着漸漸近來，他本來一點不去關心他們的，現在一抬頭，這幾個人影已在對面的一顆大香樟樹下面放大起來了。幾個穿着他從未見過的異樣服裝底青年人，帶着些紅白底尖角旗，皮帶尺，一個三脚架，三脚架上面頂着一塊平板，平板上面放着些什麼東西，他的將近六十歲的老花眼有些看不清楚了。他祇分辨得出：一個人緊靠在三脚架邊，伏着在平板上面，正對他坐着的那一方向窺望，一個人跑到香樟樹這旁的大路上插了一桿旗，二個人拖長了皮帶

尺，從三脚架的下面引長到插旗的地點，量着，喊着，收起了皮帶尺，三脚架移到插旗的地點來了，插旗的那個人，把旗拔起了，負在肩上，這使矮棠老死想也不到的，跑近矮棠老家的門前來了，在矮棠老坐着的石塊旁邊插下去，拖皮帶尺的兩個人，又把皮帶尺引長到這插旗的地點來了。矮棠老愕然睜大了眼睛，他不明白這是在幹什麼。他記得二年前的土地陳報弄得起勁的時候，也有過這樣的把戲，爲了土地陳報累他白丟了許多工夫，許多錢，他本來是恨得入骨；但今天的把戲，似乎又和土地陳報有些不同。他心裏有些驚慌了，他急忙站起來，拍着那個插旗的青年人的肩膀問道：

「小弟弟，這種是做什麼的？」

「測量。」這是回話。

可是矮棠老正和沒有聽得回話一樣地不懂。他想再問，但一看到那年青年人對他眨着白眼盯視他，他又不忍開口了。於是他走到那邊大路上，走近那個站在三脚架旁邊伏着在平板上的一張平鋪的白紙上畫着鉛筆線的帶白帽子的年青人的背

後去，想看看他怎樣的弄法，但他的工作完了，揮一揮手，皮帶尺收回來，三腳架移向矮棠老家的門前來了，擺過三腳架的地點，在插過旗的小棚內，敲下了一個一尺多長的木樁。

三腳架放下在矮棠老門前插旗的地點，那桿旗移到矮棠老的屋旁邊的荒地上去了。矮棠老站在戴白帽子伏在平板上工作的那人背後，看着他把臉貼近一個放在平板上的黃銅的兩端裝有玻璃管子的傢伙，閉着一隻眼睛望對面的旗桿，用鉛筆在平鋪在平板上的白紙上畫着直線三角，圓圈。這尤其使矮棠老莫明其妙了，他喉嚨口湧上了好些問句，但他想不出應當怎樣問法。他祇好先叫了一聲：

「先生！」

那人回轉頭來看他一眼，像很惱怒他無緣無故來打擾，工作似的，不應他。這冷面又嚇住了矮棠老，使他沒有開口問他的勇氣。然而他終於搭起轎再問：

「先生！這是做什麼呢？」

「做什麼？」那人再回轉頭來格外顯着傲氣的盯他一眼說：「就是測量哪！這裡要開築公路，我們是省裏派來量出路線來的哪！」

「測量，」「公路，」「省裏派來，」這許多他從來沒有聽

到過的生硬的字句，怪難記的，即使要學說一遍也不能夠，叫他怎麼能懂？他依舊像沒有聽得回答一樣地茫然。他暫時沉默着，看看那人閉着一隻眼睛貼近那黃銅傢伙向插着旗的方向望，在白紙上畫上了直線，三角，圓圈；又看看那拖着皮帶尺量地的兩個人的蹲下去，站起來的動作；又聽聽他們喊着數碼。

皮帶尺又收起了來，那個戴白帽子的年青人，這才指着矮棠老的屋子問道：

「這屋子是你的嗎？」

「是的，先生！我祖父的手裏傳下來，到如今已三代了。」

「我們不來管你三代四代，我們只通知你，這屋子上要拆去了。」

「什麼？」矮棠老有些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

「要拆去了！」那人再重覆了一句。

「可是不願賣給你們的呀！」矮棠老幾乎要哭出來了。

「賣不賣不干我們的事，拆總是要拆的。」

「我一定不賣，你們還是不要到這裏來量的好！」

「嗤！」是那人的冷笑。「可是不由你不賣的呀！」那人說着又冷笑了一聲。拖皮帶尺的兩個人也笑着跑向前面去了，三腳架又移向插過旗的荒地上去，這裏也照樣地敲下了一個木

椅。

矮棠老看見那桿紅白的尖角旗正插在那永安鎮上的首富王老太爺的父母新葬的墳前了。

這一來倒使矮棠老的驚慌完全去開了，嘴角邊浮起一個慘然的微笑。原來王老太爺的父母安葬的墳墓，本來是矮棠老的祖父傳下的僅僅這一塊二畝八分地的遺產。那年王老太爺的兒子升了團長，要把去世已久的而祇暫斂在室後菜園裏的父母的遺骸卜地安葬了。王老太爺帶了那位紹興府底下八縣開名的王半仙從獅子嶺繞過這黃龍崗來選擇好風水，矮棠老這塊地，正在黃龍崗的脚下，據王半仙看起來，這二畝八分地狹窄而內廣的長地，剛好是掩在黃龍的口外，很像是一個龍舌，如果能夠在墳的前面開掘一口正圓形的塘，那是未來的王公卿相準可出在王老太爺的後輩了；王老太爺的兒子王團長也準可以高升，高升……高升到可以指着孫中山先生的遺像說：「彼可取而代之。」這是萬金難買的獨一無二的好風水。自然王半仙的看風水，並不需要袁守定的「地理喚龍鏡」來做根據，他憑着這王半仙的招牌便可說得王老太爺心花怒放。王老太爺高興極了，當即走進矮棠老家裏，問着這「龍舌」的所有人。經矮棠老說明是他自己的產業，王老太爺便和他講定願出

三百元現洋買這二畝八分地。可是矮棠老是單靠這地糊口的，他死也不肯答應王老太爺的要求，於是王老太爺這次卻斷然的以「先下手為強的」對付了，他回家後當即叫王半仙擇定吉日興工。挑磚，挖泥，扛石塊……把矮棠老種着的麥種和豆苗鬧得個七零八落。當時矮棠老夫妻兩人曾經好幾次跑上王老太爺家裏去，叩頭跪拜的向王老太爺哀求，可是王老太爺不理，他只指他放在桌面上的三節包好的現洋叫他拿去。幾次後，居然不再予見面了。矮棠老變賣了些耕具，一個人跑到縣裏去起訴，但誰個律師都不肯替他寫狀子。他想同戲台上的「擊鼓鳴冤」一般的自己到縣堂去喊，可是縣堂門前沒有鼓。他看見幾個上着槍刺的站崗兵便嚇慌了。後來還是聽從了親戚朋友們的勸告，忍氣吞聲的收下王老太爺的三百元現洋。一任王老太爺的工人們在這唯一的生命線上挖土，砌石，栽松柏……

說也奇怪，鬼使神差般地，矮棠老的大兒子偷出這三百元剛收下的現洋逃了走，聽說在永安鎮上的大賭局裏現過幾天，後來是上山入夥去了。去年八月間託人帶歸了一封家信，說是背違父教，再無面目回家了，但害他的是王老太爺，決當做死。王老太爺，為父親報仇。當時矮棠老非但不怪兒子的為非作逆，

反而日夜盼望着王老太爺的死耗立刻傳來，誰知王老太爺不死，而自己的大兒子却於去年的十二月給官兵打死了。矮棠老不敢到城裏去領回屍首。這事又使矮棠老對王老太爺幾次切齒地痛恨過……

「看你這『龍舌』也『龍』不上三年吧！」矮棠老看着墓前插着的旗桿，在心裏得意忘形地說。他把剛才滿心驚慌都驅走了，他看着，看着，看着那三脚架又移向王老太爺父母的墳前插旗的地點，那桿旗，又移向黃龍崗上去了，這裏荒地上又敲下了一個木樁，捲皮帶尺的兩個人，依舊把皮帶引長去量着，喊着，戴白帽子的也依舊是老花樣的伏在平板上用黃銅傢伙窺着，用鉛筆畫着。

太陽離西山頂上只有一尺光景了，他們的工作格外地顯得很忙，很急。矮棠老倒抽了一口氣，想着病在床上的老婆大半年下半年沒有進去看她了，他再望了望黃龍崗上插着尖角旗的地方，扮着長旱烟管，慢慢的踱進門裏去。心頭上又回來了剛才的驚慌——盤旋着這屋的問題了。

「小毛，我的，小毛還沒回來嗎？天又這麼晚了！老來真命苦，悶死在床的也沒人來理會我……」

矮棠老一走進屋裏便聽見妻自言自語的在嘮叨，他本能

地踏入房裏去，照例的安慰她幾句。他本來也想把剛才所碰到的連他自己也意想不到的事情告訴她，但恐怕她要急得把病加重起來。他祇坐在沿床上，無意識地在回答他妻的問題。他腦裏的思路，早已被剛才的事情所侵佔。

「啊！量出路線來……這屋子馬上要拆去了，拆去給他們造路……但，這屋是我自己的，我祖父傳給我父親，我父親又傳給我，我也應當要傳給我的兒子，雖然大兒子已給官兵打死，可是我還有一個小兒子小毛呀！小毛今年十七歲，天天上山砍柴，天天挑柴到鎮上去賣，換些油米回來，我老了，不會做，一家三個人全靠他來養活的，他很孝順，我應當把這屋子傳給他……啊！他們要拆我的屋嗎？他們敢拆我的屋嗎……有王法的，他們不是強盜？他們敢……」

門外一陣急促的脚步聲驚散了這許多沒有系統的意識。日常的慣例告訴他是兒子小毛回來了。急忙跑出去，但出乎意料的，進來的不是小毛，而是常和小毛作伴砍柴，伴街上街賣柴的那個住在黃龍崗反背的胡公廟裏的阿兔孺子。從這孺子臉上的表情，矮棠老覺得事情有些不妙。他剛要開口向孺子問，而這孺子劈頭便叫了一聲「棠老伯」，脫出一對可怕的眼珠，驚慌地說道：

「你的小毛在永安鎮給區長捉去了，聽說明天一早就要送進城裏轉到前方挑子彈去呢，現在蔡廷楷在造反，就是去年在上海打日本鬼子的蔡廷楷，你知道了嗎？」

矮棠老摸了摸額角，知道自己並不是在夢中，但他還不敢相信這癩子的話是在對他說的，他再緊迫地追問了一句：

「你說的是誰的事呀？」

「是你的小毛喲，今天區長在鎮上捉人，你的小毛……」

「我的小毛？什麼？」矮棠老的全身顫抖起來了，兩顆酪通得很深的眼珠，鑽出皮外來盯住了癩子的臉。

「你的小毛今天和我一同挑着松毛柴到永安鎮上去賣，」

阿兔癩子喘了一下唾沫，接着說下去：「後來，我的柴先給孝進點王買去了，我找到孝進點王家裏，等我算清了錢再回到街上時，許多人都沒命的向兩旁的店舖亂竄，我望見下街頭有十幾個兵牽着一串人走上來了，我急忙鑽入保和堂藥店裏面。那些兵打保和店門前走過時我看見小毛正被牽着，還有那個前山的牛老麻皮也在內，我當時嚇了一跳……」

「小毛，我的小毛什麼，快來對我說呀！一房裏的病人的喊聲，打斷了阿兔癩子說到最吃緊處的報告。矮棠老靠板壁立着，身子一動也不動，臉孔鐵青，眼睛依舊緊湊地盯住了癩子的臉。

癩子叫了一聲「棠老伯」，不應，再叫一聲又不應，癩子嚇得怪吼了一聲飛起雙腿向外跑。

矮棠老的妻拚命的在床上喊，矮棠老沒有聽見，他已像是不需要聽見了。矮棠老的妻從被窩裏爬出來，爬下了床沿，顫抖的手扶着板壁挨到房門外，看見了矮棠老脫出眼珠喘着氣的情形，她那病痛苦熬的條痕堆滿底面孔，霎時塗上了一層水門汀似的灰白了，深陷的兩隻大眼角，滾出了兩顆晶瑩的淚珠，伸長到兩隻嘴角邊。她再扶着板壁挨過去，捧住矮棠老的頭，嗚嗚地叫。矮棠老清醒了，坐倒在地上，以拳擊着地，以頭撞着壁，他喊，天天滿面紅光猶笑他；他呼地地死板着鐵臉不理他；他喊救命，除了和他同命的老妻外，這寂靜的黃龍崗脚下再沒有第二個人聽見他。

等到阿兔癩子拉了幾個同伴再跑進這屋裏來，矮棠老的妻仍舊臥着在床上，病的程度是增高了幾倍，矮棠老只坐在床沿上罵兵罵區長，罵癩子既然看見小毛，不該幸災樂禍的不救他。結果還是虧得癩子的幾個同伴提醒他，叫他快點到永安鎮向區長哀求去，或再區長會發一點慈善放小毛出來。矮棠老把病了的老妻交託給癩子代為看護，他自己星夜趕往相距十里的永安鎮區公所去。

區公所門前沒有掛着燈，一個站崗兵像把守鬼門關的小卒，大門裏面是黑洞洞的陰森可怕。矮棠老無望地一脚跨進門去，給站崗兵的一隻手攔住了，矮棠老哭訴着要見區長討還他的兒子，站崗兵的回答區長有公事，不便相見，叫他立刻滾出去。

矮棠老咆哮起來了，嘴裏哭喊着，身子臥倒在地上打滾：

「這鬧聲驚動了坐在辦公室裏指導書記官草擬明天的公文

路

的區長，連忙跑出來，十幾個區丁都擠在一起，用電筒的光射着矮棠老張開大口哭喊的臉，射着矮棠老在地上打滾的短小的身子，拍手狂笑。

「拖出去！」這命令在那個二十幾歲的摩登化的區長的口中發出了，十幾個區丁一齊動手，像縛豬廬似的把矮棠老懸空的放到門外去了。鴉片抽飽了的區長，以為這是狂人的有意作鬧。矮棠老想重新闖進來，可是大門閉緊了，讓他的頭在門上撞。

矮棠老摸着黑泥回到家裏來，阿兔癩子他們幾個人不見了，房裏一隻乾了油的洋油燈的光焰只有黃豆那麼大在這陰慘得嚇人的房裏，他只聽得見妻的氣喘得厲害的嚶語。

民 族 文 藝

夜來的病狀，沒有回答；又向她說了些兒子明天會回來的謊話，也沒有回答。他急了，知道妻的生命已懸在空中隨風的飄蕩了。僅僅一點點的光明，終於給黑暗吞進肚裏去了，洋油盞早已給兒子小毛帶到鎮上去，想把柴賣去的錢沽一點回來，可是人也不見了，還有那裏來的洋油盞沒有法子，也祇好爬上床去，且等天明再作道理。

這一夜矮棠老心中像滾油般的怎麼也合不上眼，他腳後

的妻的身體，灼熱得比生了青炭的火爐還要加倍的難受，許多斷續的沒統系的幻象掠過了他的腦門，他茫然地一無所得。好容易幾條亮光從破了的板壁縫射中進來，矮棠老一骨碌爬下了床，伸手按了按妻的額角，高度的熱和夜裏一樣，沒有稍微退一點。但神志已略覺清醒了——問她要不要開水，她點頭，於是矮棠老到廚下燒水去了。

矮棠老想到妻的病是危險了。到鎮上去請醫生，非一元二元的敬禮是決不肯老遠地跑到這裏來，就近又找不到「貧病免收」的送診底慈醫，即使有，可是藥店裏的掛號生意却不是隨便亂施的。況且他家今後的吃飯問題尚且無着落，還談得到什麼醫病的錢啊！

他祇有悲哀，恐懼，除了悲哀和恐懼之外，什麼都和他沒有

創 刊 號

關係。

三天以後，矮棠老的那個自幼給人做童養媳去的妹妹回來走一趟，吃了三天白開水充飢而又要看護病人的矮棠老，覺得只是向他的妹妹哭。妹妹也只好陪着餓了一餐回家去。第二天，那個做裁縫的妹妹陸阿潤親自送來了三斗米，二塊大洋錢，另外還請來了一位和他同村的秀才出身的郎中。

這秀才郎中診過了矮棠老的妻底病，搖搖頭，表示這病不是馬上就會好。開了方子走了，妹夫陸阿潤自然又祇得陪郎中回去。矮棠老託妹妹叫他，妹妹再來住幾天，替他家料理幾天雜務。待妻的病體略微好點，便可送她回去。

秀才郎中和妹夫走後，矮棠老即刻去鎮買藥去了。路上他又看見昨天的幾個年青人，照樣地又在別人的田當中或者大路上插着尖角旗，窺着，量着，喊着，別鉛筆在平鋪的白紙上畫着。矮棠老祇倒抽了口冷氣，不願再去看見他們。

等矮棠老買藥回來，他的妹妹果然早已到，此刻正在煮午飯。這是因為妹妹的家離黃龍崗只五里，而矮棠老上鎮去來回卻有二十里。

矮棠老感謝他的妹妹，而且也感謝妹夫陸阿潤的運米送錢來給他，但他怨恨區長，怨恨區長無端的把他的兒子小毛捉

去，送到前力去挑子彈，去做死的衝鋒隊。他剛才上鎮買藥的時候，他看見區長正從開烏烟盤的王老四家的弄堂裏走出來。這時，他心內的火山爆發了，如果他手裏有一枝鎗，或者一柄刀，說不定他會不顧一切地趕上去做死這區長，然而他手中只有一貼包好了的藥，和一隻新買來的洋油壺。

一連吃了五天的藥，矮棠老的妻的身上底熱稍微退了一點，但掛念兒子心焦，病勢依然沒有減輕。

這天，矮棠老的妹夫陸阿潤又來了，帶來了一個消息，他不管矮棠老聽了能不能信他，他直爽爽的面向矮棠老說：

「這條建設廳最近計劃興築的從N縣直達永安鎮的公路，已於昨天測量完畢。永安鎮第七分段工程處，三天後便要開始工作了，聽說省方是限於什麼國慶日一過，便要全線正式通車呢！這幾天內，看來這屋子總保不住了，現在應當趕緊想定移住的辦法。」

矮棠老把眼睛一橫，像沒有聽見般不理妹夫的話，他相信這世間真會有搶奪房屋的強權，他的腦子裏深印着「公理」他的眼前滿掛着「王法」的招牌，只要他不出賣，不在契約上畫花押，誰個敢撕毀「公理」，搗破「王法」，一來強奪他的房屋？

妹夫陸阿潤許多真誠的言語，終於解不開矮棠老的頑固心理的「結」。

下午，陸阿潤走後，兩個灰色制服的朋友帶來了一位第七分段工程處裏的職員，這位職員在手冊上錄下了矮棠老的名字，對着矮棠老說了一大篇使矮棠老聽不懂的北方口音的京白。據一位灰色制服的戚友用本地土話翻譯給矮棠老聽，大意是這樣說：

「我們最近接到省方建設廳發下的命令，限十月十日國慶日以前將此路建築完竣。十月十日全線正式通車。我們已定於三天後開工了，要在半個月內把我們這四十多里的第七分段的路砌排成。你們這所房子，既已劃入我們的路線之內，自然已歸我們所有了，你們的磚瓦木材如要拆還，就限於五日內拆卸完畢，免得過期沒收！」

翻譯完了，三個人頭也不回的反身就走。矮棠老嚇昏了忘記了搬出「公理」和「王法」來同他們分辯。倒是房裏病床上的妻的喊聲驚回了他的意識，他急忙跑進去，他看見妹妹也在房內鐵青了臉色一言不發，他的妻氣喘得只有喊，而說不出一句話。矮棠老給她捶了幾下背，她才回過氣來，帶喘帶喘地問矮棠老：

「剛……剛才的幾……幾個人是……不是強……強盜呀？我嚇死了……」

「不是，不是強盜呀！他們出去了。」

「那末他……他們來……來做什麼的？」

「哦！矮棠老想，事到如今地步，瞞她也是枉然。於是他確實的報告給她聽：「他們是造路的，造公路，我們這屋子給量入路線裡面了，他們要限我於五天之內把屋子搬去，拆給他們造路……」」

「這……這還不是強盜嗎？」妻怪叫起來了，把頭頸伸出被窩外面來發抖。

「你放心！」矮棠老伸手把妻的頭頸依然按下去：「你放心，他們不是強盜呀！屋子是我的，我不準他們拆。這天下，這世界，不是他們獨有的，也不是我矮棠老沒份的，大家都要活，自然有「公理」，有「王法」，只要我矮棠老不在他們的契約上畫花押，他們敢我拚着一條老命，到縣裏告狀去……」

「告狀去？」妻的回答是依然帶點顫抖：「你忘了那年和王老太爺的事嗎？窮人有什麼王法黑法呀！你的兒子無端的給人家捉去，爲什麼討不轉來？鎮上來來往往許多人，爲什麼要單捉我們窮人家的兒子？爲什麼像王老太爺，孝進點王……這一

類有錢人和街的兩旁許多開店的老板就不該提啊！這公理，這王法……」

矮棠老捏緊拳頭，猛擊一下床沿，憤怒地說：「啊！王老太爺嗎？王老太爺有兒子在外面做團長，連縣長老爺和幾個大神士都尊敬他，誰敢和他作對？我的小毛是區長捉去的區長和團長一樣同是一個長，來頭大，有什麼方法？不過早遲總會回來的呀！現在他們是造路，造路過屋旁邊也可造過去，過屋前頭也可造過去，過屋背後也可造過去，為什麼一定要拆我的屋？他們是沒有兒子在做團長，也不是區長，他們算什麼？我去告，準定再不會和以前一樣了。他們再來，我一定去告！」

妻似乎是有點相信矮棠老的話了，但還有一個疑問不能使她釋然。她又提起喘急的聲調問：

「你去告，你的錢呢？」

「錢……？」矮棠老默然找不出話來回答。妻哭起來，兩個肩膀抽動得很厲害。這情形引起矮棠老也只好相對着同一哭。了。坐在靠壁竹椅上老是不插一語的妹妹，此時也掛下了兩行清淚。

二天過去，矮棠老看見王老太爺父母的坟前，又擺着三腳架，拖着皮帶尺在量着，喊着：王老太爺自己也在那裏指手劃腳

地像是指導他們的工作。矮棠老想跑過去看，但一看到王老太爺的那副一見生畏的太歲面孔，一幕過去的慘劇突然浮現在他的眼前，心中的仇恨阻止他跑到王老太爺的面前去，他祇遠遠地看着，看着，坟前敲着的木椿拔起來了，移向相距二丈光景的坟旁的那塊七根老種的地上去。黃龍崗上面的木椿也完全拔了下來，繞着崗外的田地中央敲過去。

矮棠老的妹妹陸阿潤送來的兩塊錢，買藥，買油，買鹽……；用光了，三斗米也剩得祇餘一天的吃食。矮棠老的妻，自那天的工程處職員來過後，口裏沒有進過食，下頭的大小便也閉塞了，熱度增高，面孔紅得像醉漢一樣。矮棠老自己也有些神經失常了，忽而悲哀，忽而苦笑，忽而憤怒，忽而又跑到門外石塊上去坐着，痴望着王老太爺父母的坟。食量是驚人地減少。癲癲發作的時候，便拿長旱煙管狠命地擊着地面罵：

「可惡的狗官兵呀！你們不把我的小毛捉去，他每天總不忘記給我買來五個銅子的「香奇」，現在沒有了，喉嚨裏枯燥得真難耐。可惡的區長呀，我做鬼也不會忘記你的……！」

他的妹妹看着這種悲慘的情形，簡直是無從勸慰了，祇獨自一個人在背地裏流淚。

翌晨，矮棠老屋旁的大路上陸續地跑過了一羣羣，一簇簇

荷錫鑿箕的工人，跑向前面去。因為這公路的第七分段路線是從永安鎮相距四十多里的尚賢村接起的，工人們是跑向尚賢村去開工。

這天矮棠老頭痛得不能起床了，他伴着病了一個多月此

刻已在垂死的狀態中的老妻在被窩裏呻吟。急得他的妹妹只好跑回家去趕她的丈夫陸阿潤來。

陸阿潤不在家，十三歲的兒子也不見。她問了間隔壁的陳大嫂，知道阿潤給師兄顧維權邀上永安鎮工作場工作去了，兒子也帶着同去。她放不下病床上的哥哥和嫂嫂，便懇求陳大哥給她趕上鎮去找陸阿潤立刻上黃龍崗來。

她再回到黃龍崗時，矮棠老的妻已僵硬了，奇臭的唾沫從灰白色的口唇邊不絕地冒出來，臉孔像舊廠裏新燒起來的瓦片一樣，眼皮是鎖得很緊。矮棠老伏在床沿邊，苦衷地看着。好像他是看透這是苦命人的歸結似的，他一點也不哭，也不想到措去淌在被頭上的唾沫，他祇是苦衷地看着。他的妹妹却放聲大哭，矮棠老不去聽見她。

不湊巧地這時那天來過的兩位灰色制服的朋友又闖進來了，在房外喊矮棠老的名字，矮棠老走出去，他的妹妹也驚住了哭聲。這兩位朋友不知道房裏陳列着僵硬的屍體尚待安置。

他們只傲然地向矮棠老說道：

「知道了嗎？我們是今天開工了，幾百個工人都從這裏跑過去，四天後便會築到這裏來了，我們再來通知你，你這屋子趕快拆去！」

這真是一箱引火之油，矮棠老心內的火燄爆發了，他緊張地，然而又是暴噪地追問着：

「你們要拆我的屋嗎？」

「我們先通知你，叫你自己拆，你自己不拆，然後我們工程處雇工來拆！」

「你們不要做夢！這屋子是我自己的，我自己要住下去，永遠地住下去，我還要傳給我的兒子……！」

「哈哈！這是兩位朋友的冷笑。」可是你不能違反省方的命令啊！一位朋友接着補了這一句。凝視着矮棠老的臉，在等待着最後的回答。

一塊「王法」的招牌又掠過了矮棠老的眼前，矮棠老的回答像潮水般不絕地從喉嚨口湧了出來：

「要造路，你們不好打我的屋旁邊，屋前頭，屋背後造過去嗎？我不明白你們為什麼要死命地和我作對的理由，況且房屋的買賣是要雙方同意的，即使我答應你們，你們也得寫一張契

約給我看看，難道我的劍押不落場，你們可以強佔嗎？你們強佔人家的房屋，不怕「王法」的嗎？你們敢拆我的屋……」

「省裏來建築公路，無論田地山屋，都不需要契約的。」

可是矮棠老不去聽見他，自顧自的說下去：「你們敢拆我的屋，我到縣裏去一張狀子，看你們不敢再來和我饒舌。」

「你要到縣裏去告？」那兩位朋友一齊對他扳起滑稽的笑臉，但隨即反身向門外去了。矮棠老很清楚聽得從門口頭傳來了這麼一句：

「這老頭子的神經病發作得真凶！」

下午，陸阿潤來了，矮棠老無錢給妻買棺材，三個人商量的結果，陸阿潤答應去雇兩個人來，明天在黃龍崗上掘一個深坑，把屍體埋入坑裏去。

又是三天過去，這公路築到和黃龍崗相差五里的白石村了。這天陸阿潤驚慌地跑來，要矮棠老趕把家具什物搬到他的家裏去，他對矮棠老說：

「路是造來了，公路是上司出主造的，他們是限期完工，工作非常吃緊，等到明後天造到這裏了，他們便要自己動手拆你的屋了，那是運磚瓦和舊木料都要沒收的！我們今天趕快搬過去，你也到我的家裏去暫住幾天，小毛回來了，可再想法子。」

矮棠老張大了眼睛，緊漲他盯住了陸阿潤的臉，聽他說完了，然後很冷淡地回答了一句：

「爲什麼我的屋要給人家拆去造路呢？」

「哦——」陸阿潤有些恨他不懂世故似的把聲音提得很高：「你這人不明白現在的時局，現在是和大清皇帝時代不同了！大清皇帝有錢只知自己用，自己快樂。現在是要建設，大清皇帝沒有辦到的，現在是要辦起來。這是我在鎮上替孝進點王的兒子做新郎衣的時候，孝進點王的兒子講給我聽的，他是在杭州讀書的呢！」

「造路爲什麼不好從我的屋前屋後屋旁邊造過去呢？爲什麼一定要拆我的屋呢？」

「這是因爲路線要打直，如果從屋前屋後屋旁邊去，太彎了，汽車容易出危險。」

「那末他們的木樁怎樣敲，便要怎樣造嗎？」

「這自然！他們的木樁是測量的時候編定號碼的。」

「我那天看見王老太爺的父母坟前的那木樁又拔去移到這邊七根老種的地上來了呢，這又是什麼道理？」

「哦，這個！」陸阿潤聳聳肩膀，「這個你不能去管他，王老太爺有兒子的威勢，誰敢到他的老虎頭上去摸癢？你也知道爲

路

公

了這一點風水，單是送給那位王半仙便是五十塊錢。他的父母「葬下去，他的兒子便升了師長呢！這風水是不容易找尋的，他肯給他們移去的嗎？本來這路是要在黃龍崗上面打過去的，爲了這座墳，便改由山脚下繞過去了。這是王老太爺的勢力，你不能去夢想你的屋子也和他的墳一樣的避過去！」

矮棠老默然，但一個久已蘊藏着的懷疑又迸出過的口外來了：

「爲什麼他們不要寫契約，出價錢？」

「你真是個古老的人啊！」陸阿潤搖了搖頭說，「上司出主是沒有價錢的，也不要寫契約的，上司是爲公的啊！公的事情是不要寫契約，出價錢。譬如上司有命令下來，要殺你的頭，難道也要先和你寫契約，出價錢嗎？」

「有王法的，有王法的喇！」矮棠老氣急起來了，「難道上司可以不顧王法……」

這時門外大踏步的走進了一位漂亮的少年，後面隨着兩個掛木壳的常備隊，陸阿潤認識這是永安鎮鎮長的兒子，連忙站起來讓坐，喊妻子燒茶。矮棠老只嚇得不開口。

「這位是棠老，是不是？」那少年坐下後指着矮棠老向陸阿潤問。

「是的，」陸阿潤笑容滿面的很有禮貌地回答道：「這就是我的阿舅棠老。」

「棠老！」那少年面朝着矮棠老喊了一聲，聲音是像鐵一般又冷又清激，慌得個矮棠老連連打恭說：「是是是……」臉上逼出來一種實在是笑不出來的苦笑。然而這鐵一般又冷又清的聲音又來了：

「告訴你，這公路的第七分段，就上從向賢村到永安鎮這一段的工程，是我父親承包的。現在已到做白石村了，明後天便可到這裏。我們早就通知你，爲什麼到今天還是連家具什物都沒有搬走！我們明天準定派工人來拆屋了，你今天必須把家具搬走！否則，你不要後悔！」說罷，他站起來走了，兩個常備隊也就跟在他後面。可是矮棠老在裏面噙聲地喊着：

「慢點！」

少年回轉身來，鄙夷不屑的眼光瞥了他一下，「還有什麼？」說着，又坐下來了。

「你們要造路，可以隨便拆人家的屋子嗎？」

「不單單是屋，就是田地，山……都要的。」

「你們不可以改從我的屋旁邊過去嗎？」

「那不行，那是省裏派人來量定的路線，我們不過是承包

挑泥填沙的工程罷了，這路綫是不由我們隨便更改的。」

「王老太爺家的坟，怎麼可以更改呢？」矮棠老的聲音提得很高，然而是有點顫抖的。

「哦——」那少年略一停停，但隨即很冷淡地加了一句：

「我不知道。」

「不知道？」矮棠老挺着胸脯，伸手想拍一下桌子，但一看見少年身邊的兩個掛木壳的常備隊，又嚇得把手縮了回來，但口裏却又吐出了這樣的幾句：

「先生：你是讀過書的，凡事總有一個公理。這屋子是我自己的，我不願拆去，你們要硬拆，這就是搶，就是強盜！你們是不願……」

旁邊的陸阿潤一把拖過了矮棠老，自己急忙站到矮棠老的前面，隔住了那少年的剛要落到矮棠老面上的手掌，很恭敬而且很焦急的說道：「先生，請饒恕他，他是一個不懂這新時代的古老人！我們今天準定搬走了，請可憐他，給他撈幾個舊材料的錢，這屋子請給我們自己雇人拆，請再限三天，我們一定拆

去。」

少年斂了怒容，厲聲地指着矮棠老罵道：「你這頑固的老東西，本該將你押到這公所裏去說話，現在我饒你了。不過我得提醒你幾句政府建築公路，是為便利交通，這是目前的中國最切要的建設，是對於國家、對於民衆，都有莫大的利益。你要阻礙我們的工作，就是阻礙國家的建設，你要當心你的頭皮滾蛋！」說罷，傲然地向兩個常備隊揮一揮手，走在前面，大踏步的出門去了。陸阿潤送到門外。這裏面的矮棠老的腦子裏只翻滾着他無論如何也解決不來的懷疑：

——為什麼這時代不許我矮棠老講幾句應講的話？

一個月後，矮棠老的妹妹送哥哥的靈柩上黃龍崗來，看見一個綠色的怪物，嗚嗚的叫着，飛快地跑來，在她出身的家的竹園老拐了一個大彎，立刻躲進黃龍崗的後背去了。她的家，現在是沒有，而王老太爺父母的坟，却更顯得雄糾糾的站在這公路的旁邊。

二十三年二月十一夜十時脫稿

青青那圖

(意大利珈白里愛·鄧南遮作)

楊鎮華譯

青 他身材並不高大，瘦削，柔弱像支蘆葦，有個獅子似的頭，略向左側，上面蓋着一片栗色頭髮的野樹林，這些頭髮髮曲着垂下肩膀來，有時在風中飄動好似馬鬃，他留着一把一個像「拿破勒脫」(留長髮不飲酒嚴守清淨的古猶太人——譯者

青 註)般的鬚鬚，並且故意聽牠去不加修剪，儘讓牠長得小稻草一樣。他的兩眼總是下垂的，注視他赤着的脚尖。當他抬眼來望人的臉上時，這雙眼睛就鼓動出恐懼，對於牠們，有一種奇怪的難以解釋的東西；有時牠們好像一個呆子的眼睛，在某些時候又像個發熱病的人的眼睛；牠們忽而會使你想到停滯不流的溝渠中綠色的水，忽而又會使你想起一把寶劍上耀眼的光芒。

圖 他有一件舊的紅短褂，以一種很目空一切的神氣把牠掛在肩上，像一件西班牙一口鑊，他這種神氣使他顯得有些幽莽和高貴。人民叫他青青那圖並且說他有個蜜蜂在帽子裏子的，後來他們就泛泛地說到負心的戀愛，小刀的一刺，逃亡……

在一八七六年，我初認識他的時候，我才十三歲。他便吸引着我了。在酷熱的夏天，大方場上鋪滿陽光，炙人的階沿上除了

幾隻迷路的狗以外，一個生物都看不到，除了磨刀人輪子的千

遍一律，使人厭倦的軋軋聲外，什麼聲音都沒有，那時我常要站半小時一次，從半開着的百葉窗後守候着青青那圖。他會在中午的日光下，帶着一種天生的貴族的神氣，慢慢地走過去。有時他會爬到那些狗面前，爬得十分近，並且非常輕那樣才不致被注意到；他會拾起一塊石頭，輕輕地丟入他們羣中；然後掉頭過去，佯作看不到。那些狗呢，會圍住着他搖着牠們的尾巴，而這時則心滿意足，卒然發出一陣孩子氣的短笑聲。我也就笑了。

一天我拿出勇氣來了。當我站在窗前時，伸出頭去，叫一聲「青青那圖」

他很快回過頭來，看見我，微微地笑了笑。我從一個花瓶裏拿出一朶石竹花，丟給他。從這天以後，我們便是朋友了。

他叫我「鬚髮兒」。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自站在一座橋上看看回家的漁艇。是個華麗的七月的斜陽，全是緋紅的和金黃的雲，河向着海流去，帶着最生動的光輝閃耀和顫動，在山下，岸上的樹木映入水中，兩岸綠綠色甘蔗林蘆葦和那彷彿

在炙人的空氣中垂頭欲睡的大白楊樹的帳幕，遮陰了水面，小船揚着牠們大綠的柑色的，有條紋的，或用黑色圍着阿拉伯圖的大帆，慢慢地進港來，有兩隻已拋下錨了，正在卸牠們的魚，船夫的聲音和岩石的新鮮氣息在風中向岸上浮泛過來。

我迅速地回身過來時，看見青青那圖在我面前了。他滿身都是汗，右手放在背後彷彿他藏着什麼似的，而他的口上則燃他一個歡笑孩子的很熟悉的微笑。

「啊，青青那圖，」我叫起來了，一面歡樂地向他伸出我慘白的小手。

他向前走來，向我拿出一束紅燭燭的罌粟花和金黃的玉蜀黍穗。

「謝謝你，謝謝你！牠們多麼可愛啊！」我叫着，把牠們拿下。他用手掠過眉間，揩掉那在流下來的汗，望望他濕淋淋的手指，又望望我，笑了。

「在那邊田裏，罌粟花很紅，而且站在黃的玉蜀黍中。我看見牠們，我就把牠們採來，我帶來給你，你呢又說多麼可愛，青青那圖從田裏把牠們採來的哩。那邊有太陽，像個火球。」

他恭順地說着，他的話中間多停頓。他努力去弄清他的思想，他心頭有整千混亂的幻像集在一起，捉住他兩三個，那最

着實的，色彩最濃厚的兩三個；於是其餘的都逃走。這種情形，你可以從他的眼睛裏看出來。我好奇地對他凝視，因為在我看來他顯得很美，他即刻注意到了，便轉過頭去，向着那些漁艇。

「那帆！」他思索地說，「有兩個帆呢，上一下，在水裏。」他好像並不明白那下面的一個只是倒影。我盡自己的能力解釋他聽；他傾聽着我，聽得很入神，但是或者他並不明白。我現在還記得「透明」這兩個字使他驚異。

「透明」他奇怪地唸着又微微一笑，然後繼續凝視那些船帆。

「一朵罌粟花的花瓣落入河中。他就看着牠，直到牠流開去。」牠流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了，」他說，他的聲音裏有着一種難以描摸的悲哀彷彿那片花瓣是他所鍾愛般的。

「你從那個村上來？」靜沉了一會之後，我問他。他轉向那天已成碧玉色，非常純靜的地方去。那雄威的山巒顯現于地平線上，有如一一個僵臥着獨眼巨神。更遠處的河上，伸着一架鐵橋，將天切成兩幅畫圖，景色的後面，在這橋的下面，樹木的綠色已變成暗暗的了，從那些營房中，傳出呼嘯，歡笑，和角號混雜而成的聲音。

「我有過一匹白的馬，是的，我有過。旁邊是一個很大的果

子園，園裏種着桃樹。傍晚時，德雷德莎常常來。美麗哪。她的眼睛……但是她……」

他突然地中斷了，有點陰暗的思想掠過他的心上；他的兩眼很憂鬱。

後來他又平靜下來，深深地鞠了個躬，走開去，一面還唱着：

“Amoi, amoi, acchiehame sa raine.”

青 從此以後，我時常看見他。當他在路上走過時，我總叫住他，給他一點東西吃吃。有一次我把母親給我的幾個辨士送與他。他臉色很認真，以一種輕蔑的態度，把錢推開，掉頭而去。那天晚上我恰好在新城門外遇見他。我走到他跟前，說道：

那 「青青那圖，請恕我啊！」

他逃走了，有如一隻被人追獵的野獸，消失于樹林中。

然而第二天早上他卻在我家門口等候我，並且很胆大地微笑著，向我伸出一大把延命菊。他的眼睛是濕的，他的嘴唇在顫抖，可憐的青青那圖啊。

另外有一次，八月將盡的那幾天吧，我們兩人坐在一條大路盡頭，其時太陽已到山的背後休息了。在睡著的大平原的那邊，你可以時時聽到遙遠處的聲音和分辨不清的聲浪。松林暗暗的邊緣向海面伸出，月亮在那些怪幻的雲霧中，像朵紫銅

色的薔薇，慢慢地向中天移動。

他對月注視，同時小孩子般地喃喃低語著。

「看哪，現在你看得到了，現在你看不到了。現在你看得到了，現在你又看不到了。」

他思量了一會。

「那月亮她有眼睛，一個鼻子，和一張嘴，像人一樣。那末誰知道她正在想着誰知道……」

他開始哼出一曲 *Canellanaro* 的歌，一曲又長又悲傷的尾聲的歌，這種歌和我們山裡，葡萄收穫後，炎炎的秋夜中所聽到的那些一般。在遠遠地方，我們可以看見兩盞引擎上的燈，看去好像什麼怪物兩隻耿耿的眼睛，從黑暗中迅速地近來。火車吐着煙隆隆地過去，當牠橫過那鐵橋時，便發出最刺耳的汽笛。這時靜寂才回到這片廣大陰暗的地上。

青青那圖已站起來了。

「去，去，去，」他叫道，「遠遠的，遠遠的，遠遠的，遠遠的，像一條龍，你的裏面有火，那是魔鬼放進去的，那是魔鬼放進去的。」

他那時站着的樣子，在子想像中，永遠是很清楚的。

火車突然衝入深的自然的寂靜中，這就把他捉住了。回來時，他一路都在夢想着。

九月中一個美麗的下午我們到海上去。深沉蔚藍的海水，茫無涯際，和那發乳白色光的地平線相映，像漆過般地閃耀着。三帆的小魚船成雙地在駛；牠們好像不知種類的大鳥，有黃而帶朱的翅膀。我們後面，沿岸一看，輪着那些棕黃的沙邱，再後面便是海綠色的大片柳蔭了。

「海廣大，碧藍。」他輕輕地，說彷彿以一種驚奇恐懼的語調對自己說。「廣大，廣大，還有吃人的魚呢。有關在鉄籠中的奧克斯，他在呼號呢，可是沒有人聽到，而他也永遠不能出來。晚上那隻船航過，誰看見牠，誰便死。」

于是他停下了。他走下去到海岸邊，那樣白色的小浪便洗滌他的脚。誰能知道有什麼東西走過他可憐的病的心理上呢？他感覺到遙遙的閃耀着時世界的小片，他看見顏色的劍鞘，一種廣大無邊神秘的東西；他的理性，跟在這空虛的影子後，迷路了。他那些不連貫的語句差不多總是很有畫意的，頗足使人們猜想那離奇的事物。

我們回家時，他一路差不多都沉默着。我向他看看，我的心說了許多奇怪的事。

「他家裏有個母親她在等待你，而且要吻你。」後來他低聲地耳語道，同時他攙了我的手。

太陽正在山背後的清淨的天空中沉下去，河中則滿是回光。

「那末你，你的母牛在那裏呢？」我問道，眼淚已預備從我眼中流出來。

他看見路上有兩隻麻雀；他拾起一塊石頭，好像手中拿着鎗般地抽了描準，然後去得遠遠的。那兩隻麻雀箭也似地飛走了。

「飛飛！」他叫道，一面看着牠們飛入珠光的天空中去，又很響地大笑，「飛飛！」

我已注意了許多日子了，他心中有變化。他似乎，充滿狂熱。他會如小馬一般，奔馳過郊原，直奔到翻倒地下，氣息都無，或者捲臥地上，一動也不動，眼睛盯着炙人的中午的太陽，過幾小時向晚的時候，他會肩上掛着他紅色的一口鐘，蹣跚着大而緩慢的脚步，在方場上散步，像個西班牙貴族。他逃避我，也不帶些罌粟花或延命菊給我了，我呢却因他的疎瀆而苦痛。閑談的人們都說他把我迷住了。然而，有一天早晨，我決然地去找他啦。他垂着他的眼睛臉紅得火一般。

「什麼事情呀？」我問道，很興奮。

「沒有什麼。」

「這不是真話。」

「沒有什麼。」

「這不是真話。」

我看見他的眼中帶着火燭，我看過我後面，我回頭過去，有個嫗婦村女站在一家鋪子的門檻上。

「德雷莎！」他含糊地說道，同時臉色轉白。于是我明白了。

青 這不幸的人兒，以為在這姑娘身上發見他本鄉那個使他失去理性的妖女了。

青 兩天後，他們相遇于方場上。他現着微笑走到她跟前，低聲說道：

那 「你比太陽還美麗些哩！」

于是她在他臉上重重地擱了一掌。

近旁有幾個頑童，他們就開始嘲笑他，戲弄他了，他獨自在那裏，受雷聲似的，臉色慘白如紙。椰菜莖開始飛來了。有一塊打在他臉上。他向那些孩子回過身去，如一隻受傷的野牛般地怒號，提起他們中的一個，摔在地上，彷彿一捆破布似的。

我看見他從我家窗下走過，雨澆有兩個警察，雙手拷着，血

從他鬍子上流下來，身體僵僵，人克服他，又在顫動，同時人們還嘲笑他。我凝視，眼淚盈盈地凝視着。

總算幸福，那小孩子受了點傷逃走了，一兩天內，青青那團也就出獄。

可憐的青青那團啊，他已認不到啦。他已變得憂鬱，猜疑而憤怒。我有時看見他在傍晚儘快地偷偷地走着，像一隻狗似的，向一條黑暗而污穢的小路下去。

後來，十月中的一個可愛的清晨，空中滿漫着天的碧藍和陽光，人們在那橋附近的鐵路軌道上發見他，已殘缺得只成一團流着血的肉而已。一隻腿正正地輾下，被火車的輪子帶到二十多步以外，頭髮已被血結成塊，兩隻帶綠色的眼睛從那沒有下巴的頭上，可怕地盯視着。

可憐的青青那團啊！他會要從老向前奔的怪物近旁看看——像他常常所說的一般——遠遠的，長得像一條龍，而身內有魔鬼放進去的火的怪物。

三月十二日中午。

拿玻里的老街上

(意大利馬蒂爾達·薩拉奧作)

蓮岳譯

薇村才拉站在那很大的石欄杆旁邊，一雙手緊緊握着一條灰色的大烏鰂魚，同時另外那隻手用一把非常鋒利的小刀，很敏捷地把這魚的觸鬚切成小塊。她近旁的地上，有一隻棕色的沙罐在一個鑲着黃沙石的小火爐上煮着。這沙罐盛着鹽水和很強烈的紅胡椒；薇村才拉時時將整把小塊的烏鰂魚——

和很強烈的紅胡椒，薇村才拉時時將整把小塊的烏鰂魚——灰色的皮和白色的肉——擲入其中。當她將那魚全部切好，把麵放到鹽水中去煮後，她還加入了些很硬的船上所用的硬餅乾，然後把蓋蓋得緊緊的。她以一種本能的動作更安全地穿上了她那雙有作札札聲高跟的木鞋，走到那賣水的瑪利亞·格拉邁跟前，瑪利亞·格拉邁正在那裏前後揮動那大罐封口了的硫酸水，同時，她的左脚又在搖動着她腳下的那個籃，這籃中她的嬰孩正在睡着。

「瑪利亞格拉，你可肯給我一杯水嗎？」

「你要點水嗎？這裏有喏，姑娘！」

薇村才拉並不把水拿來喝，只倒在她的雙手上，在她青布

圍裙揩揩乾。

「那烏鰂魚有臭味的，」她喃喃地說，「而栖栖羅呢，聞不來一點穢氣的。」

「他這麼斯文嗎？」

「他到底是個紳士啊，瑪利亞格拉，你知道吧。」

「栖栖羅和你不配呢，薇村才拉，聽聽極願你好的人的勸告吧。」

「栖栖羅就要做我的丈夫啦，」薇村才拉簡短地回答說，「你的小寶寶一天胖似一天了，願上帝保佑她啊。」

「蒼蠅要把她吞掉啦，可憐的蒼尼對拉呀，」於是她便俯下去把蒼蠅從她的臉上趕開。

薇村才拉回到那小火爐跟前，坐在一張靠在牆上始免翻倒的椅子上，她看守着那烏鰂魚的烹煮，時時把罐的蓋打開，用一個開雙叉的叉插進去。她靜悄悄地坐在那裏，她驕傲的棕色眼睛視着被日光晒着的老街上，那維亞·桑達·盧栖亞街上。這條街滿是人與車輛，而電車每分鐘都沿着這條街駛過他開始來補綴她一隻藍色襪子後跟上的的一個洞了。這時糕餅師父

程拿雷諾走上來了，他手上拿着一個大的錫托盤，盤裏有些「比查」的片條，擺成一個圓圈。「比查」是一種有番茄和牛膝草的香味的糕。

「呵，阿薇！烏劍魚在煮了嗎？」

她假裝沒有聽到；她那大而善于謙意的嘴巴很嚴厲，她那黑色的眉毛也有一種固執的感覺，無論什麼諂媚都容軟她那雙傲然的眼睛。

「要是你肯給我一點烏劍魚，我願給你一條「比查」。」

「我現在肚子不餓，而且烏劍魚也沒有煮好。」

「我敢賭說如果阿薇走來，烏劍魚就會是煮好的了。他

碰去都是些奇蹟……」

「很對，那就夠了。」

「你多麼不親切啊，阿薇！」

「誰叫我和我來說話的呀？走你的吧，混開！」

程拿雷諾忍着怒氣，帶着他的貨物走開去了，一面在稱讚着他的「比查」的香氣和美味。薇村才拉繼續平靜地補着她的襪子，在那街上混亂紛雜的喧擾聲中，她時時向四周看看，好像在望着誰來似的。一個肥胖的女人，穿着一件羊毛的短衣，一條白圍裙，頸間圍着一塊紅巾，緊握着一把錢，走到她跟前來，有

一個小女孩牽着她的衣裳。

「這裏是鑰匙，阿薇，還有這裏是蘭土挪，你看着家，好好當心這小孩吧。」

「唔，媽。」他說着，動也不動。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來。我不得不遠往波他·卡普亞那去問阿羅的母親，討她欠我的錢呢。」

薇村才拉臉紅了，而她的聲音也顫抖了一會。

「不要對她不親切啊，媽！」她以很低的聲音說道。

「生意是一件事，愛情又是一件事，」這位放債的女人嚴厲地說，一面弄響了她手上的錢。「阿羅把他母親的工錢統統吃掉啦。」

「你總是忍不住他的媽，」薇村才拉回答說，同時垂下眼，抑低聲音藉以制止她的怒氣。

「而且他還把你的也都吃掉哩。」

「那毫不關你的事。你又不是我的母親。正如他們所說一般，一次為繼母，便永遠是繼母的了。」

「好吧，我們將來總會得到，」蓋蘇亞大不願在大街上多口角，便恬靜地回答道，「我把這個人交給你。」

這肥碩的女人慢慢地走了開去，她的雙層的下巴突出于

她那條紅圍巾上。薇村才拉依舊被強制下去的怒氣弄得臉色蒼白，這時她已停止補她的襪了。

「呀！阿薇！那小姑娘拉着她的衣襟，叫道，『講個故事給我聽聽！』」

「我現在沒有心思講啊，福士娜，讓我靜一會吧。」

「是的，是的，請你講那美麗的毛爾安娜的故事給我聽吧。」

「聽啊，福士娜，如果你好好的，姊姊就給你一個『梭爾多』，（意大利錢幣名。——譯者註）你就可以去買點好東西啦。」

「我買點什麼呢？」

「一個『梭爾多』的炒胡桃，你就有許多了！」

「不，不。」

「一個『梭爾多』的咖啡吧。」

「不，不。」

「一個『梭爾多』的印度無花果，你可買三個。」

「是的，是的，把錢給我吧。」

於是福士娜向維亞·桑達·盧栖亞街遠遠的一頭跑去，替她自已買一個『梭爾多』的那些新鮮的，但是淡味的無花果。薇村才拉向那琪剛德街仰望着她棕色的臉，漲得通紅，顯得一絲笑意都沒有。

「阿薇！水夫亞尼愛洛說道，『給我一點炭火點點烟管吧。』」

「這裡，小鬼頭。」薇村才拉說着，拿起那沙羅。

亞尼愛洛赤着腿和腳，只穿着一條白布的短褲，上面罩着一件襯衣好像一件大衫似的；我們看到他毛茸茸的棕色的胸部。他的大草帽是沒有頂的。他剛從桑達·盧栖亞岸邊來，從那溫泉來，他是在那裏當水夫的。這就是說他是侍浴的。

「蓋蘇亞大在那裏呀？」他說。

「她去討她的債了。」

「那末福士娜呢？」

「她已去買一個『梭爾多』的水果了。」

「我真奇怪，福士娜先生竟不在這裏哩，」亞尼愛洛說道，「他一定和那個姑娘在洗浴啦。」

「什麼姑娘呀？小鬼頭。」

「你不知道嗎？我的朋友，所爾浴室的珈太諾告訴我，昨天福士羅先生和一個姑娘，一個披一條圍巾的姑姑到那裏來，那姑姑的頭髮留着劉海的。」

「那是不會有的事。」

「你爲什麼說那是不會有的事呢？珈太諾又不是瘋的。」

「是的，他固不是瘋的，但他和你的事情却是不會有的。」
「他親眼目睹的哩。」

「那末聖·盧栖還沒有給他好好的眼光哩。他和你所說的事是不會有的。」

「哦，這樣說下去吧！你簡直是個騙子。」

那待浴者走下石級，往海岸去了。薇村才拉搖搖她的頭，彷彿什麼事情都不能使她相信般的，但是她忍不住懷惱起來了，當她向琪剛德街仰望時，她就機械地將那把小叉伸進那裏面，烏劍魚在鹽水中在煮的沙罐中去。

已是十一點鐘了，維亞·桑達·盧栖亞街沉浸于太陽光中。薇村才拉不再四面動着，福土娜坐在靠近她身旁的地上在打盹。因為正午的時候到了，清燉的烏劍魚就要開始賣。這時薇村才拉已在那杆欄上，擺好三四個白瓷碟子了；主顧一到，她就會把叉伸入沙罐中去，又出一塊在起水泡的烏劍魚，放到瓷碟子裡，加以一塊現在已軟了的船上用的硬餅乾和一匙醬色的湯。主顧呢，便會站在那裏閑談着，一面則用手指拿着香而柔軟的烏劍魚塊；後來他還會將瓷碟子放到唇邊，喝裏面的湯。一小碟要賣二個「梭爾多」，大碟賣四個「梭爾多」。薇村才拉每一碟子都又得很勻，即從來不稍稍踟躕，也從來不會忘記的。

有一次她身旁來了兩三個在維亞·溪亞太蒙街做工的泥水匠，一個賣燻子的人和一個電車上的賣票員，她手腳很快，臉上擺出很正徑的神色，一點也不注意那些想和她調笑的人說的話，以一種高傲或輕視的舉動，聳聳她的肩膀，一面把錢放進她圍裙的袋裏去。當那賣硫磺水的弗倫采拉走上來，要化兩個「梭多爾」買一小碟烏劍魚吃時，旁邊一個人也沒有。

「這時恰好賣完，」薇村才拉說着，一面把沙罐給他看看，沙罐裏面只剩一點點湯。

「那末你今天生意很好啦？」

「很好。」

「你真運氣好。爲了怕病，——願上帝保佑我們不生病啊！——誰都不再買硫磺水了。我們現在什麼都不做哩——雖則，我已向聖母許過願，倘使她肯給一個好時期讓我生意好，我就去還願，我們還能做別的什麼呢？今年我是不能夠結婚啦。」

「不過卡路超仍在軍隊裏啊，不是嗎？」

「他要就到聖誕節才回來。他寫過一封信給我，盧栖羅沒有入伍過哩，是不是？」

「不，政府不會徵他的，他是個寡婦的獨子哩。」

「你們幾時結婚呢？」

「我們沒有充分的錢啊。」薇村才拉着深沉的悲哀道。

「你不賺一點起來嗎？」

「我賺一點，是的。」

「唔，那末？」

「那末就這樣，也無濟于事啊。」

「哦，運氣多麼壞啊，你既沒有烏鰂魚了，我一定得去買

兩個「梭爾多」的油煎魚。」

薇村才拉撲滅了爐火，在放于階沿上的一個甕裏，洗滌碟

子和沙罐，然後把牠們放欄干上讓太陽晒乾。她將手擦進頭髮擦了一下後，站在那裏數她所賺得的錢，再預備走。

「阿薇村，我和你同走吧。」她的小妹妹喃喃地說。

「好好，」薇村才拉不耐煩地說，一面把錢放回她的袋裏。

但是恰好在這時候，有一個輕浮的青年人在薇村才拉面前停步了。

「對不起，」他說，同時用手解解他闊邊的帽子。

「有什麼事，巴斯卡里。」

「我是別人差來的。」

「栖栖羅差你來的嗎？」

「是的，他向你誠心問好，並且顯告訴你，他已不能來了，因

為他的幾個朋友邀他到一家酒館裏去了，在那酒館裏，他們舉行一個宴會。他現在已到那裏了，他請問你，你不可以帶他兩個「利拉」（意大利幣名，約值「法郎」譯者註）因為他不願在人前露寒酸相；他向你千萬致意，並且叫我說他不到半個鐘頭就到這裏來。」

「兩「利拉」在這裏，巴斯卡里。」

「我祝你好，謝謝你。」

「栖栖羅就來嗎？」

「半個鐘頭內，他就到來。」

「代我問問他好吧，巴斯卡里。請他原諒我吧，我只給他些銅元哩。」

「那沒有關係。」

巴斯卡里走開去了。他的鞋子軋軋地響着，而她則是留在那裏，思索般的，站了一會。然後，跟着她的小妹妹，橫過那條路，打開了一座房子底部的小門，拿出一隻小藍和一張小長椅。福土娜替她拿那長椅，她們重新橫過那條路，回到她們階沿上的老地方。薇村才拉扶着她面前的長椅，俯身下去，從藍裏拿出綠色的硬壳果，用一塊木頭很敏捷地敲牠們，敲開果殼。從其中流出了些五倍子酸，把薇村才拉的手指也染成棕色，因為她把六個

或十二個硬壳果堆成一堆，六個一堆的，賣一個「梭爾多」，把果殼敲開，白色的果肉才看得出來。

「給我一個果子，阿薇！」

「諾。」

她把硬壳果全敲開之後，便將長椅放在她小椅子前面，坐下來。她向琪剛德街那方向仰望，看看栖栖羅來了沒有。起初硬殼果賣得很慢；一個鄰近做女傭的女孩走來一個「梭爾多」要買八個，因為果子又酸霉，又之味，她把牠們丟掉了。

「喂，你爲什麼到這裏來的？」薇村才拉野蠻地說，「滾走，你自己去死吧！」

「你，我總要看你死去！」那做女傭的女孩叫了一聲，走開去了。

反之，一個年老的窮人來化兩個「梭爾多」買牠們，却並不爭論個數，不過他一個一個地選擇，把那些小堆都弄散了。薇村才拉耐心地把牠們再堆回去，一面自問着半個鐘頭到了沒有。曾任「巴蓬」船長的弗遜能先生開的小學校放學了，小孩子們正從小學校裏出來。這些小孩子們圍住薇村才拉的小攤，叫着跳着，這時她就設法使他們平靜下去，止住他們那些性急的手。有一個很小的孩子，特別的，要兩分錢的硬壳果，並且他存

心要用這點錢買四個；他泣啜着，吶喊起來，極聲地緊攥着他的兩分錢。她給他那四個小硬壳果，他便跳着溜着，走開去。陰影的一條已在維亞·桑達·廣栖亞街上延長着了，成羣的人漸漸地增多起來；而薇村才拉的臉上也有一條輕微的陰影了。她已賣完所有的硬殼果，連那霉臭的一堆也賣掉啦，現在懶洋洋地在那裏，雙手插入圍裙裏，絕不失眠地向着琪剛德的斜坡上望着，栖栖羅是要從那斜坡上來的。福士娜剛去和賣水的瑪利亞·格拉遮的小女孩去玩的時候，一個女人走上來，到薇村才拉跟前。她是個黝黑，瘦小的婦人，戴着一個珊瑚珠的項圈，穿着一套黃色棉布衣服。

「好呀，阿薇！」她說着，便將一個空的大筐子放到地上。

「你剛才分送洗好的衣服嗎？」

「是的，我正要回波他·卡普亞娜去。」

「錢收來了嗎？」

「你想來怎樣？且想想看哪！我把一件掉錯的襯衫給那太太，她就不討錢。這真使人發狂哩。你看，我答應我那可憐的兄弟栖栖羅——他是那麼好啊——今天晚上我替他做一碟有鱈魚合油的杏仁餅的，這東西他非常歡喜吃。多麼討厭啊！這樣一來他只能吃麵包和水了。」

「他那麼歡喜吃這東西嗎？」

「是的，非常歡喜。」

「這裏有二十個『梭爾多』，卡妹拉，拿去替他做杏仁餅吧。」

「不，你怎麼要這樣子呀？如果他聽到這事，他要罵我呢。我不要這錢。」

「賞我一個光吧，把錢拿去，也不要告訴他。這于我實在是件快愉的事。」

「很好，不過我將來要還你的。」

「好，好，現在你且拿去再說吧。請他以後到我們這裏來，要是他高興，今天晚上來吧。」

「我告訴他，我告訴他。」

卡妹拉背後帶着她空的大筐子，也脚步很快他不見了。夕陽的光芒已在海面和街上了，但是栖栖羅還沒有來，而且他也還不來。蓋蘇亞大回來啦，像一隻肥鵝般走着，她的拳頭握滿着錢；她已帶了福土娜一起來，回家去燒晚餐了。這小女孩現在向薇村才拉替她的繼母來搜尋四個『梭爾多』了。

「我沒有拿到過。」

「你說什麼，你沒有拿到過嗎？」她的繼母喊道，雙手放在

臀部。

她走出來，到街上啦。

「還我四個『梭爾多』，阿薇村。」

「我沒有拿到過。」

「這是假話，撒謊精。」

「我沒有拿到牠們；即使我拿到過，我也不給還你。」

「好的，那樣你就可以把牠們給那個蠢漢，那個叫化子，那個白食鬼！他現在正在和一女裁縫講戀愛哩。」

「這是假話。」

「他的母親告訴我的。」

「這是假話。」

「好吧，你自己總會看見的。」

「即使我看見，我也不相信。」

「我告訴你哪。沒有東西給我的人，沒有東西吃。今天沒有東西給你吃。」

「我就不吃東西。」

「你真是個大的懶惰叫化，像你母親一樣。天啊！」

「你如果不走開，我會踏破你的頭哩，媽！」

「你什麼事都會，但是你今天晚上什麼東西都沒得吃。」

於是再過一會，蓋蘇亞大差福士娜到浴場去叫她父親來，他們三個人圍着一大盆杏仁餅坐下來了。薇村才拉走進走出，預備晚上的東西。

「薇村才拉爲什麼不吃呢？」她的父親問。

「她肚子不餓。」蓋蘇亞大節略地說。

「我不餓。」薇村才拉說。

她出去了。她把賣烏鰂魚合硬殼果的用具都拿回屋裏來。她到她的老地方擺了一個小的罌器火盆，火盆裏有幾小塊炭在燃燒。火上她擺了些玉蜀黍的種，這東西烘着，發出一種濃烈刺人的香味。薇村才拉用一把紙扇機械地扇着火。她比以前更堅定地注視那些黑影子，要看她從早上起等着那個人會不會來。她不去注意那些來買一個「梭爾多」兩個玉蜀黍種的貪婪的漁夫，也不聽那賣水女人瑪利亞·格連的話。瑪利亞·格連連吃了一個「梭爾多」的玉蜀黍，便當是晚餐了，她勸告薇村才拉，讓栖栖羅去。現在她不能再平靜着了，她從早上起聽到的說她情人不好的種種事情，極其惡劣和殘忍地回到她心上來。一羣學生，決意要賭個東道，到她跟前來買玉蜀黍；他們在等玉蜀黍烘時，圍着火盆站成一圈，並且設法和薇村才拉開玩笑，她呢，向他們注視着，並不回話，而且非常嚴肅，差不多有

些野蠻。但是突然間，一個飛駛的景象掠過她的眼前：她似乎看見在電車中，栖栖羅，她自己的栖栖羅，坐在一個身披黑圍乎額前有美的劉海髮的女子身邊。她再也想不到那已下焦着的玉蜀黍和在等着的學生們了，便開始去追那電車，彷彿發瘋般的了，同時手在袋中，緊握着早上用來切烏鰂魚的銳利的小刀。但是電車繼續前去，路上的行人都站住看這追電車的可憐的女子。當她到了維多利亞方場電車停下來時，那末乘客就會下車。一個青年男子和一個姑姑走下電車，牽着手向那月光照耀的大街上走開去。謹慎而兇猛地，薇村才拉跟着他們；他們呢，慢慢地向前走去，大家靠得很近，好像除了愛情以外，什麼都沒有了。一般在薇村才拉的苦痛中，一陣紅色的迷霧在她面前升起，使她發狂；她不能够自刺說。她趕上他們，把他們衝散。

「你這無人心的東西！你這懦夫！」她像隻野獸似地號叫。

「嗯！」栖栖羅非常冷淡地說：「什麼事呀？」

她並不作答，只向他注視，她的眼睛很野地在滾動。

「即刻回去，」他命令道。

「是的，是的。……我就去，我即刻就去。」……她哀求般地泣聲道，同時她就走開去了……

三月十日夜

親愛的一對

詹姆斯·絲蒂芬著
楊時英譯

老四隻眼是很年輕的。那就是說他大概是三十三四歲，不

過有些人人生來便是中年人的樣子，他就是這種人之一。因為這個原因，他被稱為「老」，而他的所以被稱為「四隻眼」者，是因為他帶了眼鏡的緣故。

他已經得到普通人所能希望的尊嚴，那就是說，他已結了婚，而且也有了地位。他的薪水超過普通人所不能切望的數目；每個禮拜他有三十五個先令的收入。

他很隨便地和他的妻子結了婚，因為沒有別的人能這麼容易地和他結婚；而她呢，待嫁許久之後，因為沒有比他更好的人出現過，也就嫁給他了。

並不是熱血特殊的緊迫驅使他們互相擁抱；因為他們兩個人之間連一種幼稚的感情也都引不起來；只是一個人離開學校後的某一時間，就得結婚而已，這是人們所做的事情中的一件罷了。他們住在同一路電車經過的路上，他們到同一個教堂去。他們出席同一個由各教堂所贊助的半宗教或俗人傳道

者的聚會和傳道會。因此，他們不斷地相遇，後來，點頭招呼了，許久之後，經過牧師的介紹，他們便說起話來啦。

他到她家裏去看她一次；他又到她家裏來看她一次；後來，他就常常到她家裏去看她了。

他們為什麼到教堂裏去的呢？並不是去讚美上帝——他們還不知道怎樣去讚美上帝哩。也不是禱告——他們的性格還太脆弱，不足受這種智慧和意志的訓練；他們之所以到教堂裏去，只是因為他們小孩子的時候就去的；因為這是一件應該做的事情；因為教堂和教堂附帶的一切形成他們能混入的社會，這社會將他們從那甚易變為極端寂寞和失望的孤單和獨處之感中救出來。

當兩個年青人在深夜已互相送回家的時候，他們必定得做一件正當的事情，那就是說，他們必定該結婚了；這兩個人就是這樣結婚的。

愛情是沒有的。對於這樣一對配偶連感情也似乎不是必要的哩。自然，他們倆都看過正當的書，而且從書本裏知道感情

是存在的，知道感情是婚姻的要素，所以要繼續相愛是正常的。事情，於是他們就像是負有義務般地相愛着。他們常常互相呼喚「親愛的」，有時他們也會互相緊緊地握手。

他們有過一次婚宴——這婚宴是由他們倆的很微薄的薪水省下來的——請到十幾個家族來參加婚禮，請他們吃糖椰茶和蜜糕，還有其他比這些更使人注意的食品。該有的演說也講過了，應有的祝飲也乾過起泡而作絲絲聲的酒杯了。事後，他們自己互相說，一切都過得很榮華，他們還到一個海濱去住了六天。

後來，他們回到一間已經租下而裝飾好的分期付款的小房子裏，於是他們便成爲丈夫和妻子，一對伉儷了。

二

他們差不多與奮了一兩個禮拜。吃飯的時候，不再孤單啦。每天晚上，他們都共餐同床，每個禮拜日，他們臂挽臂地同到禮拜堂去兩次，而且他們這樣連在一起，同走回來，走到一個門口也都不分開。

早餐預備好的時候，她便叫道：「親愛的，早餐好啦。」

在他要去上工的時候，他就會說：

「親愛的，你可知道我把帽子放在什麼地方的？」她不再出去工作了，因爲她現在還要出去工作是不像樣的。晚上他回家的時候，盡義務般地傾聽她在孤獨的一天中所積起來的話。

實在的，有些時候，他以為她把廚房裏水管滴出水來的情形，講得太囉嗦了。是停止的時候，也不全然停止。

起先他稱贊而又妒忌她說話流利，因爲他自己完全不能說出這麼許多關於水管的話。他對她很覺驚奇。每晚有每晚的話題。關於飯廳裏褪色的油布啦，關於地下室的小蠅蠅啦，關於她結婚禮物的那把傘的絲斷了的事啦，對於這些話題，對於所有的東西，一切的東西，都能說出無窮完全合文法的成語來。

他和她坐在客廳裏，用心地聽聽她的話。他會默默地躺在床上，蠟燭熄了許久之後，在黑暗中他還擺以她旁邊，聽着，聽着。

他不禁在聽，他妻子的輕微的說話聲開始襲擊他的耳鼓，像是極其沈悶的東西，像是一種永遠不變，不可言傳的怨語。他差不多悔不該結婚了。

三

他有長而稀少的鬚鬚。他有一個大而不好看的鷹嘴鼻。他

有一雙遲鈍的藍眼睛，凝視起來，彷彿他是用眼睛來代替耳朵在諦聽般的。他的下巴很小，好像不能完全沒有下巴一樣。他的耳朵略向外翻。他的禱腳擊拍他的腳踝，從這雙禱腳的擊拍和搖動中看起來，人們便可知道他的腿像火柴一樣細，人們可想見他的肘節很尖，可以把他的外衣穿出一個洞來，他的腳長而扁平，他的腳指尖有力地互相疊着。

人們知道他不比一條蛇更會保護自己的生命。人們知道我們可以隨自己的高興，對他做任何事情，都不用害怕；只要對他所做的那件事情不極其公開，他連怨言都不會有。

他的妻子知道這裏情形，但是她只有僅僅感到輕微的傷心的不高興的勢力，而這種不高興從她輕微的，傷心的，不斷的說話聲中流露出來。

他喜歡世上一切人。他喜歡世上一切東西，他無論什麼都喜歡。如果說他有雄心的話，那末他的雄心就是要人家讓他喜歡人家，讓他使人家高興，要使人家知道他喜歡他們。

從來沒有人像他那樣地和別人握手的了，他的握手不肯再讓對方的手指抽開般的。也從來沒有人像他那樣看別人，他的眼睛發出的眼光非常確實地表示着這裏有着好意在意。表示着，這裏有個人會因你的幸運而快活。表示着，這裏有個

人會笑，會像隻狗一樣做些怪樣，要是能夠使你高興的話。表示着，這裏有個人求你不要為難他。

四

生命向前流去。

他稱之為生命的呆板無聊的三年過去了；他還活着，比以前消瘦一點，可是消瘦得極其少，看也看不出，所以他仍舊沒有什麼改變。

當他把你的手緊握在他的雙手裏時，他比以前更急切了，而且一捏住你的手，似乎就以爲得到了安全。你一到來，他會悲傷而有力地搖尾乞憐；他那遲鈍的眼睛求你將他帶去，飼養他。如果你有心的話，便把他縛起來帶走，不要讓他再游蕩。

因爲他非常害怕。他已失掉所有的希望了，並且知道末日像死一樣不能拒絕地來到。他知道命中注定的災禍和不幸深仇莫解般地降到他身上來了，于是他要求避免；他要一角地方，使他能將他的骨頭埋在那上面的草裏上，晒曬太陽。

因爲他是疲倦了，他不能再向平常一樣地工作。他妻子的聲音，那悲傷的，輕微的單調的談話來到他與他的工作之間，壓倒他所有的思想，毀壞了他完全機械的記憶。這記憶便是他的工作。他不能再明白總賬的另頭數對不對。他也記不着別人

告訴他明天要做的事情了，因為她在她耳邊說了些單調的談話，插到那一行行的數目字中間去，在他的上司吩咐他話的時候，她又向他發誓低語。

別的人開始拿他開玩笑。

他們將吸水紙的紙團放進他的墨水瓶裏，那樣一來，他從墨水瓶裏抽出鋼筆來的時候，會在總賬上滴了二吋長的墨跡。午餐的時候，他們將他的茶杯偷走，而在他放茶杯的地方，他會看見有一杯滿滿的紅墨水。他們把他的寫字台翻倒，撕碎他的紙張；在他的帽上重拍，他將膠水倒在他的椅子上。他們對他做出魯莽和惡毒的心所能想到的一切事情。他們知道他在曉得要向誰訴苦時，他便永遠不會訴苦的。

事情開始成爲不能忍受的了，並不是他不能忍受，因爲他是到死都能忍受一切的。對於他的主管人，事情開始成爲不能忍受。他們不知道誰玩那些惡作劇的事情，但是他們知道所有惡作劇的情形，因爲他不能勝任的樣子愈爲顯明，他們對他說的話也更簡短，態度顯得更不滿意。

對於這些事情，他都能逆來順受，但他不能反抗。除了他自己，已那要討好別人的熱心和蠢鈍的眼光外，他什麼東西都不能反對。

他知道的免職的事情要到來，並且因免職而知道這一生的結局，綠地的消失，和太陽的沈落。他以謙遜去抗拒他的免職，可是謙遜並不比他的卑賤更有效力。

這是件可恥的事情，上帝知道他是羞恥的。這是無廉恥的事情；當淚珠熱烈地輕輕地沿着他消瘦的鼻子流到他鬚上時，也許上帝在替他計數淚珠吧。

五

他被辭退了，于是他站在他的主管人面前，像一隻羊站在牠的屠夫面前一樣。他傾聽時一句話也不說，走開時也一句話不說。

他妻子單調地說着話，說着說着。可是，現在不單是晚上黑夜有這不間斷的，輕輕的聲音了。她整天整日地說話，白天晚上都充滿了她說話的聲音。

他從家裡逃出去，在上街下街走着，推開店舖的門，公司的門，馬房和圍圍的門，去尋求雇用；他帶着他的受驚駭的眼光，和他的謙遜往各種地方，各種公司去。

然而，他像向風和水求雇用一樣地得不到結果。世上沒有職業在等他。寬廣的天幕之下，沒有他的立足地。

他儲蓄起來的一點點錢都用光了。

民 族 文 藝

社 刊 號

租器具給他的人帶了貨車來，將器具帶走他的妻子到一個堂姊妹家去，直至他能找到工作時再說。

他在空房子裏，徘徊了幾天幾晚，吃他所找到的陳腐的麵

包碎，喝點水管理流出來的水，睡則睡在垃圾鋪滿的地板上。後

來，有一天早上，他的房東敲門來問他要鑰匙，他將鑰匙給他，房

東看他走出那座房子。

他是無處可去了，在世界上，他什麼都沒有吸除了一副眼鏡之外。

他穿過眼鏡凝視浮雲。他一面向前走著，一面呆望着浮雲，以爲從他的眼鏡中看出去，也許能夠看到上帝。

二二，二二六于上海。

訂閱汗血月刊全年贈閱汗血週刊半年

社址

上海老靶子路三八〇號

汗血週刊第二卷第十期 (目次)

新生活運動專號

新生活與奮鬥精神.....	劉百川
新生活運動的意義及其動向.....	健行
中國智識份子之生活戰.....	陳無悶
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	羅博平
實幹的生活.....	布穀
我們的新生活.....	泊船
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及新生活政策.....	王夢非
南昌的市街生活.....	丁鶴諤
生活雜談.....	卜少夫
從少女的趾峯墜落之生活.....	斯人
日本人的侵略生活.....	何炳助
智慧的治療與新公民.....	仇扶桑
一九三四年式時裝打樣.....	何矮
摩登生活(詩).....	公鶴

汗血週刊第二卷第十一期 (目次)

我們對於新生活運動應有的認識與努力.....熊式輝

汗血週評

日人圖刺愛倫皮索隱.....牧之

國家四維的敷設與領袖總匯權力的建樹.....公鶴

領袖與人民.....卜少夫

新生活運動與改造摩登女性.....家鼎

藝術的新生活.....鄧雪秋

明太祖的幹力與其政治之得失(續).....趙耀軒

莫索里尼傳(十五).....馮錫肉譯

國民政府內政及中央黨部登記

民族文藝月刊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一卷第一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發日

廣告刊例

等第	地位	全面	中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外面	八十元		
優等	前後封面之內面及對面	六十元	廿二元	
上等	正文首篇對面	五十元	廿八元	十八元
普通	首篇以外之正文前後對面	四十元	廿四元	十五元

詳閱廣告刊例承印

編輯者 民族文藝月刊社
 發行所 上海老靶子路三六七號
 總代理 現書局
 分售處 上海四馬路九一九三號
 印刷者 上海白克路羣壽里十一號
 分售處 太平洋印刷所 各埠大書店

不許轉載

定價

訂購辦法	冊數	價目	郵費
零售	一冊	二角三分	國內及日本 澳門香港 國外
預定全年	十二冊	二元三角	九角六分 二元四角

每月一冊 一日出版 全年十二冊

郵費代價十個足用

民族文藝投稿簡章

- 本刊取公同之態度，抱共同研究之精神，凡與本刊旨趣相同之文學作品，無論其爲文壇名宿或新運作家之作品，均所歡迎。來稿體裁不拘：詩歌、小說、傳記、劇本、文學評論散文、隨筆、小品，以及文壇消息，書報介紹或批評等，一律歡迎。來稿須繕寫清楚，並須於稿末簽名蓋章及註明通訊處。
- 來稿如係譯作，須將原文附寄，如原作未便附寄，悉詳示原作名稱，作者姓名，及出版日期地點。
- 來稿登載與否，概不退還，但原稿在萬字以上者，得因預先聲明及附足郵資，退還原稿。
- 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 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金一元至五元。如係特別徵文，格外從豐。惟來稿已先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來稿經本刊揭載後，其著作權仍爲本刊所有。願保留著作權者須預先聲明。
- 來稿請逕寄上海老靶子路三百六十七號民族文藝月刊社收。

